

# 兩種制度

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

祝伯英譯

# TWO SYSTEMS

Socialist economy & Capitalist economy

By EUGEN VARGA

書局出版

193686

---

SOCIALIST ECONOMY &  
CAPITALIST ECONOMY

# TWO SYSTEMS

By Eugen Varga

社會主義經濟  
資本主義經濟

兩種制度

瓦爾加  
祝伯英

★時代書局出版

---

# 兩種制度 目次

許 序

緒 論

- 第一章 資本主義的累積與社會主義的累積……………一
- 第二章 物質生產力在資本主義下與在蘇聯中的發展……………一八
- 第三章 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的生產……………四三
- 第四章 資本主義下固定資本之間置未用與蘇聯內生產機關之全部運用……………四九
- 第五章 資本主義下與在蘇聯之勞動出產……………七七
- 第六章 資本主義下之長期大批失業蘇聯一切勞動力全受僱用……………九九
- 第七章 資本主義下市場問題之緊張與蘇聯內市場問題之消滅……………一二三

第八章 資本主義下之土地恐慌與蘇聯內之農業發展……………一三七

第九章 資本主義下通貨之跌價與蘇聯通貨之強化……………一五六

第十章 資本主義經濟沒落之傾向；社會主義經濟有系統之建設……………一七五

第十一章 資本主義下之管理經濟與社會主義下之計劃經濟……………一九一

第十二章 資本主義下無產階級之貧窮化；蘇聯內工人待遇之改善……………二〇五

第十三章 資本主義下農民之大批破產；蘇聯內農民物質文化幸福之增進……………二五四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下民族與殖民地之壓迫；蘇聯內各民族之自由與平等……………二八九

第十五章 自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至法西斯主義自沙皇專制政治至真正民主政治……………三一五

結 論……………三三二

英譯本跋……………三三五



## 許序

今日世界各國經濟制度，似已嶄然成爲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兩大分野，其反映於經濟思想者，則有所謂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在此兩大制度與意識形態之外，捨其所短，取其所長，巍然而成中華民族建國基礎與領導四萬五千萬人民作生存鬥爭以達邦治之指針者，則有我三民主義之經濟思想與經濟制度。

總理治學，先求其博，後求其深。其於草擬三民主義與建國方略之際，搜羅世界先進學者之學說，與夫各國經濟政治制度之史實，廣研深究，而後縱觀我國之歷史，橫覽我國之現況，蔚爲一家言。此所以成爲吾華建國不拔之理論也。

吾人治學，允宜效法。總理博覽羣籍，不可囿於一家之學說，一國之制度，以自陷於坐井觀天之譏。總理於演述三民主義諸講時，竭力批評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不當，推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合理，而爲求適合於吾國國情起見，又倡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之民生主義經濟制度。吾人於資本主義經濟思想與制度，聞之多矣；而於社會主義經濟思想與制度，欲求其淵博深刻廣泛精湛如瓦爾

加氏之「兩種制度」者，尚不可多得。

瓦氏前任匈牙利京城布達佩斯大學經濟學教授，學識宏富，經驗卓著；現任蘇聯「國際經濟政治研究院」院長，曾膺蘇聯最高學術地位之Akademik學位。在蘇聯固無論矣，即在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如英法德美，亦莫不承認為當代權威學者之一。其主編之「國際經濟政治月刊」及「國際經濟政治研究院彙報」，赫然與德國韋格曼（Prof. Dr. Weigmann）主持下「德國景氣研究所」出版之「週刊」及「季刊」，英國之「經濟學者」週刊（Economist）及美國之「史輯」（Annalist）並稱為世界經濟學界之權威刊物，而為任何高深經濟學者必備之參考。

本書原係作者於布達佩斯大學授課時以德文著成，嗣後譯成俄英美諸文。其於資本累積，生產力，固定資本，勞動出產，勞動雇用，經濟構造，經濟管理，工人狀況，農民狀況，民族問題，民主政治等政治經濟諸問題，根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國家之資料，加以整理，分析，對比之。凡所列論，皆以馬列觀點為出發。雖其見解，不能盡為一部份學者所同意；其所贊揚推崇之制度，是否適合於我國實行，亦尚有考量研究之餘地。但捨其政治觀點而純粹以學理眼光評價，此書實為亟宜介紹於吾國學術界之前。

余自主持「財政評論」月刊以來，嘗涉獵各國經濟金融財政書報，擇尤紹介於我國思想界，而分析當代各國經濟制度條理簡明，綱舉目張，旁徵側引，賅博如此書者，尙屬初觀。同事祝君，遂譯既竣，囑序於余。余以國人治經濟學者，固宜奉民生主義之理論爲圭臬，以求於此奮發圖存之大時代中，謀所以建國之道，但於他家學說，亦或可有供借鏡之處，爰爲申引如上，並爲吾讀書界告。

許性初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三十日

新  
編  
制  
定

第

## 緒論

在人類史上，生產方式之變更，受時間空間相隔的革命形式所參差不齊地影響。同一的生產方式從未同時普存於整個世界（除原始共產社會時代外。）甚至在今日，六分之一的地球已經從資產階級的統治解放了出來，還有一切早期生產方式的殘餘，與現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並存着。在大多數國家內，依然以公地的形式存在着從前土地共有制的一些遺跡。在非洲、南美和中國的內地還存在着奴隸制度；在南非金礦中，在日本紡織工廠中，在美國南部棉植場中，還存在着半奴隸制度；在亞洲和非洲的巨大面積中，尚有封建制度；在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內，至今仍存在着封建制度的或強或弱的殘餘。

在人類歷史的最初幾個時期中，新的成功的生產方式，推廣得很慢。地球上有些部份的人們，常常很少受到其他部份所發生的生產方式的影響，而數千年來生活於舊生產關係中。運輸不發達。僅極微小部份的貨物，採取商品的形式。貨物的國際交換，限於以一國多餘的使用價值，去交換所需

的另一國的使用價值，而對於舊生產方式，未嘗直接發生破壞的作用。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既存的封建生產方式中，生長了好幾百年，直到它在許多最先進國家內經過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變成主要的生產方式。但在西歐獲勝的資本主義——在這裏與以前一切的生產方式不同——以極高的速度（從歷史觀點言）顛覆，破壞，或克服了它在地球上所遇到一切舊社會形式。歷史發展的速率，飛速地遞增。

「資產階級不能不藉生產工具之經常改革以圖存，因此就變更其生產關係，以及全部社會關係，反之，保存舊生產方式於不變，却是一切初期工業階級的第一個生存條件。不斷改革生產，常川搗亂全部社會狀況，以及永遠的不安定和煽動，就是資產階級時期和所有從前時期的不同處……」

「資產階級憑藉着生產工具迅速的改進，交通工具的大加便利，把一切國家，甚至最野蠻的國家，都引入文明途上。減低它的商品價格，就是資產階級擊毀中國的所有城垣，促使野蠻人深痛惡絕於向外人的降伏的重砲。它使感到滅亡痛苦的一切國家，不得不採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逼着他們接納它所謂的文明，使他們自己也變為資產階級。一言以蔽之，它依照自己的模型，創造出一個世界。」

因此，差不多在百年以前，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已在「共產黨宣言」內，指出了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犧牲封建領主而獲得勝利的前進。但同時，他們又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內在矛盾與

定期重現的生產過剩恐慌表現出「現代生產力對現代生產條件的衝突。」他們揭示了資產階級新社會制度之歷史的轉變性，他們揭示了資產階級社會趨於崩潰，以及由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掘墓者——革命而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之內涵的運動律。

自「共產黨宣言」這一常青不老的傑作寫成以來，已經過了七十年。十月革命以事實證明資產階級社會制度之歷史的轉變性。但即使在此以前，大資產階級因為恐懼無產階級革命的成熟，而已改變其對舊有生產方式的態度。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中，資產階級就不敢直接向舊生產方式攻擊。他們不再強迫一切國家「採取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即使之成爲資產階級。」反之，他們竭力用資本主義的方法剝削一切人民，甚至最落後的民族，但同時又竭力保持其資本主義前的社會機構，以圖遏制「不法的」無產階級——他們的掘墓者——的發展。這種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政策，雖然愈趨反動，却延緩了舊社會諸形式的消滅，這種形式固然被資本主義所顛覆和破壞，但並未變成資產社會。勞動者固然同時受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剝削，但並未變成「不法的」無產階級。甚至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度的國家中，金融寡頭極力企圖以法西斯獨裁的方式，倒轉歷史的輪子，以使用資本主義以前的方法，來實行資本主義的剝削。這在德國最明顯：如禁止工人自

由移動，強迫勞動營，中世紀莊園制度的意識形態等。

資產階級的教授們和右翼社會民主黨人，根據生產方式轉變迂緩的事實，以及過去這些生產方式於長期中繼續之同時存在，於是就下了一個結論，以為在將來也將如此；以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將在長時期中（從歷史意義說）將同時並存。他們在資本主義和平地「逐漸」轉變為社會主義的理論上，建立了這個結論。

這種根據過去歷史而作未來判斷的結論，是完全錯誤的，在原則上無產階級革命，和一切從前的革命不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和從前的一切社會制度不同。

一切過去的社會制度，除初期共產制度以外，都屬於一個種類。它們都是建築於統治階級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基礎之上。生產方式的變換，即使採取革命的形式，也祇是剝削形式的變更。就因為這一緣故，每一新生產方式，可以長時期在舊社會中發展。農奴制是在盛行古代奴隸制度經濟中發展的。資本主義是在封建社會制度中發展的；祇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於封建制度之中發展到相當高的階段之後，資產階級（藉無產階級之助）纔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獲得政權。

過去的革命，其結果往往是更換一羣掌握國家機構的剝削者為另一羣剝削者。剝削者會換人，而剝削仍然存在。農奴解



放運動時期的情形如此，農奴叛亂時期的情形如此，英、法、德著名的「大」革命時期中也是如此。我不說巴黎公社，這是無產階級舉歷史以抗資本主義的第一次光榮、英雄、而未成功的嘗試。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根本和從前一切生產方式不同（除了建築於共有財產的原始共產制度以外）它不是變換剝削的形式，而是廢除一切形式的剝削，連同其經濟基礎在內，以及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度。

十月革命和這些革命在原則上根本不同。它的目的，不是以一種剝削形式來替代另一種剝削形式，以一羣剝削者來更換另一羣剝削者，而是消滅一切人對人的剝削，消滅任何種類的剝削集團，建立無產階級的獨裁，建立現存一切被壓迫階級中最革命階級的政權，組織一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正因為這個緣故，十月革命之勝利，實為人類歷史的激變，世界資本主義之歷史命運的激變，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激變，亦即全世界被剝削民衆之鬥爭方式和組織形式、日常生活和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激變。

所以，正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不能在樹基於私有財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發展，這在從前的各種生產方式中是如此的，因為它們具有相類的剝削基礎，所以方式也是相類。資本主義在生產力的猛力發展上，在勞動社會化上，在生產集中上，創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諸前提。資本主義產生、教育、並組織現代無產階級，而「獨立生產者」的數目和重要則日益減少。但是這些

社會主義的經濟前提，祇有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被無產階級革命推翻以後，祇有在資產階級生產工具被充公，而變為勞動人民的公有財產以後，纔於社會主義的建立有用處。在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前，決無何種社會主義的可能。在資本主義之內，一切生產和消費合作社、勞動銀行、市有和國有企業等類組織，不是歸結於崩潰，便是屈服於資本，並且往往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事業，其與私人資本主義事業的分別，祇在外表形式而已。資產階級革命，僅在本質上變換了政治的上層機構，以適應於經已深入的經濟基礎的變更，而無產革命，必須首先完成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的基礎，即將生產工具從私人資本所有權改變為社會公有財產。

根據生產工具之私人佔有和工人剝削的資本主義，與根據公有財產和排除剝削的社會主義之間在原則上的不能協調和不能溝通的對立，促起了瀾瀾全世界的兩種制度間的總鬥爭。無產階級以在蘇聯獲勝的階級和尙在資本主義之下受壓迫的階級的姿態，出而作戰。為向腐化的資本主義制度作戰，無產階級動員了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農村小資產階級（農民），特別是殖民地中的農民。資產階級在其自己方面，正在狂熱地準備一種反工人的階級堡壘的、新反革命戰爭，它集合着和組織着以前帝俄統治階級的遺道，遣派着成千間諜到蘇聯，並在蘇聯國內徵募其叛徒（特別從托

洛斯基派和布哈林派隊伍中。）它對抗革命的無產階級運動；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用腐化工人階級的少數上層人物（勞工貴族及其官僚）以及政治煽動的方法；在法西斯國家中，用強力壓迫一切合法的工人運動。這樣，深刻的階級鬥爭，吼遍了全世界。

「共產國際綱領」對這一問題有如下的說明：

全世界封建貴族的政治勢力，經過綿延數百年的歷次各別的資產階級革命，已被打破。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雖不會是同時發生的單一事件，~~而~~將延長一整個時代，但因現在世界各國間存在着的聯繫之密切，所以將在較前大為短縮的時期中，完成其使命。

資本主義制度以及社會主義制度之內在的發展，造成了加速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諸條件。這是決定的，在歷史上可稱空前的。

資本主義部份世界之正常的經濟發展，日益加深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開始的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並由兩種制度間的鬥爭而不斷地加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愈趨尖銳。資本所處的地位，再也不能運用其所創造的生產力，或予無產階級以工作的機會。資本主義已經「過熱」，已經超越了歷史的界線，成為生產力發展的一種障礙。資產階級，在一百年前，固可以出而宣稱，他們特殊

階級的需要，是代表人類進步的一般利益的，但是到現在，它已是日益依賴以暴力維持其統治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地位，逐漸受那剝奪封建社會制度的莊園主義和領袖主義所替代；從前批判的唯理主義的地位，逐漸回頭到教會的專權和盲目服從天賜的領袖的要求。

在資本主義中感覺舒適的人數，範圍愈狹，不滿的人們，日漸增多——不但是工人們、僱員們、和職員們，而且是農民、手藝工人，以及各種的「小人」。

戰後時期的歷史，向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證明：在資本主義的機構之內，他們不能希望改善其處境；它指示給他們看慢性大批失業之可怕的擴大，資本主義之下生活的不安定，法西斯壓迫方法的蔓延，以及二次世界大戰的危險；此戰一發，其在血肉和財富上的犧牲，將較第一次大戰，巨大得不可比擬。

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清清楚楚地向世界勞動人民羣衆宣示：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所陳述的學說，以為現代的生產力祇能由資產階級來組織和控制，完全出於偽撰。因為，事實已經證明，資產階級之為生產的「組織者」是多餘的，無產階級能夠控制資產階級所造成的生產力。

無產階級不僅控制了現代生產力，而且比遠非資產階級所能比擬的速率，加以發展。資產階級

的統治推翻之後，就消滅了。資本主義之下——尤其是帝國主義時代——生產和生產力發展的限  
制。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市場問題就消滅，生產過剩不復見，連恐慌都沒有了，因為消費的增加  
和生產的增加，可以同時並進。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有限的社會消費力——這是民衆處於無產階級  
地位的必然結果——使生產的限度，愈趨狹窄。市場的問題，愈益尖銳，因此，經濟恐慌成爲更深、更長、  
而且更糜爛了。

由於社會機構上這種區別，所以在蘇聯，生產增加了許多倍，而資本主義世界中生產大體上很  
少超出戰前的水準。

無產階級專政是計劃經濟之不可分離的條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沒有無政府資本主義那  
樣的巨大不必要的浪費，它吸收一切能力健全的人們，加入生產過程，使生產依照計劃迅速累  
積，消費同時擴展。所以，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造成蘇聯勞動人民物質狀況與文化狀況迅速改進，而  
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造成勞動人民羣衆之物質的、文化的、以及道德的日益墮落。

## 第一章 資本主義的累積與社會主義的累積

「在現實歷史上，征服、奴役、搶劫、謀殺，一言以蔽之，暴力，佔據重要的地位，這是非常明顯的。在政治經濟脆弱的大事紀中，自遠古以來就由牧歌所支配。權利和「勞動」一向是致富的唯一工具，現代當然是例外。」

自從馬克思寫這幾行文字以來至今已過了七十年但是牧歌仍和從前一樣支配着政治經濟。馬克思淵博地解釋並證明，資本是一種社會關係，而不是一種物質的東西，顯屬徒然。資產階級的「博學之士」到今日依然將每種社會形式中生產貨物所必需的生產工具，和資本混為一談，而謂資本的形成，為個人工作和節約的結晶。穆爾登認為「資本的創造」是在原始社會中的一種很直接的過程。他力言一個漁夫可以在其閒空時間，集草蓆而製成一張粗糙的網，因此提高他將來捕魚的能力。或者，一個農夫會利用一塊尖石，把樹枝削成一個粗糙的鋤頭或犁。在這種情形下，他認為資本的產生，「純粹是個人的事情。」

照這樣說來，「資本的創造」竟然發軔於石器時代！人類制度愈古，則愈神聖，愈持久，愈不可觸犯！資本是從原始時代起就形成了人類進步的基礎，無產者怎敢加以背叛？資本已經消滅的蘇聯，怎能與資本自石器時代開始，數萬年來從數百代「儲蓄」中發源，而形成文明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相競爭？資產階級的科學在這裏忘却了，或者至少裝做忘却：資本與生產工具爲一物。但大家都知道，生產工具在蘇聯並未被毀滅。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開始剝削剩餘價值的前提，是原始累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實行起來，在強迫競爭之下的累積，成爲每一資本主義企業家在滅亡威脅下圖存的法則。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中，決定每種私人企業累積量的剩餘價值分配的爭取，是藉各種武器來進行：操縱證券交易，兼併，組織獨佔事業，保護關稅，國家津貼，是最狡黠的大資本家用以打倒其同階級的弱弟兄們，和奪取其財產，累積其資本的工具。

如果我們從兩種制度的衝突上去考察累積問題，則首先必須作成一個資本主義狀況之下「資本構成」的觀念。這件事情比較爲困難，因爲資產階級的統計，對於資本的構成，或現存資本價值的數量，就以正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說，實在沒有可用的材料。所以，我們不得不借用「國民財

富」的資料，作為初步的概括。

「國民財富」與「國民收益」相對量

(十萬萬戰前馬克)

	國富	國民收益	比例
德國	一九二八	二五〇	四九
法國	一九二八	二一二	二九
英國	一九二五	三〇四	五五
美國	一九二八	一・二六二	二六七
日本	一九二五	一一八	一六
波蘭	一九二四	五〇	六

這些數字祇是一些約數。國民財富的數量，因為包括資本收入（土地，建築地皮等）而估價過高，而國民收益，因重複而估價過高。但就從這些數字中，便可看出資本主義國家的總財富約計一年之中所生產的新價值量的六倍。（正確計算起來，國民收益應該等於一年中新生產的價值，「即」加上獨立生產者、農民、手藝工人的生產價值。）



現在就馬克思主義的意義講起來，資本價值遠較「國民財富」爲少，這是很明白的。爲要得到資本價值，必須從國民財富中減削很多。代表資本化的地租的土地總價格（除去耕種改良，灌溉等所費；）都市建築用土地的總價格；獨立生產者（農民、手藝工人）的收入；人民非資本的「私」產（家具、美術品、家中設備，私人汽車等；）國家和市府非生產的財產（學校、博物院、醫院；）諸如此類項目，都必須減去。

即使這在方法論上已經極其清楚，但因資產階級統計的缺乏，仍然不能分清資本財富與國民財富。不過由各種計算中，還是可以看出資本數少於國民財富的一半。白魯金研究所對一九二九年所作的下列估計，就是一例。

十萬萬美元

國民財富

四六〇・二

工業投資、軍備、及其他「投資」

二一四

但是在這些二千一百四十萬萬美元中，確實仍有巨大數目，代表毫無生產資本因素的財富：國家和市府的財產（教堂、博物院、學校等；）金銀，國外投資，海軍（！）等。

就馬克思主義的字義說，生產工具，即固定資本，依格爾的計算，不超過一千六百萬萬美元。其中主要項目為：

十萬萬美元

農業建築、地產、牲畜

二〇

工業投資（運回原料）

五三

運輸投資（鐵路、輪船、船塢、運河）

三八

公用事業（電力和煤氣廠、電話、電報等）

二一

商用建築和存貨

四〇

共計

一七二

但在許多項目內，城市建築的房租，或農業地租，都被包括在內——例如許多農場建築一部份是供作居住需用等——所以，一九二九年美國生產資本的正確價值，約近一千六百萬萬美元。

因此我們可以大致不差的說，一九二九年美國資本總量，約等於同年國民財富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及同年國民收益的二倍到三倍。在較貧的國家中，真正資本在國民財富中所佔的數額，還要少些。

現在我們可以轉而研究資本累積率這個問題。這裏我們又遇到計算現存資本絕對數量時所遇到的困難：即缺乏合格的統計材料。所以這裏我們又必須藉助於國民財富的增加，以代替真正的資本累積。大家都知道，在戰前時期中，價格有極大的漲跌，我們必須藉批發物價指數之助，把它們分別清楚。茲姑以世界上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為例。

### 美國國民財富

(十萬萬美元)

	一九一二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二年
總額	一八六	四七二	三三一	四五〇	二四八
批發物價指數(一九一〇—一四爲一〇〇)	一〇一	二二六	一四一	一三九	九五
根據一九一〇—一四年價格重算	一八四	二〇九	二二八	三三四	二六一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每年增加百分率					二·一

我們固然知道這些計算，含有很大的缺點，但和歷史的發展大致地相符。一九二〇年發生一次恐慌，美國由於戰爭的結果，出售巨額供給品於協約國，而實際上並未收到等價。所以在一九二〇年

以前，國民財富加增很少。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時代，生產用具有很大的擴張（合理化）而且還有恐慌前巨額存貨的累積。因此，國民財富就有顯著的增加。一九三二年是恐慌的第四年，存貨（經由消費損毀和破壞）大量被消耗；為適應不景氣，固定資本沒有新增（特別是鐵路車輛）而一部份因將整個工廠置於廢棄之列而大加減少。（例如紗錠：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為三四·八百萬枚，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為三一·七百萬枚。）

除此以外，由於農業恐慌之故，土地價格大跌，並且由於住宅市場的恐慌之故，都市地產價也大跌，諸如此類的情形，不再枚舉。也許一九二九年的數字太高，一九三二年的數字太低。

關於真正資本累積率，我們沒有直接資料。由於一部份獨立生產者的財富繼續被剝奪而轉成資本，資本累積率是較速於國民財富增加率。（資本集合過程自然並不改變社會總資本的累積率；它祇對於或受集合過程所毀滅，或以較速的速率而僵化的個別資本家的命運，成為重要。）但是其間區別應不很大，特別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像美國那樣，因為那裏獨立生產的財富，與資本財富相較，是太不重要了。所以，我們可以認定美國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一年間的社會總資本，每年約增百分之二。

世界上第二最富的國家英國，累積率更慢。依克拉克計算，新投資在國民收益中的百分率計為：

一九〇七

一九二四

一九二九

一九三五

一一·二

八·一

七·二

六·九

因為——照前面所示——英國的國民收益，約為國民財富的六分之一，所以每年的累積率，僅計百分之二而已。

這些數字，雖然是這樣的不精確，可是它表示，即使在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累積率，也是非常緩慢。

這樣緩慢的資本累積率，實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社會生產和私人佔有間的矛盾所造成。互相競爭，迫使每一資本主義企業在滅亡痛苦的威脅下追求累積。但是資本主義下生產的擴展，祇有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上，即在投於生產工具自然形式中的價值，有實現希望時，才有可能。資本的實現，祇能依賴銷售，即憑藉生產工具之助而生產的貨物，依生產價格出售。然而商品的銷售，週期地遇到社會消費力的限制——而這種消費力，因自由競爭變為獨佔和帝國主義而日益狹窄；尤其是在普遍恐慌時期中，爭取累積，爭取生產擴展，和這些消費力狹隘的限度間的矛盾，猛烈地爆

發於週期性重演的工業恐慌中。恐慌中止了累積的過程。由於毀滅資本（因停工而損壞及減低機器價值，拆卸全廠）恐慌甚至暫時減少既累積的財富。激烈競爭市場，使生產成本比較低廉的新資本，未曾成熟而先替代現存的資本。

在普遍恐慌時期中，市場問題之尖銳，使既存的生產工廠，祇能使用一部份。這一事實，使真正的累積滯緩下來：巨額「節省」的錢，不能變為生產資本，却閒置着成為負債資本。

資產階級統治推翻之後，擴展生產的社會限制就消滅。蘇聯便沒有像資本主義那樣的市場問題，並且也沒有生產過剩的恐慌。並不是生產受社會消費力所限制，却是反轉過來：消費的擴展根本不受限制，消費祇受生產發展所達到的階段的限制。生產能愈多，則消費愈提高。

資產階級被推翻後，累積的社會性發生變更。（當然，蘇維埃經濟中的累積，正如每種社會形式一般，祇有將一部份新生產品，用之於擴充生產，而不用之於個人消費，纔能發生變更。）蘇聯累積的不是資本，這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其目的在於佔取剩餘價值以增富資本所有者。蘇聯所累積的是真正的國民財富，祇供作提高全民的消費，以及減低為生產同量使用價值所必需的、全民勞力的消耗。

的財富和生產工具。這是社會主義的累積，而不是資本的累積。

這種遠為迅速的累積，祇有在生產有系統增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額「虛費」和統治階級及其一切附庸的奢侈消費消滅時才有可能。

這些蘇維埃經濟超越資本主義經濟的三大理由，足以使累積率更為加速者，包含着許多因素，我們將在本書另一部份來詳細討論。這裏我們祇須提示其最重要的因素。

無產階級專政構成了生產增加的基礎，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根基。

生產的增加，由於迅速更新生產工具所獲之較高度勞動的生產率，工人階級熟練之增進，物質與人類生產力充分的利用，而得到保證。最後一點，包括失業的消滅（以及消滅舊統治階級的年富力強的附屬分子之不勞而食的可能），以及社會主義的競賽，斯丹哈諾夫運動，由落後的小規模農業之轉變為最現代式的大規模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生產等類的設施。最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能使資本主義經濟巨額的「虛費」（恐慌、競爭、廣告等）一掃而空。

這些因素的結果，就是生產的擴展，以及國民收益的增加，其速率之快，遠非資本主義國家所能比擬。下表即可作為一例。

國民收益表

蘇聯（十萬萬盧布）

德國（十萬萬馬克）

	按一九二六—二七年價格	指數	按一九二八年價格	指數
一九一三	二一·〇	一〇〇	六九·三	一〇〇
一九二四	一六·八	八〇·〇	—	—
一九二五	—	—	—	—
一九二七	—	—	七二·七	一〇五
一九二九	二八·九	一三七·六	七四·八	一〇八
一九三二	四五·五	二一六·七	五六·八	八二
一九三五	六六·九	三一八·五	七〇·六	一〇二
一九三六	八六·〇	四〇九·五	—	—

由上表可見蘇聯的國民收益，等於戰前的四倍，而德國仍舊停滯在同一水準上；若依每一人口計算，且較一九一八年底百分之九。

國民收益迅速的增加，使壘積和工人生活標準有同時提增的可能，這是很明白的。而且，跟着資



產階級統治的推翻統治階級及其附庸的巨大奢侈的消費，無論如何也將消滅。

蘇聯的社會主義壘積，在無產階級專政勝利之後進行很慢。這因為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方面承襲下來的經濟遺產，並不豐富。帝俄藉外資之助，在原始農業的孱弱基礎上，建築起大規模的工業，這種工業從國家定貨上，特別是軍事定貨上，獲得相當大的利益。但「俄國實際上是西歐諸國的一半殖民地。」一大部份的工業和運輸業，為外人所有。

帝國主義戰爭嚴重地動搖了這種基礎孱弱的經濟。農民都去參加作戰，馬匹被徵調作軍用；農業因勞力和牲口的缺乏而衰落。交通完全破壞。這一巨大農業國家的俄羅斯，在三年帝國主義戰爭之後，大受饑饉所扼。工業被置於戰爭基礎之上；以從國外輸入為主的機器，經已陳舊損壞，而不能重新添換。大多數外國專家——工程師，化學師，技師等——紛紛離開俄國。經濟生活瀕於崩潰。資產階級聯合着完全腐化的沙皇官僚階級，劫奪國庫，搜括勞動人民。克倫斯基政權，自然沒有資格對這方面作任何改革。

隨着帝國主義戰爭經過十月革命之後，是幾年內戰和干涉。全國所有的儲備，都得集中用之於國防，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防衛。佛郎蓋爾祇到一九二二年纔被擊退，日本軍隊在一九二二年纔被逐

出遠東，使蘇聯終於肅清了勞動人民的敵人。

所以，社會主義壘積實際上直到內戰停止之後，纔能開始進展。它的範圍，最初極其溫和。列寧以最自豪的態度，向共產國際第四次全世界代表大會說，已將「二千萬稍餘的金盧布」撥作推進重工業之用。

但是，在內戰停止和計劃經濟基礎奠定之後，蘇維埃制度的卓越，顯著的表露出來。如上所述，生產和國民收益的迅速增加，又保證了決定的壘積範圍中的速率。在資本主義之下，壘積日益與壘積資本之實現的有限可能相衝突，而在蘇聯，壘積的可能，却因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而愈大愈富。觀於下表即可知之：

### 國民經濟之基本工業資金

(十萬萬盧布，依一九三三年價)

一九二五	四六·五
一九二八	五三·五
一九三三	八三·七

一九三五

一〇六·八

一九三六

一一一·一

一九二五至

一九三六年之增加

一六〇%

所以，十年來社會主義累積的每年平均額達百分之一四·五，較之資本主義國家高出三倍至十倍。

這種迅速的累積，與蘇聯經濟整個性質上深遠的變更，發生密切關係。無產階級從帝俄政權所承襲的遺產，不過是一個落後的（窮困的，破碎的）農業國家。在不到二十年之內，蘇聯已將之轉變為一個主要的工業國。這一偉大的變化，可於下列數字中見之：

農工兩業生產量總額中所佔成分表（%）

	一九二三	一九三七
農業	五九·四	二二·六
工業	四〇·六	七七·四

各種嶄新的工業部門建立了起來：從前進口的機器，現在由國內自行製造，甚至還有出口。

史丹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特別提到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的年代

新工業部門已經建設起來，如機器工具、汽車、曳引機、化學品、馬達、飛機、綜合收割機、強力汽輪和發電機、高級鋼、鐵合金、人造橡膠、人造纖維、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在這一時期中，千百種最新式的工業，已經創立起來，而且開始工作。巨大建設如第聶伯、曼格尼託、庫茲涅茨、切良伯、包日里基、烏拉爾機廠、克拉曼士，已建築完成。千百種舊企業，已依現代技術基礎，予以改造。在蘇聯各民族共和國和邊區內，新企業已建立起來，新工業中心正在創設。如在白俄羅斯、烏克蘭、北高加索、外高加索、中亞細亞、喀喇斯坦、布爾脫蒙古、韃靼共和國、巴拿馬爾、烏拉爾、東西西伯利亞、遠東等地。

在資產階級的農業國家中，工業發展總數有賴於外國資本。這種國家的工業發展，是由本國工人償付代價的，而其所得不過供外國資本剝削而已。在蘇聯就不同。沒有外債，沒有給外國資本來剝削蘇聯工人的絲毫可能，蘇聯在十五年中，完成了從落後的農業國家改變為現代的高度工業國家。累積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前提。累積率遠過於資本主義國家之前的蘇聯，從此又奠定了勞動生產率超越的基礎，這是列寧認為在兩種制度作鬥爭時具有決定的重要的。

但問題不僅在累積率之較迅速，而尤在於累積性質的變更。資本主義累積，是一個雙重的過程。

達到某一階段，它是資本主義經濟週期性上升的水準。超過這一階段，當新投資局部地完成，新建工廠開始拋貨於市場，而因資本主義社會消費力有限之故，找不到銷路的時候，累積就釀成恐慌。這不僅終止累積，而且毀壞已累積的價值。因此資本主義累積定期地變為累積的對立，即資本的毀滅。

社會主義累積是按照計劃方法完成的，毫無何種內在的矛盾。應建工廠的形式，依照每年的累積，用設計來決定。勞動生產力、生產和消費，也與累積的進步，並行增加。沒有內在的社會的障礙，來妨害這種廣大的前進；資本主義則相反，在生產屬社會和佔有屬私人兩種性質之間，具有內在的矛盾，這種矛盾週期地招致恐慌。

我們蘇維埃社會，在達到社會主義一點上，全體已經成功了，並且創立了一種社會主義的秩序，即成就了馬克思主義者所謂共產主義的第一步或最低一步，即社會主義。

大家都知道共產主義這一步的基本原則，是這樣一個公式：「各盡其能，各取所需。」

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的完成過程中並不停止；它採取另一種形式，而於無產階級在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步——過程中的專政的成功愈大，而愈形尖銳，因為這種成功，加重了社會主義敵人之死命的抵抗。無產階級專政，克服了被革命所粉碎的階級敵人的殘餘分子之死

命的抵抗；而這些殘餘分子，在反革命鬥爭中，是不擇手段的，且與法西斯諸國的軍事權要，發生罪惡的敵對的關係。這些黑色勢力，雖屬枉費，却仍能加害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某些部份，不過它們不足以拖住社會主義之勝利的不停的進展。

這種進步，引我們到共產主義。在共產主義之中，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將提高到使人人各盡其能和各取所需。

## 第二章 物質生產力在資本主義下與在蘇聯中的發展

當新累積資本，開始在生產界內發生作用的時候，社會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都增加起來。但是這種增加，並不依該部門生產資本以前分配的比例而發生。平均說來，新投資本的有機構成，照例是比從前的平均數為高；新不變資本比較大，新可變資本比較小；固定資本的成分較大，流通資本的成分較小。資本有機構成的增加，等於技術進步，亦即等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在物質生產力（與人類勞動力之為生產力不同）的發展中，佔着決定地位的是固定資本；即固定生產工具、機器、儀器、工具、建築等物。如果我們現在問，資本主義在其二十年來普遍恐慌中，物質生產力發展到怎樣程度，則我們必須首先考察固定資本的發展。

這裏我們必須注意，列寧關於獨佔在生產力發展中所受限制勢力的命題，曾被各種托洛斯基派所歪曲，他們後來變為社會主義和他們祖國的叛徒。他們違反了列寧關於資本主義日趨沒落的革命教訓，而提出他們自造的資本主義停滯和歪曲的反革命理論。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

寫道：

認此種沒落趨勢，使資本主義無迅速發展可能，是錯誤的事實。並不如是。在帝國主義階段中，某種工業部門，某種生產階級層，和某種國家，與這些趨勢有或多或少程度的不符。但就全體而論，資本主義的發展，遠較從前為迅速，但是這種發展，不但日益不平均；並且這種不平均在資本最富的國家（如英國）的沒落中，特別顯得清楚。

帝國主義祇是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世界上沒有「純粹帝國主義」；雖有獨佔而仍有競爭，凡此種種都與列寧的基本概念有密切關係。他明確地駁斥希法亭包羅萬象的「總卡德爾」以及布哈林派「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觀念，稱之為反馬克思主義的觀念。

可是競爭存在一天，則以採用技術革命的方法來減低生產成本的努力，也就存在一天。在戰後時期中，特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經濟恐慌之間數年中，技術確有極重要的進步，生產力也有很大的發展。

關於這一點，共產國際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會綱要上說：

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工業技術曾有重大的進步，是毫無疑義的。有些國家（如美國、德國）甚至具有技術革命的性質。採用內燃機和電氣化的巨大進步，化學工業，人造燃料和原料（揮發油、人造絲等）的新生產方法，採用輕金屬的發展，以及一方面汽車運輸的廣泛發展，和它方面與地帶制度之非常迅速發展相聯繫的勞動組織的新形式，使資本主義的生產



率復活了起來。

自一九二九年發生經濟恐慌、新世界大戰的準備進行得愈趨加速以來，這幾年中的技術進步，曾受若干阻礙。軍事觀點成爲決定的重要。具有軍事性的各種工業部門，藉着國家津貼之助，大爲發展，如「民用」航空，煤中提油，人造橡皮，人造羊毛和其他紡織品的生產等。

在恐慌最緊張，大批失業特別多的幾年中，技術進步受各方面的限制。在不少情形下，當局禁止使用機器（在公共工程方面，收割方面），庶幾爲更多的工人造成工作的機會。一大部份現有工廠之未受利用與夫工資的減低，使採用新技術的發明，對於資本無大利可圖。這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雙面性恰相湊合，即正因失業衆多，所以工資低廉；正因此採用技術改革，節省了許多勞動。

最後，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復興和趨上年代中，重要工業部門的貨物又暫感缺乏，技術進步——與軍事擴充無關——因資本方面於貿易好轉之際儘量努力拋出貨物於市場而加速。那麼，和蘇聯生產力發展相較，戰後物質生產力發展的數量和速率是如何呢？對於這個問題，沒有盡善的答案，因爲各種生產力，不能化作一個公分母。

觀下表即可窺見答案的一斑，表內工業生產分爲生產工具的生產（甲類）和消費資料的生產

(乙類)

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二九年為一〇〇)

	蘇聯	美國	德國	波蘭
甲類	六二	八三	一〇四	八二
乙類	六五	九五	一〇五	九八
甲類	二二三	二八	三四	四二
乙類	一五六	七六	七六	六四
甲類	四八六	八二	一一三	七二
乙類	二八六	九五	九九	七八

一九三六

一九三二

一九二七

這樣，蘇聯生產工具的生產在十年內增加八倍，而在我們有這樣統計的各大資本主義國家中，仍停留十年前於同一水準上。

蘇聯的發展，依計劃的方法進行。主要任務為首先創立一重工業的堅強根據（機器、燃料、電力、金屬、曳引機、汽車、飛機及其他產品），作為國家發展經濟和鞏固國防力的基礎。民衆消費品的生產，也有發展，但其速率較上述生產部門要緩慢得多。

史丹林說：有些人告訴我們：一切都可稱心滿意。許多新工廠已經建立起來了，工業化基礎也已經奠定，但最好是放棄擴充生產工具生產的政策，或至少將之置於後面，以便多生產花布、皮靴、衣料及其他普通用品。一般用品產出得太少，不夠需要，這形成相當困難。

然而說這些話的人，應當知道並且估量到，把工業化的任務推到後面去的政策，將引我們到何處。當然，從我們用以購買重工業設備的十五萬萬盧布外匯中，我們可以劃出一半，作為進口原棉、皮革、羊毛、橡皮等貨之用。這樣我們就會有更多的花布、皮靴和衣料。但那時我們就不會有一曳引機和汽車業，我們就不會有巨大的鋼鐵業，我們就不會有金屬來製造機器——

並且我們會陷于用現代技術武裝起來的資本主義包圍中，而全無武裝。那時我們會被剝奪供給曳引機和農業機器於我們農業的可能，這就是說，我們會沒有麵包。那時我們會被剝奪打倒國內資本主義分子的可能，這就是等於我們會無限地增加資本主義復活的機會。我們會失去一切現代防禦工具，而沒有這種工具，國家無從求政治獨立，國家會變成外敵軍事活動的戰場。那時候，我們的地位將多少有類於現在的中國，沒有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需工業，勢必遭受人人的啄食。

一言以蔽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將遇到武裝干涉，而不是不侵犯條約；我們將遇到戰爭，危險而致命的戰爭，喋血和不對稱的戰爭；因為在這種戰爭中，我們幾乎會以赤手空拳去對付擁有一切現代攻擊武器的敵人。

在包容各部門的重工業的建設事業完成之後，就可以迅速建立起生產消費品的工業。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期中，新工廠開始生產的消費品，價值二十五萬萬盧布，而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間，即第二次五年計劃的首三年中，這個數字已達五十二萬萬盧布，即兩倍以上。

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可從儲能的生產上測量出來，目前時代中，尤其可從電力儲能生產的發展上測量出來。

### 電力生產

(十萬萬基羅華脫時)

	全世界(蘇聯除外)	蘇聯	美國(公用)	德國(公用)	英國(公用)	日本
一九一三	—	二	一八	—	—	—
一九一九	—	—	三九	—	—	—
一九二五	—	三	六六	二一	八	八
一九二九	—	—	九七	三一	一二	—
一九三二	—	—	八三	三三	一四	—

一九三四	二九一	二一	九一	三一	一七	二〇
一九三五	—	一六	九九	三七	一九	二二
一九三六	—	三三	一一八	四二	—	二四
一九三七	—	四〇·五	—	五〇	—	二七

蘇聯發展的速，較之其他國家，要快速得多。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五這十年之間，生產增長了八倍以上。而英日兩國，僅增加二至三倍。

生產力發展最重要的表現，除電力生產外，當推機器工業的生產。資本主義世界的機器工業，主要的集中於美國和西歐，即英、德、法三國。這四個國家的機器生產，佔資本主義世界機器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九〇。由於缺乏生產方面的現有資料，特別由於同一種機器的生產能力，因技術更新而大為增加，所以比較很為困難，一九三六年的馬達，和一九一七年的，大不相同。但是，我們可以這樣確定：戰後法德的機器生產，其上落大致與戰前水準相同。

### 機器工業生產指數表

(以一九二八年為一〇〇)

兩種制度

三四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六年
蘇聯	四三·一	一三五·三	四三九·〇	一·一九六·八
美國	—	一一八·八	一四·九	一〇四·一
英國（包括造船）	—	一〇七	七八·三	一二九·七
德國（銷數）	一〇六·三	一〇〇·九	三八·二	九八·三
法國（包括造船）	七二·五	一一三·八	六九·六	七二·五

這些數字並不直接表示上列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大部份機器生產，是出口的，而蘇聯則機器進口多於出口；但至少可以看出蘇聯的生產力有長足增進，而在最大資本主義國家中，其發展如何緩慢。

各工業部門的生產力的發展，極其不等。

許多重要工業部門，祇在最近二十年來，纔增加。其中有：

資本主義世界之生產

汽車（千輛）	一九一三	一九二九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六、二一四	五、〇五七	五、八五〇	

美國	英國	德國
飛機(千架)	四八五	五、三五八
美國冷藏器(千)	〇・九	一四
曳引機(千)	一五	二二九
美國綜合農機(千)	〇・二	四
鋁(千噸)	六四	二七三
人造絲(千噸)	一六	一九六
賽璐璐(千噸)	四、三三九	九、八九二
人造羊毛(千噸)	—	四
		六〇
		一四〇

但是，在許多「舊」工業部門中，也有巨大的技術進步。例如，採煤已廣泛地機械化了。

機械化工具採煤量(百分率)

美國	英國	德國
一九一三	五一	八
一九二六	七一	二二

第二章 物質生產力在資本主義下與在蘇聯中的發展

一九二九

七五

二八

九一

一九三三

八〇

四二

九六

一九三四

一

四七

九七

即使在紡織工業方面，生產力也有發展。棉紡錘確實減少，尤其是在主要工業國（美、英、德）但是紡織機器的生產能力，却因繼續機械化，而相當提高，因此，最新美國工廠中，每一工人可以照管數十架機器。

最落後的生產部門，由於土地壟斷關係，毫無問題的當推農業，在許多地方因戰後的農業恐慌，而衰落崩潰。但是，這並不會抹煞重要的技術革新之已見用於戰後時期。根據資本主義基礎組織的農業，曳引機和綜合機首先廣泛採用於戰後時代的美國。

但是所有這些資料，明白地表示在總恐慌時期中，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生產力，根本談不上停滯或甚至別扭。速度雖趨緩化，各國和各工業部門間的速度雖極其不平等，並且雖受戰爭準備而受嚴重不良影響，可是生產力的發展，仍在進行。資本主義的總恐慌，不是表現於生產力發展的停頓，而是在乎資本主義不能利用現有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在競爭的壓力下不斷增進着，我們將留待第



#### 四章詳細討論

蘇聯在戰後時期中，特別是最近十年內，生產力的發展，以世界史上空前的速度飛躍前進。事實是，蘇聯經濟的全部生產機構，已加根本改造，或全新建設起來。下列數字即可表示這種發展：

#### 機器工業生產（百萬盧布，依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價格）

一九一三年	七四八
一九二四年	五三〇
一九二八年	一、七三五
一九三二年	七、六一六
一九三五年	一五、〇四九
一九三六年	二〇、七六四

下表對於蘇聯工業中機器建設的飛躍，可以表示得更清楚：

#### 蘇聯工業中機器設備的更新

機器總數

機器建設之百分率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一九一七年前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八年 至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鍋爐(家用在外)  
(千立方公尺熱面)

三、二七〇・九

三三・三

一八・二

四八・五

汽輪(個數)

一、六七一

二三・四

一七・四

五九・二

電力(千基羅華脫)

四、九九〇・一

九・九

一三・一

七七・〇

柴油馬達(架)

四、五〇二

二〇・六

二二・五

五六・九

(千基羅華脫)

四七七・六

二三・八

一九・三

五六・九

發電機

一六、九八八

一七・一

二一・八

六一・一

(千基羅華脫)

六、二六四・九

一一・一

一四・五

七四・四

壓榨機(架)

一一、八三四

一五・八

一六・九

六七・三

輸送機

三三、九九三

一五・九

一三・六

七〇・五

電車

一、七八一

〇・四

五・六

九四・〇

電機車(狹軌)

七九五

一〇・八

一一・一

七八・一

機車(狹軌)

七八四

六・七

八・六

八四・七

氣鑽

二、〇六六

〇・一

一五・四

八四・五

挖掘機

五五三

五・六

八・二

八六・二

切床	二三一、六八〇	二三·一	一七·六	五九·三
電力銲接機	一三、七六二	〇·五	六·〇	九三·五
鋸床	三、八八九	二二·〇	二四·四	五三·六
玻璃廠用機	二四一	—	一二·〇	八八·〇
電力織布機	二四九、一三七	七八·五	九·四	一二·一
其中自動者	一九、五二四	九·八	三八·三	五一·九
電力織襪機	一六、二九九	五·一	二〇·三	七四·六
內外衣織機	一二、二一六	九·九	二八·〇	六二·一
縫衣機	一〇六、六〇〇	八·〇	一九·八	七二·一
縫鞋機	七四八	六·六	一七·三	七六·一
製鞋壓力機	二九〇	七·三	二八·九	六三·八
食品工業特用機	二、九七九	四·八	二〇·七	七四·五

就上表所示，雖僅至一九三四年為止，比較重要的革命以前的遺產祇有紡織工業所承襲的機器；在其他機器部門中，佔着決定地位的，都是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四年所裝配的機器，革命以前的

機器，所佔地位甚小。但從那時起，至今已有一年，其間蘇聯機器製造工業，又生產許多新機器，價值達五百萬萬盧布，所以舊機器相對的重要，就小得多了，幾乎小得不足道。

下表表示蘇聯在整個工業方面，生產力發展的速度。

一九三六年新廠生產表（佔各該業部門生產總額百分數）

全部工業	七五·四
生產工具生產	八七·四
消費資料生產	五五·二
最重要部門	
電力站	九〇·八
化學品	九五·二
翻砂廠	九六·六
非鐵金屬	七六·六
機器建設	八八·三
車床製造	九三·七

農業機器	九五·三
曳引機	一〇〇·〇
汽車	一〇〇·〇
鋸木機	九一·二
肉食工業	九四·三
罐頭業	九八·五

蘇聯四分之三的工業生產，出之於由蘇聯力量完全改造或新建的工廠。

由上表我們看到，在一九三六年之初，就價值而論，幾乎百分之八十的工廠，是完全改造或新建的，百分之四二·五是新建的；如果我們包括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新建的工廠，則半數蘇聯工廠，是在最近十數年中建造的。布爾希維克追上並超過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口號，依此種生產力發展的速度，顯然將在可以計算出來的時間中予以完成。

蘇聯農業生產發展的突飛猛進，更要巨大。這裏我們只列入農業所採用的新機器。

### 蘇聯農業中曳引機綜合機和裝貨汽車數量表

（千輛、每年十月一日）

	電引機	綜合機	貨車
一九二四年	二·六	—	—
一九二八年	二六·七	—	〇·七
一九三二年	一二五·三	六·四	五·八
一九三六年	四四〇·四	八七·五	六三·六

但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並不限於這種大規模採用最新式的機器；它又根據小規模農業之徹底集體化的基礎而全線發展。舊式惡劣的木犁，在一九一〇年尚有八百十萬具，到一九二八年仍有四百六十萬件在運用，現已完全消滅，而代之以鋼犁；到一九三六年，半數耕耘工作，且已由曳引機來做。各種農業機械，都由新改良機器加以替代和添補。蘇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其躍進甚至比工業還快。

所以，在戰後時期的資本主義中，生產力的發展業已滯緩，技術進步大半在擴軍狂熱的刺激下進行，而且——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已成為不能完全利用現有生產力時，蘇聯生產力却以幾何級數前進，生產的可能性完全被利用，絲毫未曾遇到何種妨及繼續前進的社會障礙。這樣，年復一年，社會主義之較資本主義為優越，對於全世界的勞動人民，成為愈益明顯了。

## 第三章 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的工業生產

戰後時期蘇聯工業生產發展之優於資本主義，其明顯一如累積和生產力的發展。在資本主義之下發展之所以迂緩的一般根源，由於資本主義市場的有限性（我們將於第七章中詳論及此）。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和累積的發展迂緩原因，由於社會消費力對乙類商品銷售上，以及——因生產工具祇能供作消費資料的生產之用——對甲類商品銷售上所加狹隘的限制；因為如果找不到商品市場，資本家就不能繼續生產下去；現存既有的生產機關，若不全部予以利用，則累積必將縮減。現在且來看看資本主義總恐慌的整個時期中，工業生產如何進展。這裏我們以一九一三年作為起點。

### 工業生產量指數

（一九二八年等於一〇〇）

資本主義世界

蘇聯

一九一三年	七三	六五
一九三六年	一〇〇	四八六
增加額	二七	四二一
增加率(%)	三七	六四八
每年增加率%	一·六	二八·二

資·本·主·義·工·業·生·產·每·年·增·加·約·百·分·之·一·五；蘇·聯·則·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八！——這就是一九一三年以來時期的結果！這一結果，已經足以昭示蘇維埃制度之較資本主義為優越。如果我們顧到，資本主義世界在這二十三年中，人口曾經增加了百分之一五，而目前極大部份之生產却是供作軍事之用，則我們將見到，供·應·資·本·主·義·人·民·的·工·業·生·產·品·在·一·九·三·六·年·較·之·一·九·一·三·年·鮮·有·增·加·巨·大·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能·力·的·大·規·模·提·高·，並·沒·有·怎·樣·改·善·消·費·品·的·供·給·；對·人·民·，特·別·是·對·無·產·者·，工·業·生·產·品·供·給·的·可·能·，在·一·九·三·六·年·，並·不·較·一·九·一·三·年·為·佳·。

資本主義制度歷史性之頹廢狀態，在戰後工業生產發展速度較之戰前大為滯緩一點上，表示得非常明白。如果我們把大戰爆發以後二十三年來的情形，與戰前二十三年的情形比較，則我們可



以見到如下的情形：

世界工業生產指數表

一八九〇	四三
一九一三	一〇〇
每年增加%	五·八

工業生產的每年增加量，自戰前的百分之五·八，降至戰後的百分之一·六，工業生產發展速度的滯緩，和各國發展的愈趨不平均，可見之於下表。

工業生產量指數變動表（百分率）

美國	一八九七至一九一三（十六年）	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九（十六年）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年（七年）
英國	一〇〇·〇	六九·八	（一）一一·九
德國	三五·一	（一）〇·九	一六·一
法國	七九·五	三·〇	六·三
資本主義全體	八一·八	四六·六	（一）四·四

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和某些社會民主黨人，當然可以提出抗辯，而且確已提出抗辯，以為戰後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生產進步之微小，是由於世界大戰（好像其咎在於政客的錯誤，而不是由於資本主義之故。為駁斥此說，我們祇須指出，世界大戰並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帝國主義的強盜國家的資產階級推行重分世界的必然結果。這一點的最好的證明，就是它們不顧世界大戰的犧牲是怎樣可怕，而現在仍在進行重分世界的戰爭，（日本之劫奪東三省，意大利之兼併阿比西尼亞，德意之干涉西班牙，德國之吞併奧捷，日本之對華作戰。）祇有蘇聯方面主張和平的堅決意志，資產階級之恐懼紅軍的力量和各該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纔能夠至今阻止這些「小」戰，演變成爲世界大戰。

可是，即使我們放過世界大戰的時代，和緊接其後的年代，而祇從一九二〇年起來比較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的情形，則其結果對資本主義，也並不見得好。

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指數表（一九二八年爲一〇〇）

蘇聯

指數

每年變動（%）

資本主義世界

指數

每年變動（%）

一九二〇	九	四四·四	七一	
一九二一	一三	四四·四	六三	一一·三
一九二二	一七	三〇·八	七五	一九·〇
一九二三	二五	四七·一	八二	九·三
一九二四	三〇	二〇·〇	八四	二·四
一九二五	四九	六三·三	九〇	七·一
一九二六	七〇	四二·九	九一	一·一
一九二七	八〇	一四·三	九七	六·六
一九二八	一〇〇	二五·〇	一〇〇	三·一
一九二九	一二六	二六·〇	一〇五	五·〇
一九三〇	一六三	二九·四	九二	減 一二·四
一九三一	二〇四	二五·二	七九	減 一四·一
一九三二	二三三	一四·二	六六	減 一六·五
一九三三	二五三	八·六	七五	一三·六

第三章 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的工業生產

一九三四	三〇五	二〇·六	八一	八·〇
一九三五	三七二	二二·〇	九〇	一一·一
一九三六	四八六	三〇·六	一〇〇	一一·一
一九三七	五八三	二一·三	一一四	

(計劃)

一九二一至一九三六年  
間每年平均變動率(%)

二九·〇

二·七

以每年平均計算，蘇聯工業生產自一九二〇年起，增加百分之二九；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則僅增加二·七。

蘇聯的生產增加率十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增加率。

如果我們細察上表的數字則可見蘇聯生產是年年不斷的増加，而資本主義各國，則循着再生產的週期運動，曾在十六年中，退縮了四年，增加者祇佔十二年。在蘇聯，生產的增加，又並不很平穩；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所謂「改造時期」中，增加得特別高，因為當時那些在戰爭時期中和戰後時期中棄置的戰前原有工廠，都重新發動起來。當生產的擴張，需要建築新工廠的時候，速度又加快；

這裏必須特別提出在百分率增加相等的年代，每年生產的絕對增加額，自然是一年大似一年的。

同時，上表昭示蘇聯經濟的發展，完全不受資本主義生產所有週期運動的影響。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時期中，當資本主義生產倒退百分之三·八的時候，蘇聯經濟却增進百分之八·一以上。

鑒於這些數字，可知托洛次基及其亞流的反革命「理論」——照他們說來，蘇聯經濟「屈服」於資本經濟並受其「支配」——全是胡說。

如果社會主義的建設，毋須在向國內外反革命勢力不斷鬥爭中進行，則蘇聯生產的增加，毫無疑義的還要快得多。無產階級革命雖然勝利，政權雖然獲得，武裝的反革命和外國干涉雖然被打倒，但是舊統治階級反對新社會秩序的鬥爭，遠未終止。失勢的諸統治階級，並不輕易放棄其鬥爭，特別由於它們受到尚在資本主義各國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多方積極的支持。它們的掙扎，採取破壞經濟建設的形式；如煤礦案，特別如托洛次基派「平行中心」案，明顯地昭示，犯罪直至最近，還是怎樣的拚命企圖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路上，放置障礙物。

對蘇聯生產加速發展的另一更重要的阻礙，就是資本主義的包圍，所造成的軍備支出，尤其是法西斯戰魔的侵略所迫成的軍備支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就一定的條件下，並在一定的限度內，軍

備有擴張市場因而促進生產的效力，可是在蘇聯，市場沒有問題，所以擴張軍備等於減低工業生產，因為不少最優秀的青年，由於被徵募入伍，而脫離了生產。

蘇聯工業生產達到現在的增加率，——每年約百分之二八，——決不是等於一般社會主義社會的最高限度。倘若帝制時代的遺產不是這樣可憐，最大部份勞動人口的文化水準不是這樣低下，一大部份最熟練的工人不在反統治階級鬥爭中殉難；富農不在反集體化中對農業作如以嚴重的毀壞；沒有各種破壞分子的搗亂；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需要，並不使這樣大量的最優秀的勞動力，脫離生產工作；則蘇聯生產，其速度將提高至遠超於既有的實況。凡此種種，明顯地昭示我們，在社會主義社會之中，要把生產增加推及全世界，其可能是確無限制的。

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發展率，和蘇聯相反，顯示出一種繼續低減的傾向。

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之日趨滯緩的原因，由於資本主義市場相對的趨窄。資本累積，大於銷路擴展的可能；就此發生生產機關的閒置，這正是總恐慌時期中的特點。

上面我們以之與蘇聯比較的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的發展。但在整個資本主義世

界中，各別國家間還存在極大的不平均，這可於下列數字中見之。

### 工業生產指數表

(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

	一九二〇	一九二九	一九三二	一九三六
美國	一二六	一七三	九三	一五二
英國	一〇〇	一〇一	七七	一〇七
德國	五五	一〇三	六二	一〇九
法國	六二	一四〇	九六	九八
日本	一五七	二九七	二九一	四四九

我們看到，現時歐洲各大工業國，其工業生產的水準，多少和二十五年前相同！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增加，多在於歐洲以外的國家的工業發展，當然尤其是美國。

我們又看到各部門工業間發展的不平均，也一樣的嚴重。所謂「舊」工業，很少推進到一九一三年的水準，而「新」工業部門，却飛躍猛進。

資本主義生產表

「舊」工業部門

指數(一九一三年爲)	白煤及烟煤		鐵		鋼		造船		棉花消費		
	年	(百萬噸)	年	(百萬噸)	年	(百萬噸)	年	(百萬註冊噸)	年	(五十萬公担)	
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三	一、一三三	六三	五七	二·五	一四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	一、二五二	六六	七三	二·九	一二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	一、二二八	五六	六四	四·四	四一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	一、三九八	八〇	九五	二·二	五一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	一、一八六	五七	六六	一·七	四五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	一、一四九	五五	八〇	一·二	四六
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三	八五	八〇	七五	七五	八九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	九六	八三	八七	八五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	九二	七一	八四	一三二	八三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	〇四	六九	一〇四	八三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	八九	七二	八六	六一	九二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	八六	五一	九二	九二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	八六	七二	〇四	三六	九四						



# 「新」工業部門

	煤油 (百萬噸)	鉛 (千噸)	淡氣 (千噸)	人造絲 (千噸)	汽車 (千輛)
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三	四〇・二	三五	一七八	一六	二六三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	六四	九六	四五九	—	一、二四一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	一〇四	一一四	五六六	三二	二、五三四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	一六二	二一〇	一、〇九〇	一二三	四、九五七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	一六九	二二一	一、五五五	二二八	三、〇三七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	二〇一	二二三	—	三八一	四、三〇二
指數(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					
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三	七八	五六	五六・五	一〇〇	四六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	一二三	一五一	一三三	—	二一四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	二〇二	一八〇	一六三・五	一九六	四三八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	三一四	三三二	三一五	七五九	八五八

第三章 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的工業生產

兩種制度

五四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	三二八	三三四	四四九	一、三四八	五二五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	三九〇	三三八	—	二、三五—	七四三

兩表顯示出「新」「舊」工業間發展不平均的程度，相差極大。煤、鐵、鋼、船舶和棉花消費，在整個資本主義總恐慌期中，擺動於戰前的水準上；而新工業部門的生產，則飛速前進，高達戰前的二十倍。

由於蘇聯工業生產的發展，飛躍前進，而大半大工業國却生產停滯，結果，蘇聯遂將資本主義國家一一趕上。

世界經濟中蘇聯國民經濟之地位

一九一三

一九三六

在全世界中

在歐洲

在全世界中

在歐洲

工業生產總額	五	四	二	一
機器製造	四	三	二	一

甜菜糖	過磷酸鹽	金	鋁	銅礦	鋼	鐵礦	煤	電力站	其中重車	汽車工業	綜合機	曳引機	農業機器
二	一六	四	一	七	五	五	六	一五	一	一	一	一	五
二	一三	一	一	三	四	四	五	七	一	一	一	一	三
一	三	二	三	六	三	二	四	三	二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三	二	一	四	一	一	一

第三章 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的工業生產

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完成之後，蘇聯在工業生產方面，將獲取世界各國的第一位，這是無論如何，毫無疑義的。下一次週期性恐慌的發生，將加速這一「趕上和趕過技術最先進的資本主義諸國」的過程。

倘若我們把戰前資本累積的動態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與工業生產，兩相比較，則我們看到後者遠落於前者之後：每年累積約為百分之四，而工業生產的增加約為百分之一·五〇。從這種不比較上，就發生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機關的日益閒置現象。下章即論此點。

## 第四章 資本主義下固定資本之閒置未用

### 與蘇聯內生產機關之全部運用

資產階級不能運用其所創造的物質生產力。這是資本主義普遍恐慌最重要特點之一，十分明白表示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已變成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這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資本主義內部發展的必然結果，不待言而自明。因此，生產能力之定期閒置未用，和定期性的大批失業，就以最尖銳的形式，出現於資本主義發達最高的各國，如美國、德國和英國。所以，這使這些國家中的資產階級科學，不能單純地對這些事實，默然不顧。但是，資產階級科學之忙於解決這種問題，却在乎儘量減少和緊縮固定資本過剩的程度。所以，我們必須詳細論述這一問題的統計方面，並且揭穿資產階級「科學家們」的辯詞。

資產階級辯解的典型實例，可舉美國布羅金研究所所出版的一本書（諾斯及其助理合著）「美國生產能力」。此書對於美國產業生產能力的運用程度問題，在資產階級科學界，享有世界盛名。姑將該書辯解的性質撇開不管，其中資料——如果我們加以必要的方法論上的糾正——對於美國未被運用的固定資本數量的確提供一幅清晰的圖畫。爲此，我們必須首先檢討這部著作的方法論：

（一）該書以美國工業最繁榮的時代，即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作爲決定運用程度的根據。這在方法論上，是絕對錯誤的。爲正確地決定生產能力之運用程度，必須以兩次恐慌間的整個週期作爲根據，而不應僅取其繁榮的階段。

（二）該書於決定生產能力時，未曾計及一九二九年中完全閒置的企業。其所提理由是，繁榮時期未曾生產的企業，顯然必爲「廢舊」者，不能應用了。這是一種沒有證據的臆斷！獨占集團爲使供給不超過其所認爲合式的數量，往往閒置可以開工的工廠，這種事例極多。

不計及「營業上廢舊」工廠的方法，是完全沒有理由的。這些工廠，都是因爲消費方向的變更而被閒置。

例如，一部分鋸木廠的能力成爲廢舊，因爲建築不用木料而改用防火材料。羊毛和紡織工廠能力成爲廢舊，因爲絲和人  
造絲工業發達。

糾正的重要性，可從下列數字中看之。

工作閒置的能力在停歇工廠與開工工廠總能力中所佔的百分如下：

烟煤礦	一七·二
白煤礦	三·四
煉焦廠	四四·〇
油煤廠	五·二
電力煉鋼廠	〇·〇

(三) 該書在斷定任何工業部門的生產能力時，儘量使其顯得微小。因此，採「實際能力」與「規定能力」相對稱的概念。所謂「實際能力」根本係指資本主義條件下常態的運用程度，即在資本主義制度障礙影響之下所產生的運用程度。這一點在作爲計算能力根據的勞動時間的決定上，表現得最明顯。

十足能力的估計，應當根據當地工業習慣所定每班幾小時，每天幾班，每年幾天。

這意思就是說，因需求繼續的不足，習慣已養成某一部門工業每年作工二百五十天，於是這二百五十天的生產，就被算作「實際能力」。同樣，她所謂「礦業」全部，包括各種礦場，連同非鐵冶金工廠，以及水泥廠和煉焦廠在內（除閒置工廠之外）都是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間，平均每年祇工作二百三十三天。這被採作計算實際能力的根據，換言之，固是資本的過剩額，已於決定能力時預先減去！為使這點更混淆觀聽起見，該書將正誤諸點，特別混攪得分辦不清。

工廠——完全與社會關係無關——不能年年十足開工，這是確實的。生產過程，必須依生產的性質，間歇或長或短的時期，因為機器必須檢驗和修理，損壞機件必須更換，諸如此類的事情，總得舉行。

使用農產原料的工業部門，如菓品和菜蔬裝罐廠，糖廠等類不能全年開工，也是不錯；僅以一季之中的生產相乘，而計算其每年的能力，完全不對。

但是，布羅金研究所諸公，怎樣運用這一正確的基本原則呢？他們把同一基本原則，應用到非屬技術性或天時性而由資本主義條件所產生的季節性歇業上。

試以烟煤礦為例。三百零八天算作全年的勞動時間；星期日和例假日在外。二百六十五天工作



日當作「實際」勞動時間，即每年二百六十班。根據什麼呢？由於礦中技術發生毛病，每年損失九天。  
「由於季節性的需求減低，」三十四天無工可做。

季節折扣，當然並不消滅能力。在季節性閒置的時日中，投資依然存在，不過增加固定消耗而已。但是季節性的需求如果長此存在，則雖在最有利的條件下，工業亦難望其「出每年平均二百六十五天的開工。」

很顯然的，由於「需求」季節性「減低」所造成的生產停頓，正是能力過剩所表現的形式！這種決定「實際能力」方法，正好掩飾他們所求的能力過剩。

研究所諸公，運用這種方法，得到一個結論，認為目前固定資本的過剩，並不多於本世紀之初，因而斷定生產能力的運用未曾每況愈下。

雖經這些竄改，雖把閒置的工廠除外，雖把每年三百零八天單班的生產當作各種工業「十足能力」的根據，雖把每年二百三十天至二百六十天的生產當作「實際能力」，可是固定資本真正過剩之大，使他們不得不承認，即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的繁榮時期中，生產機關仍有很大部份閒置未用。

實際生產能力運用程度表（佔十足能力百分率）

一九二五—一九二九

礦業

八三·四

製造工業

八〇·〇

鐵路運輸

五〇·〇

航業

三〇·〇

研究結果，總結如下：

「在最繁榮的一九二九年中，或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的繁榮年代中究竟有多少工廠能力於實際支撐開工的條件下，被利用呢？」

這一問題的回答，根據該書論列某種生產的各種中所言，是在百分之七〇至八五之間。如果我們把這些資料合起來，湊成二幅整個工業社會的情形，而把各種錯誤予以合理的調整，則我們得到於一九二九年所存在的條件下，我們的工廠在技術上可能增加的生產力為百分之二七淨數。要測量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整個時期中可以補足的衰減量，在此數上再加百分之二。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抓住一個事實，那就是這批衰減諸公們雖用全力盡量解除環境，却不得不認定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繁榮時期中，美國經濟生產能力的五分之一，依然閒置未用。

現在我們必須更詳細地插入最重要的糾正。

(一) 我們所最注意的，是普遍經濟總恐慌時期中固定資本的過剩，而不是營業特別興旺年代的資本過剩。為確定這點，我們必須將研究推及於此後的五年，即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這幾乎佔整整十年的工業週期。

我們可以拿聯邦準備局工業生產指數，作為根據；同時假定生產指數水準能力運用程度有並行的發展。

### 聯邦準備局指數表

一九二五	一〇五
一九二六	一〇八
一九二七	一〇六
一九二八	一一二
一九二九	一一九
一九三〇	九五
一九三一	八〇

一九三二	六三
一九三三	七六
一九三四	七八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	平均為一一〇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五年	平均為七八

「實際能力」運用程度表

照布羅金研究院計算，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	八〇
與布羅金研究院計算的比例，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	五五
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四年十年平均%	六七·五

從這裏所得的結論是，在兩個五年時期中，「實際」能力的運用程度，自百分之八〇跌至百分之五五。如以兩個五年時期平均計，我們得到運用程度為百分六七·五。

(二) 為求更接近真相，我們必須再計入研究時毫無理由被略而未計的繁榮時期中工廠閒置的能力。而該書估計一九二九年中閒置的工廠能力，等於開工工廠的百分之五。為扣除真正「折舊損失」的工廠，我們祇能把工廠閒置的能力作為佔全能力總額的百分之二·五。所以，十年中運

用的程度，從百分之六七，五減至百分之六五。

(三)最困難的估計是「實際能力」與「十足」能力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依工業部門之不同而大相逕庭。在採油業中，兩者相同，因其本身性質必須全年日夜工作。在煤礦業中該研究所以二百六十五天單班作為「實際能力」而以三百零八天作為「十足」能力。兩者相差計達百分之一七。水泥工業也有同樣的差額（見該書第一二五頁）。在其他工業部門中，每週四十八小時的五十週作為「實際」能力（淡月略予扣減）為避免誇大的嫌疑，我們把「實際」能力和十足能力間的差額，算至極低的數字，即僅算百分之八。減去此數，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四年十年間之能力運用，就減至百分之五十七。

(四)但是現在就要轉到最大的問題了：照研究所得，一般製造工業，每年三百零八天的單班，我們可不可以當作能力的十足運用？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踐，證明祇要商品有有利的市場，則工廠可以日夜三班工作！為什麼每年三百零八班就算「十足」能力呢？這在生產方面和技術方面沒有理由可尋，而祇有缺乏市場的社會性原因。倘若我們以每天兩班作為十足能力的尺度，則能力程度將減至百分之二八、五；倘若每天三班，則將減至百分之一九了。

即使我們以三百零八天的單班作爲一個工作年的根據，則我們的研究，昭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四年十年中，即包括美國最繁榮的時期中，生產能力的運用至多也不過約爲百分之五七，也許僅爲百分之五〇以下。所以，固定資本過剩之爲總恐慌時期的特質這一命題，完全有數字證明。

德國「景氣研究所」也發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上半年中德國工業能力運用的數字。研究結果，認爲一九三四年中，「德國工業生產機關」約被運用百分之六〇。而在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則運用的程度，計爲百分之六三至六七。

計算方法和「布羅金研究所」相同。報告原文稱：

「方法說明：下列能力兩字，係指工廠生產的力量……」

「有時要獲得一工廠和工業部門生產可能性的比較數字，極爲困難，技術能力不應一成不變。一家工廠被運用到技術最高限度，這確是可以想像的事，但這是稀有的例外。一部份能力，經常作爲後備保留着，以作廠內各種調整之用（如修理，交通工具供給不平均，意外事件，需求不均等。）但是首先，充分運用技術能力，並不等於最有利地運用依成本生產的能力。實踐證明，最有利的能力運用，是低於技術最高度的百分之一〇・一五，或甚至二〇。下列有關數字全指經濟能力，所以必須較技術能力低出若干。又對於顯然具有季節性和採用農產原料的企業，經濟能力還必須按照特定的尺度來訂。」

閒置的工廠，不能計入能力數字之內，主要的是因為統計材料不充分，不能斷定每家工廠是經常或時的閒置着。除此  
之外，在確定有新統計可用的單位的特殊方法中，可以找出爲什麼祇計那些真正開工或準備開工的工廠的原因。

正像「布羅金研究所」的計算一樣，對於「景氣研究所」所作能力運用的計算，也必須加以相同的修正，這是很明顯的。然而因為這種數字，並沒有公布，所以就無從作同樣的重算。可是，仿照美國的計算，顯然可知如以三百零八天工作日的單班作爲根據，則德國在一九三四年的工業生產力的真正運用程度，頗可謂在百分之五〇以下。

德國生產機關未被運用程度之高，在德國其他統計中也可以見到：如實做的工作時間，與「工時能力」即「完全利用」四十八小時工作週所作的時間數，兩相對比的百分率。這種統計，祇從一九二九年後纔可找到；然而因為這種統計，包括一九二九年的繁榮年，和一九三五年及一九三六年的復興年，以及恐慌年代，所以這可以代表一般的特點。

#### 實作工時佔工時能力百分數表

一九二九

六七·四

一九三〇

五六·二

一九三一	四四·五
一九三二	三五·七
一九三三	四一·〇
一九三四	五五·七
一九三五	五八·六
一九三六	六五·〇
八年中平均爲百分之	五二·八

我們看到，德國工業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六年整個週期中，幾乎祇有一半可能的工時在工作，其餘一半生產能力則依然未用。

關於英國，我們找不到這樣的統計，但是研究生產指數結果，證明英國未用的生產能力，甚至還要多些。倫敦劍橋經濟服務社工業生產指數，對戰後時期的生產，列表如下（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

一九二〇

100·二



一九二一	六七·六
一九二二	八〇·九
一九二三	八八·八
一九二四	九〇·〇
一九二五	八八·六
一九二六	六八·五
一九二七	九八·六
一九二八	九三·二
一九二九	一〇〇·五
一九三〇	八九·五
一九三一	七六·六
一九三二	七七·二
一九三三	八二·八
一九三四	九二·五
一九三五	九八·五
十六年中每年平均爲	八七·二

第四章 資本主義下固定資本之閒置未用與蘇聯內生產機關之全部運用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戰後生產在一九二九年達到最高額。十六年中平均生產較一九二九年的生產低百分之三三。三。然而大家都知道，英國在一九二九年恐慌前未曾有過真正繁榮時期，當時一大部份生產機關尚未用，特別是他們所謂「舊」工業生產機關，如煤礦、造船、紡織等。我們可以不怕反駁，斷定一九二〇年，未被運用的固定資本，至少有百分之二〇，或者還要多些。

所以，我們可得一結論，英國工業的生產機關，至多被運用到百分之六七，可是也許僅僅百分之五〇（每工作日一班）。

下表將幾種重要工業部門生產的最高年，和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五年諸年平均額相比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因戰爭關係，不能比較）。

英國

最高年度生產	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五 年平均生產	平均年度生產 佔最高年度生產%
一九一三年	—	—
二八七	二二七	七九

採煤

（百萬噸）

一九一三年  
二八七  
——  
二二七  
——  
七九

生鐵

(千噸)

一九一三年  
一〇、二六〇

五、六六二

五五

鋼

(千噸)

一九三五年  
九、八四二

七、二八八

七四

造船

(註冊千噸)

一九二〇年  
一、二七八

五九〇

四六·二

棉花消費

(五十萬公石)

一九一二年  
二四·八

一四·九

五六

我們看到，運用的程度，等於最高生產的百分之四六至四九。在最高生產年中，生產能力自然並未全被運用（或者除一九二〇年的造船業外）。

下列法國數字，表示法國生產能力運用程度，略為高些。但是所指的工業部門的固定資本，在一九二九年的法國，並沒有完全被運用。

### 法國

最高年度生產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五 年平均生產	平均生產佔最 高生產之百分率

第四章 資本主義下固定資本之閒置與蘇聯內生產機關之全部運用 七一

採煤（百萬噸）

一九二九年	六八·五	五六五	八二·五
-------	------	-----	------

生鐵（千噸）

一九二九年	一〇、三六二	七、一八八	六九·四
-------	--------	-------	------

鋼（千噸）

一九二九年	九七〇	六七四	六九·五
-------	-----	-----	------

機器製造指數（一九一三年為一〇〇）

一九三〇年	一五七	一一〇	七〇·一
-------	-----	-----	------

棉花消費（五百公担）

一九三〇年	三、六〇七	二、八〇五	七七·八
-------	-------	-------	------

紡織生產指數（一九三三年指數為一〇〇）

一九二八年	九九	七九	七九·八
-------	----	----	------

生產工具未被運用的情形，依年代、國別、工業部門，以至單獨企業的不同，自然極端不平均。在恐慌年代中，不平均的程度，較繁榮年代中為大；舊工業國家中，則較工業仍在發展的「青年」國家中為大；舊工業部門中，較「新」工業部門如摩托、汽車、人造絲、冷藏器等部門為大。新企業，尤其是裝有新設備的企業，因而以低於社會必要生產費之下的成本工作着的企業，常能充分運用其能力，以與

## 閒置企業相競爭。

雖有這些不平均，可是基本的事實仍是，大工業諸國，祇有一部份固定資本被運用。

近年以來，在有造成過剩的生產機關以備將來二次大戰之中出現了新的原素。由於軍事技術的迅速發達，大量儲備已製成的軍需品，成爲毫無用處，因爲在戰爭爆發之後，這些軍器就會變成陳舊，所以帝國主義各國政府，就加緊作大規模生產軍需品的準備。爲要達到這種目的，政府或自行建築各種巨大工廠，備供戰爭之用（德日）或藉津貼和預定軍需的手段，促進資本主義企業，爲未來戰爭需要而建立工廠。在英國，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中，建立了許多儲備工廠（「隱藏工廠」）特別在航空方面；它們祇到戰爭爆發時纔開工。因此，戰爭的準備，使帝國主義各國未被運用的生產能力，愈益提高。

在蘇聯，現存生產機關的運用，較之資本主義優勝得無可比擬，因爲那裏決沒有市場的困難。由於原料和工人的缺乏，固定資本時常不能全被運用，但是決沒有出於市場困難之故。

幾個具體例子，可以說明蘇聯固定資本的運用，較爲良好。

電力站運用表（每年小時數）

蘇聯	一九三五	四、五七〇
美國	一九三五	二、二七三
英國	一九三二	一、七一八
德國	一九三四	二、一五四
法國	一九三五	一、四六五
意國	一九三四	二、三五五

蘇聯電力站運用的程度，約兩倍於資本主義諸大國。前面說過，資本主義各國內的重工業，在戰後時期中，平均運用能力約為百分之五〇至五七。在蘇聯，重工業除不可避免的修理工作外，年年不斷地以十足能力在工作着。不僅如此，在許多場合，蘇聯已經能夠提高反射爐和馬丁爐（理論上同等能力者）的生產，超出其他國家的水準。

區別在輕工業中固定資本的運用，特別巨大。資本主義各國紡織工廠，照例不作一班以上的工作（兩班祇在短期繁榮時特殊情形下舉行之），而蘇聯工廠則經常地二班或三班工作着，甚至在

許多場合，沒有星期休息日。下列數字，經我們請求，由國民經濟統計總局專供我們應用者，足以表示一九三七年春季時運用的程度：

### 工作日百分率（班數）

一班	六〇·三%
二班	二四·八%
三班	一四·〇%
四班	〇·九%

四班制是行之於特別有害健康的工廠，那裏每天工作時為五小時，尤其是玻璃工業中（百分之九一九）紙工業中（百分之三·二）和烘麵包業中（百分之三·八）統計所包及的工廠，僱用五百七十萬工人，平均每天作工一·六六班。

因此蘇聯運用的程度較資本主義大出三倍至四倍。我們的紡織工廠，每週不是工作三五至四〇小時，而是每天七小時的三班，每週共一百二十六小時。

曳引機的運用，特別值得注意。在美國，一九三〇年，曳引機（每機十五匹馬力，一切工作都重計

爲指數)平均耕作九十公頃,在蘇聯,一九三三年平均耕作四百二十七公頃;現在則超過五百公頃。運用的程度等於正倍。

我們可以增添許多例子;每一種比較,證明蘇聯在生產力運用上,高出於資本主義爲多多。



## 第五章 資本主義下與在蘇聯之勞動出產

戰後資本主義在勞動出產上，毫無疑義的有重大的增進。這種較高的出產，是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勞動緊張度的增強。我們知道，勞動生產率是受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所用的生產工具的量，和質所決定的；技術發達愈高，則勞動生產率也愈高。勞動緊張度是由工人在勞動過程中所必須消耗的體力與腦力的份量所決定的，亦即如馬克思所說，是由工人在工作之中必須消耗的筋力，腦力和神經等等量所決定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緊張度互相間有密切關係。生產率的提高，照例必然造成緊張度的增加。即使直接筋力減少，而情形依然相同。以極高速度不斷作一種單調動作重複，如像現代輸送帶制度迫使工人所作那樣，較之從前有變化的但顯然「較難」的勞動，需要更大的勞動緊張度到不可比擬的地步。

勞動生產率和緊張度，決定每小時勞動的出產。每天的勞動出產，又由每天的工時數決定。每年的勞動出產，更由每年的工時數決定。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研究一個民族的勞動出產，那末我們就

得補充第四個因素，即每年平均僱用的生產工人的數量。

個·別·工·人·每·小·時·或·每·天·的·勞·動·出·產·的·巨·大·增·加·，·竟·能·和·全·國·勞·動·出·產·的·減·少·並·存·，·這·個·事·實·極·端·尖·銳·地·暴·露·出·社·會·生·產·和·私·人·佔·有·間·的·矛·盾·。·每·一·資·本·主·義·企·業·家·，·經·常·冀·圖·提·高·每·小·時·或·每·天·的·勞·動·出·產·，·以·達·最·高·限·度·。·在·他·看·來·，·工·資·成·本·，·是·諸·種·生·產·成·本·的·一·個·原·素·，·在·性·質·上·與·其·他·原·素·，·沒·有·多·大·不·同·。·他·不·知·道·有·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別·；·他·不·知·道·而·且·也·不·欲·知·道·，·他·的·利·潤·來·自·勞·動·過·程·中·所·產·生·而·為·他·所·佔·有·的·剩·餘·價·值·。·在·他·看·來·，·這·都·是·「·非·人·世·的·」·科·學·家·們·的·幻·想·，·或·沒·良·心·的·煽·動·者·的·虛·偽·說·教·。·他·設·法·減·輕·生·產·成·本·，·為·達·到·這·一·目·的·，·他·採·用·新·機·器·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且·採·用·新·方·法·以·組·織·勞·動·，·迫·使·工·人·增·加·其·勞·動·緊·張·度·。·個·別·資·本·家·在·減·低·生·產·成·本·中·的·個·別·利·益·，·引·致·資·本·主·義·歷·史·使·命·的·完·成·，·即·生·產·力·的·發·展·！

但是資本家注意的祇是工人在工廠中工作時間內所生產的出產。在這個時間內，工人必須生產最高可能額的出產。每一個工人每年的出產，對資本家毫無興趣。倘若勞動市場上有多餘的勞動力，則他就讓工人們輪流着做一天息一天（當然息的一天沒有代價）他用兩班輪換的工人來作

工。工人作半工，而工廠却全時間開工，這正是一九二九年恐慌前已經風行的辦法，美國鋼鐵業就是例子。這可比迫使隔天工作一次的工人生產更多的出產。換言之，資本迫使工人等待數月，毫無酬報，作為「後備」以便在適當時節，用殺人般的速度，去剝削大羣工人。美國汽車工業的報告，就是一例。

### 美國汽車工業之人數小時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每月總數佔全年總數之百分率)

照汽車業法典作報告之公司又補充以法典施行前之材料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月	九·四五	九·七三	七·九三	一〇·八二	九·一五	七·七三
二月	九·八三	九·九八	九·八一	一〇·二一	七·三四	九·三〇
三月	一〇·六二	一〇·六四	一〇·四五	一〇·〇八	五·二五	一一·九三
四月	一〇·三五	一〇·九五	一一·四七	九·四七	七·九五	一二·〇七
五月	一〇·〇八	一一·〇二	一一·一〇	一〇·五七	九·六一	九·九七
六月	九·一〇	九·五九	九·〇九	一〇·六二	一〇·九二	九·二七
七月	八·四九	六·六二	七·九四	八·四六	一〇·六一	八·三四

八月	八·八〇	七·一九	六·七三	五·一八	一〇·五四	七·〇九
九月	七·五三	六·七一	六·二九	五·〇七	八·五五	五·九七
十月	七·〇八	六·三一	五·五二	四·九六	六·三二	五·三七
十一月	四·四〇	五·七四	六·二七	六·一四	五·六五	五·四四
十二月	四·二七	五·五二	八·四〇	八·四二	八·一一	

上表昭示我們一個可怕的事實，即開工的勞動時數，以及雇用的工人數，照採用新式樣的時間，上落相差兩倍以上。一年中有許多月份，半數以上的工人，留作「後備」，祇在旺月中，暫時實際獲得工作。

這一例子清清楚楚的表明，個別在業工人每年出產的增加，與一國全體勞動人民每年平均出產的增加，其間差異極大。在比較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出產的時候，這種差異，特別重要。在同等技術條件下，蘇聯個別工人每小時或每星期的出產，多半遠低於資本主義最先進的國家，——理由見後——可是蘇聯凡能工作者的每年平均出產，其增加的速度，却遠過於資本主義國家；其理由非常簡單，因為在蘇聯既沒有失業，又沒有人可以不作工而依靠剝削者那樣的收入為生存。

我們試以數字來說明某幾國勞動出產的增加。這一問題最廣賅的材料，乃由美國所供給。下表就是根據它來製成的。

美國製造工業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等於100）

年 份	生產量指數	僱用程度	工人每年平均出產指數
一九一九	八四	一〇七	七八·五
一九二〇	八七	八〇·八	八〇·六
一九二一	六七	八二	八一·七
一九二二	八六	九〇	九五·六
一九二三	一〇三	一〇四	九七·一
一九二四	九五	九六	九七·九
一九二五	一〇五	一〇〇	一〇五·〇
一九二三	一〇八	一〇一	一〇六·九
一九二七	一〇六	九九	一〇七·一
一九二八	一一二	九九	一一三·二

一九二九	一一九	二〇五	一一三·三
一九三〇	九五	九一	一〇四·四
一九三一	八〇	七七	一〇三·九
一九三二	六三	六六	九五·五
一九三三	七五	七二	一〇四·二
一九三四	七八	八二	九五·一
一九三五	九〇	八六	一〇四·七
一九三六	一〇五	九二	一一四·一

這些數字，表示什麼？

(一) 十七年之中在業工人的出產約提高百分之五〇：每年約增加百分之三。

(二) 這種增加是極不平均地完成的：恐慌爆發時出產開始大跌，而祇在一九三至八年時，纔再度達到一九二九年的出產量（甚且超出之）。

從這些逐年數字中，斷定在業工人每小時或每天的個別出產也在恐慌時期中下跌，那就完全錯誤了。恐慌中出產之減退，是由於風行的半工制度之故，以及由於每一工人所作勞動小時數，在恐

慌中濺較恐慌後爲低這點可從下表中見之，此表擴充前表，其中包括勞動小時數。

美國大規模工業每小時出產變化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等於一〇〇）

年份	生產量指數	僱用指數	每週工時指數	工時總指數	每小時勞動出產
一九二〇	八七	一〇八	一〇〇	一〇八	八一
一九二一	六七	八二	九五	七八	八六
一九二二	八六	九〇	一〇二	一二	一四
一九二三	一〇一	一〇四	一〇二	一〇六	九五
一九二四	九五	九六	九八	九四	一〇〇
一九二五	一〇五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五
一九二六	一〇八	一〇一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七
一九二七	一〇六	九九	九九	九九	一〇八
一九二八	一一二	九九	一〇〇	九九	一一三
一九二九	一一九	一〇五	一〇〇	一〇五	一一三

第五章 資本主義下與在蘇聯之勞動出產

一九三〇	九五	九一	九一	八三	一三五
一九三一	八〇	七七	八四	六五	一三四
一九三二	六三	六六	七五	四八	一三三
一九三三	七五	七二	七六	五五	一三八
一九三四	七八	八二	七二	五九	一三二
一九三五	九〇	八六	七七	六七	一三五
一九三六	一〇五	九二	八三	七六	一三八

上表昭示我們：

(一)自一九二〇年起，每小時勞動出產比每年出產要增快得多，超出百分之七一，即每年百分之四·四〇。

(二)每小時出產的動態，和每年出產的動態，完全不同。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的出產並不減退（如前表然），反而有較高速度的增加。

在恐慌時期中，許多工人每月被僱用數天，因此每年出產大跌。但是工人在較短的工作時間內，却被迫產生更多更多的出產。



恐慌時期中每小時勞動出產的增加，幾乎完全是勞動緊張度提高的結果，而不是生產率增進的緣故。在這些年代中，實際上沒有新機器裝配於工廠，從這一點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恐慌中，機器工業生產，實際上跌至零點；其數之小，且少於替換損壞機件所必需的數量。

在恐慌時期中，每小時出產之從一九二九年的一一三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一三八之突進，是資產階級使用我們所稱爲「恐慌合理化」手段的結果。它的特點，是減低成本，而並不增加生產；正像從前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來降低生產成本一樣，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幾乎總是聯帶着生產的增進。

恐慌合理化的最重要元素是在最優良的工廠中集中生產，停歇效力低小的工廠；在一家工廠內祇使用最新式的機器；選錄並僱用資本家眼中認爲「最好」的工人；盡可能加強勞動緊張度，祇要不遇阻礙；廣泛運用間工作制，以便在較短的工作時間內，向工人壓擠出更多的生產；在勞動過程中作精密分工，使每個工人絕對祇做一種單純的動作。勞動過程的普遍自動化，減少了難以替換的熟練工人數量，使大體工人階級，變成易於掉換的非熟練和半熟練的工人羣。

照這種方法，獨佔資本在恐慌時期中，憑藉新的合理化方法，得以大大提高工人的出產，而將恐

慌的重負，轉嫁於無產階級背上。

其他資本主義大國，其比較的數字，祇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以後纔有。每小時勞動出產的增加，祇德國有之；英國和日本，祇能算出其每年的出產。

德國工業中的勞動出產（景氣研究所估計，一九二八年等於一〇〇）

年份	工業生產	產業工人階級所作勞動時數	每勞動時之生產
一九二五	八二·九	九〇一九二	九〇一九二
一九二六	七六·三	七〇一七九	九七一九八
一九二七	九六·三	九七	九九
一九二八	一〇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二九	一〇〇·一	九四	一〇六一一〇七
一九三〇	八七·〇	七六	一一四一一一五
一九三一	七〇·一	五八一五九	一一九一一三一
一九三二	五八·〇	四六十四七	一二三一一二六
一九三三	六五·七	五一十五四	一二三一一三九

一九三四	八二·九	六五·七一	二〇·〇	二二七·一
一九三五	九五·八	七三·七七	二〇·〇	二二五·一

這些由德國景氣研究所計算的數字，表示十年來每小時勞動出產增加約百分之四〇，即與我國為美國所計算的每年出產額相彷彿（十六年中百分之三一）（平均每年提高約百分之四強）

下表乃英國工人每年出產的增進情形。

英國勞動出產表

年 份	工業生產 指 數	(千名) 生產中僱用之工人	指 數	指 數	每一工人每年出產 指 數
一九二四	一〇〇·〇	七、二七五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九二九	一一〇·六	七、二三四	九九·五	一一一·二	
一九三〇	九八·五	六、八三一	九三·一	一〇四·九	
一九三一	八四·三	六、三三八	八七·九	九六·八	
一九三二	八四·九	六、二二五	八五·五	九九·三	
一九三三	九〇·五	六、四四四	八八·六	一〇二·一	

第五章 資本主義下與在蘇聯之勞動出產

一九三四	一〇一・八	六、八一六	九三・七	一〇八・六
一九三五	一〇八・四	六、九八四	九六・〇	一一二・九
一九三六	一一八・一	七、八七六	一〇八・三	一〇九・〇

從上表可以看到，英國出產的增加，在過去十二年中，較美國為少；十二年中祇增加百分之九，即每年平均不到百分之一。

這反映出資本主義總恐慌對英國經濟之強烈影響，致使它表現某種停滯的狀態，每年的變動較少；一九二六年由於煤礦罷工，算是例外。

日本勞動出產的進展，特別值得玩味，它的速度，甚至較資本主義老國家還快。

日本工人每年出產（一九二九年等於一〇〇）

年 份	工業生產指數	僱用程度指數	勞動出產指數
一九二七	八二・九	一〇四・一	七九・六
一九二八	八九・七	九九・一	九〇・五
一九二九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九三〇	九四・八	九〇・〇	一〇五・三

一九三二	九一·六	八下·八	一一三·〇
一九三二	九七·八	八二·〇	一九一·三
一九三三	一一三·二	八九·九	一二五·九
一九三四	一二八·七	一〇〇·二	一二八·四
一九三五	一四一·八	一〇九·七	一二九·三
一九三六	一四九·八	一一五·五	一二九·七

過去九年中平均每年出產的增加率，約百分之五·五，即等於英國五倍，而且大於美國。

各國間的增加率，雖大有不同；這些數字的精確性，雖決不很高（這是科學研究的估計，而不是精確的統計材料）可是工人的勞動出產顯然逐步增加。這是勞動緊張度增加的結果；遠次於此者，亦為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而這，却不管資本主義恐慌如何，和經濟恐慌怎樣嚴重，實際上倒部份地是恐慌的一種結果。

在兩種制度的鬭爭中，勞動出產所取的形式，含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已經

### 鄭重指出過這點

「……勞動生產率對於新社會制度的成功是最重大最主要的因素。資本主義已製造一種農奴制度時代所未有的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完全被一種事實所消滅，而且必將被消滅，那就是社會主義已經創造一種新的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這是一件艱鉅的任務而且必須經過相當的時期，但是這一工作已經開始，那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蘇聯的勞動出產，在過去十年內，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於上述技術飛躍發展，已迅速地增進更大的重心，是放在生產率的提高上，而不是放在勞動緊張度的提高上。工人階級既為統治階級，則決無把自己提早喪失其工作能力之理，決無以過份增強勞動緊張度去縮短自己壽命之理，在資本主義下加速二制度之下，工人不得不被驅使這樣做。

下表為一九二〇年起蘇聯每一工人每年勞動出產的情形。

### 大工業中出產之發展

在業工人每年平均數總生產	每一工人每年生產	一九二一年
(千人)	(百萬盧布照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價)	(盧布)
一九一三	二、五九二	一〇、二五一
一九二一	二、二九八	三、九五五
一九二二	二、〇〇四	二、五七
一九二三	二、〇〇四	二、五七

一九三二	一、一九九	二、六一九	二、一八四	一四二
一九三三	一、四八〇	四、〇〇五	二、七〇六	一七五
一九三四	一、六九八	四、六六〇	二、七四四	一七八
一九三五	二、一一九	七、七三九	三、六五二	二三七
一九三六	二、四八一	一、〇八三	四、四六七	二八九
一九三七	二、六五一	一、二、六七九	四、七八三	三一〇
一九三八	二、九〇九	一、五、八一八	五、四四四	三五三
一九三九	三、二九二	一、九、九二三	六、〇八九	三九四
一九四〇	三、九二三	二、五、八三七	六、五八六	四二七
一九三一	四、九二七	三、二、二六三	六、五四八	四二四
一九三二	五、八四一	三、六、八七八	六、三一四	四〇九
一九三三	五、七一〇	三、九、一三四	六、九九四	四三三
一九三四	六、〇八一	四、八、二〇〇	七、九二六	五一三

上表昭示我們在內戰結束之後，大工業中的工人出產，跌至戰前時期的半數以下。原因是原料

缺乏，交通破壞，熟練工人短少，工人營養不足等等。但是在建設時期中，出產迅速地開始增加；到一九二六年，已經超出戰前的水準；一九三四年，則等於一九二一年的五倍，一九一三年的兩倍。若與美國工人每年出產增加百分之三（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六年間）相較，則我們看到蘇聯每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四年）。

由於投資增加，新式優良機器的運用，和斯丹哈諾夫運動之故，自一九三四年後，出產即大為提高。出產的新增率，較舊增率要高得多，而這些新增率，又時常被超出。

勞動生產率在最近幾年中的增高，可由下列數示見之（百分數）：

一九三四	一〇
一九三五	一五
一九三六	二一
一九三七	一九·五

在一九三六年的一年中——斯丹哈諾夫運動的第一年——大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百分之二一；重工業方面，即斯丹哈諾夫運動的發祥地，勞動生產率提高百分之二六。



出產的增加或以年論或以工業部門論都不是平穩的在建設時期中出產增加得很快嗣後幾年比較遲緩而最近幾年由於社會主義競賽和斯丹哈諾夫運動之故却又極速。各別工業部門內出的增加與機器的革新同時並進。此可於下表中見之：

蘇聯工業中勞動出產發展表（一九二八年等於一〇〇）

全部工業	一九三二	一九三五
其中	一九三二	一九三五
生產工具生產	一四八·五	二二六·一
消費資料生產	一三七·〇	一六五·八
礦業	一一七·一	一三六·八
煤油	一六七·五	一七七·八
鐵鑄	一四九·三	二五三·九
翻砂	一三三·七	二一九·二
非鐵金屬	一一七·九	一八六·四

工程工業	一五七·四	二六〇·九
化學品	一六七·二	三〇二·四
棉花	一二〇·二	一三七·〇
針織及襪業	一五〇·二	二〇五·一
煤礦	二一〇·四	二七七·三

如果我們把這張表和第二章中關於新機器的百分數比較，則其關係極為明顯。在紡織工業中，自建設開始以後（至一九三四年止）祇有百分之二二的機器是新裝置的，所以出產的增加，與一九二八年比較，祇高出百分之三七，即每年不出百分之五。反之，在新機器遠多於舊機器的生產機關中，總生產的增加，等於百分之一二六，即每年幾及百分之二〇。

出產的增加雖快，然而仍有若干場合，蘇聯工人的出產，在同樣機器下，遠落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出產之後。這有兩種原因：第一，由於蘇聯沒有「汗血」制度，所以勞動緊張度較低。就全部工人階級的出產說，這個缺點由下列事實獲得補償：在美國，四十歲的工人，算已太老，使用輸送帶系統的工廠，就不要僱用；而在蘇聯，工人保持其工作能力，至較高的年齡，而且甚至在受養老金以後——如

果他們願意，還可以擔任較輕使的工作而獲得全薪。

第二種重要原因是過渡的。蘇聯飛躍猛進的結果，工業中受僱工人的數量增加得很快。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三年中，不下三百五十萬工人用入大工業中。這些工人的最大多數是農民的子女，他們從前一向未曾在工廠裏做過工，其中不少生平第一次接觸機器。不用說，這種新勞動力——其他一切相等——將在長時期中較之熟練於特殊工業部門的工人們，要少生產出產。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農民勞動之適應工廠勞動的要求，常需幾代時間的長期過程。在蘇聯，這種適應過程，藉有系統地訓練工人之助而縮短，但決不能完全避免。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工人制度，可以加速這種調整工作，並提高其出產。

在這方面，斯丹哈諾夫運動就含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受金錢收買的資產階級報紙，特別是法西斯報紙，把斯丹哈諾夫運動，看作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加速」制度。這是有意的誹謗。斯丹哈諾夫運動，乃自動發生於工人中間，始終保持其自動性和不受限制性。沒有一個工廠廠長或工頭，可以強迫一個工人加入斯丹哈諾夫運動。工業領袖們所做的，是注意按件給資之不加限制，並且以供給必要的

生產工具和原料來支持斯丹哈諾夫工人。在資本主義下，按件工資率在收益超過資本家所任意訂定的最高額時，即行減低；但是斯丹哈諾夫工人的收益，決不加限制；其中許多工人，每月賺得數千盧布。

在斯丹哈諾夫運動中，新技術之動用自如，獲得最好的表現。史丹林描述斯丹哈諾夫工人如下：

「的確，請仔細觀察一下我們斯丹哈諾夫運動的同志們，他們是什麼式樣的人士呢？他們大半是青年或中年男女勞動者，有教育者有技術知識人士；他們在工作中，表現精密和準確；而且能夠在工作中重視時間，他們不僅知道計較分，而且計較秒。他們中間大多數已經通過所謂技術最低考試，現在正繼續他們的技術教育。他們完全沒有某些工程師、技士和專業執行者那種保守性和滯鈍性；他們勇敢地大踏步前進，粉碎舊標準的出產，創造更高的新標準；他們正在修正我們工業領袖們所計劃的各種能力和所起算的各種經濟計劃；他們時常補充並糾正工程師和技師所應做者，他們往往教導後者，推後者前進，因為他們已經完全熟諳他們職業上的技術，而能提高技術至能夠提高的最高限度。今日，斯丹哈諾夫運動者，為數還不多，但是誰可以懷疑明天不會有十倍多的數目呢？斯丹哈諾夫運動者，顯然是我們工業中的改革者；斯丹哈諾夫運動代表我們工業的前途；它含有將來提高工人階級文化和技術水準的種子；它打開我們的道路，我們祇有循着這條道路，纔能達到勞動生產率的更高指數，而這種更高指數，是社會主義轉變為共產主義，以及消滅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間區別所最切要的東西。」

斯丹哈諾夫運動者的大量出產，並不是勞動超常緊張度的結果，而是正確地運用最現代化的技術，和無情地肅清舊有阻礙出產的習慣的結果。所以，個別資本家，夢想採行斯丹哈諾夫方法，完全是在笨舉而已。

資產階級報紙，敘述斯丹哈諾夫運動，說這祇是共產黨工人的事，是大錯特錯。莫洛托夫在斯丹哈諾夫工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中，分析斯丹哈諾夫運動者中間最出色者的生活故事，曾總括其考察於下列數語：

「……他們都出身於工人家庭，或勞動農民的家庭。他們的特點，正和其他斯丹哈諾夫運動者的特點一般，是他們熱情於學習。其中祇有极少数已經加入共產黨或共產主義青年團，而其中大半……至今仍舊不是黨員。」

出類拔萃的斯丹哈諾夫運動者，其中大多數至今還是無黨工人或同情者。這當然不是說，黨並沒有為斯丹哈諾夫運動的可能性奠下基礎。祇有根據黨的勝利工作，祇有由於生活變成「更優裕和更快樂，」如史丹林在斯丹哈諾夫運動開始以前已說過那樣，那種運動，纔能迅速地發達和擴展。斯丹哈諾夫運動祇有在社會主義的土地上纔有可能，因為那裏的工人知道，沒有一個同階級的同志，會因他的超額出產而失業；他們知道由超額出產而致富的不是剝削者，而是他們自己，以及

整個社會主義；他們知道在這個國家中，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間的區別，已經開始消失；在這個國家中，勞動已不是一種壓制性的可咒詛的重担，而成爲光榮、名譽和英勇的事業；在這個國家中，工人知道自已急於以其超額的生產，來推進社會主義的建設。

斯丹哈諾夫運動，祇有在社會主義的土地上纔可能；它已經表現社會轉變的開始，即將現階段的社會主義，轉變爲高級的共產主義。在那裏，人人將各盡其能各取所需。

斯丹哈諾夫運動的發生和推廣，是實現「趕上和趕過資本主義最先進國家」的口號中一個重要的階段。蘇聯工人的平均出產，至今仍在資本主義技術最先進的國家中的工人平均出產之下。但是斯丹哈諾夫運動者的出產，斷然高出於用同等機器的美國工人的出產。並且因爲個別斯丹哈諾夫運動和斯丹哈諾夫運動者集團的社會原因，是經常地而且遞增地在培養着，所以出產將超出最先進國家工人的蘇聯工人階級中，其分子愈益增加。

## 第六章 資本主義下之長期大批失業

### 蘇聯一切勞動力全受僱用

「……資本主義的累積，不斷地產生，並且照其自身的力量和範圍直接比率，產生相對過多的勞動人口，即超過資本增殖平均所需的勞動人口，亦即人口過剩。」

在資本主義時代開始的時候，農民被奪去了土地，變成了無業游民，而受國家「血腥的立法」——馬克思說——所驅迫，進入資本主義的工廠內作工。倘若我們不講這些情形，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旦羽毛豐滿之後，就自動地促成一批產業後備軍。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即可變資本份額相對的減少，結果是總資本增加，而其可變部份也增加。因此，從業工人的數量，絕對增加，不過比例經常減少。所以勞動人口，除產生資本的累積之外，同時還產生一種使勞動人口本身變為相對過剩，

變為相對的過剩人口的工具，而其數量又遞增不息。」

所以馬克思在七十年前已經指出，根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必然的發生一種勞動人口的過剩，一種數量遞增的產業後備軍。這種勞動人口的過剩，是資本累積的必然產品；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

自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以來，在這七十年中所產生的超量勞動人口的趨勢，其速度雖不平均，却繼續不斷的進展。可是到總恐慌時期中，產業後備軍這種量的增加，却變為質的變化。

這種質的變化含有什麼意義呢？馬克思對產業後備軍的意義是，「超過資本增殖平均所需」的勞動人口。在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中，產業後備軍變為長期的大批失業軍，不但多於資本主義常態的增殖而且多於最大的增殖。換言之，戰前產業後備軍，到產業週期的繁榮階段時，幾乎是經常地全被吸入於生產之中，以致資、本家訴說勞動的缺乏。戰後的長期大批失業軍，的確也依產業週期階段的變動，而變其數量，但是現在甚至在繁榮時期中，也不再完全被吸入於生產過程中了。一部份勞動力量永久失了業。

質的變化又表現於戰前從業工人數量祇是對資本數量比例上成為較少而在絕對數量上却



是增大這個事實。在戰後時期中，資本主義發展最高的國家發生一種生產工人——即直接製造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工人——數量絕對減少之傾向。當工業國家中在業工人人數的增加，幾乎完全在於「不生產」的職業，如商業，銀行，家庭服務等。

資本主義在總恐慌時期中之背時的、腐化的、和寄生的性質，在失業性質之質的變化上，表現得特別尖銳。生產中最重要原素人類勞動力，祇運用了一部份，而資本所攫取的剩餘價值——假定其他方面相等——却和從業工人人數平行地增減。

生產中最重要原素，即人類勞動力之間散的决定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社會生產和私人佔有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在總恐慌時期中，顯得日趨尖銳。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祇有當他所生產的東西，能夠當作商品，依照生產價格（成本加平均利潤）出售時才能夠找到做工的機會。這絕非隨時可以辦到的事，因為在資本主義之下，資本擴充生產的企圖，和社會消費力狹隘的限制，其間存在着經常的矛盾。一百年來，這種矛盾，每當這種時候，商品不能出售，工人大批被拋到十字街頭，在時時反覆重現的生產過剩恐慌中爆發。

在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中，這種矛盾，顯出長期尖銳化的傾向。不僅在恐慌時期，而且在全面產

業週期中——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樣——存在着資本的過剩和勞動力的過剩，以及永遠不再被吸入於生產過程之中的，大批失業常備軍。資本之日益沒有能力保證工銀奴隸甚至在其奴隸裏的生存，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趨崩潰，並在迅速前進的社會主義作戰中必趨滅亡的最好證明，因為社會主義不僅保證作工的機會，而且保證自由和日進的幸福。

我們想在這裏提出一些關於總恐慌時期失業的詳盡材料，雖然這些材料容為讀者所週知。

### 三十二個資本主義國家失業表

該年平均

世界每年工業生產指數

(百萬人)

(一九二八年為一〇〇)

一九二九	五·九五	一〇五
一九三〇	一一·六八	九二
一九三一	一九·一八	七九
一九三二	二六·三七	六六
一九三三	二五·九五	七五

一九三四	二二·三四	八一
一九三五	二一·三九	九〇
一九三六	二〇·五〇	一〇〇
每年平均	一九·〇〇	

這些數字自然祇是極粗糙的概略，真正的失業人數，當較此為大。失業的農業工人，家庭手工業工人，家務操作工人，照例不計算在這些數字之內。各國所編失業人數極難比較。在有失業救濟的國家，如英國，正式登記失業的數字，較之總意要更接近於事實（雖然在英國有許多失業者因不合「失業測驗」而被擯登記。）但從此表仍可看出下列各點：

（一）在最近一次產業週期中，上述資本主義三十二個國家中的失業，平均至少有一千九百萬人。加上失業工人的依賴者，此數字中未列入的失業者合計，約有一萬萬人口。年年沒有生活資料。這比英法兩國人口總數還要多！

（二）現在沒有徵兆，表示失業將會再減到即使一九二九年的水準。一九三六年的工業生產，幾乎達到一九二九年同樣的高度，但是失業人數，却等於從前的三倍以上。現在正在迅速成熟的週

期性的經濟恐慌，將推進失業人數至新的高度。

大批失業的長期性，在英國顯得最為明顯。這不僅因為資本主義的總恐慌，在一度曾為「世界產業工場」的英國，發生特別大的影響，而且因為英國在一切國家之中，是失業統計比較最完備的國家。

英國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六年時期中，全部登記的失業工人，每年平均計達一百七十七萬人。

連同他們的依賴者，英國約有七八百萬人在整個戰後時期中依賴失業救濟生活！如果我們計算失業人數的百分率，則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全部勞動保險者中的百分之一四·六，是失業的。這就是說，在英國每七個工人中，有一個工人在過去十六年中繼續並完全失業。

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四年的未來週期中，大批長期的失業，將更衆多。這是這一問題的資產階級最高權威英國國立失業救濟局局長，畢佛立治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e）的意見。照他的計算（那是當作失業保險財務行政根據的）英國失業在未來八年內，平均將達百分之一六·七五。

這意思就是說，在整個戰後時期中，英國每七個工人中有一個失業，而在未來八年內，平均每六個工人中將有一個工人繼續失業。這一前瞻把資本主義之老朽與社會主義之無可爭辯的優越表現得最清楚。

在資本主義最富的國家即美國中，整個戰後時期的失業數字，也非常巨大，而且移民的流入還是遭禁的（在戰前每年平均計達七十五萬人）因為美國沒有這種佔全體工人中巨大數量的失業統計，我們就無從計算整個戰後時期中每年失業的平均數。所以，我們祇能限於對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的失業，作各種估計：

「找工者」（據勞工部統計）

六、三〇〇、〇〇〇

失業（據全國工業會議局所作大工業之計算）

八、九六八、〇〇〇

失業（據勞動研究協會計算）連同受雇於公共工程者

一四、七五〇、〇〇〇

從業於公共工程僱用者

一〇、九五六、〇〇〇

上列數字，發生極大差異。但是即使我們接受全國工業會議局大工業的計算，則結果是，美國五千三百萬工人中，約有九百萬，或六分之一以上失業。

在判斷這些數字時，必須記住：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美國，營業是很興旺。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二九年為一〇〇）高達百分之九五·八，所以較一九二九年的繁榮頂年，僅約低百分之四。可是，六分之一的工人，仍舊無工可做。

資本主義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在這個事實上被曝露得特別濃厚，因為美國雖有幾百萬失業工人，而資產階級却在一九三七年初，還是哭喪着臉訴說熟練工人的缺乏。在四百零四家機器工廠中，僱有二〇八、〇〇〇工人的二百十一家，宣稱「實在缺乏工人」；它們不能獲得它們所需要的七千一百五十八個熟練工人。上述材料關於這一現象敘述如下：

「熟練勞動稀少而大量工人依然失業的情形，有許多原因可以引用說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不景氣時期中，大多數公司停止訓練工人。因為據謹慎的估計，每年由於死亡或者弱而脫離勞動的熟練工人有百分之五，在不景氣時期中，損失的熟練工人後備，又確有百分之二五，而訓練出來的代替者很少。」

熟練工人中有許多工人，或者由於不滿意於悶啟的從業，自動放棄他們的職業，另找其他工作；或者由於不景氣時失去職位，放棄其職業，另找其他工作……世界經濟情形，連同移民限制，已經閉塞從前來自歐洲的熟練手藝人的流入。

在社會上發生嚴重影響的是，從前能幹的手藝工人，失去了技能，因為在不景氣及其時期中，他們長期沒有工做，而後來所推行的各項「提供工作」的救濟計劃，又破壞了從業於產業時所養成的效能和工作紀律。這些人們，大半年齡已高，自覺

難於或不能重在工業中佔一地位。失去熟練的技能，同時心力上不能適應新條件和新技術。且時常不願作必要的努力，結果造成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僱主願意僱用他們，而發覺他們沒有多少價值。」

這篇敘述，純粹從資本觀點來討論失業問題的，昭示我們，長年失業，對工人是怎樣的可怕。工人在失業期中，蹉跎了三十五歲至四十歲的年齡限制；而這一限度，是美國資本為招收工人所規定的，因為老年工人不能經受輸送帶制度的瘋狂速度；他們失去技能，因為需要迫逼他們開始作繁重而不熟練的工作。因此，從辯證法上講起來，繼續的長期失業，使那些合於資本主義剝削的工人，感到缺乏。

我們預備簡單地敘述德國失業的發展。在戰後最初數年中，失業比較少。戰爭停止後，全體復員的兵士，立即被強迫開始在戰前原作的工廠內做工，以打擊革命運動。在通貨膨脹的年代中，實價工資降到很低，工資支出，在生產費中佔了較小的部份；因此資本對於合理化及減少那饑餓的極度受剝削的工人，人數較平時更少注意。所以在馬克穩定之後，特別在經濟恐慌爆發之後，失業愈趨遞增。

### 有組織工人中失業百分額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

四·八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

一一·一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

二八·二

一九三二年後，沒有數字可查，因為法西斯主義者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搗毀了職工會。

大家知道，法西斯主義，說他們在所謂第一個四年計劃中，消滅了失業，完全是胡說，這可由法西

斯官方統計中的數字證明之。

一九二九年八月

一九三七年一月

百萬人

百萬人

在業人數（依健康保險統計）

一八·七七

一六·六〇

失業

一·二七

一·八五

合計

一一〇·〇四

一八·四五

我們看到，從業和失業人數合計，一九三七年一月較一九二九年八月，要少一百六十萬（雖然人口從一九二九年起，已增加約三百萬，因而找工者人數也增加了。）如果我們估計失業工人之未列入統計內者，約為二百萬，則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德國失業人數，不是一百八十五萬，而實為三百八



十五萬。法西斯主義者並沒有消滅失業，祇是盡量「掩飾」而已。失業者是在監獄裏和集中營內；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失業者；被奪去失業保險，因此在失業登記人數中絕了跡。逃到國外的人有幾萬。青年人被迫在勞役營中作強迫勞動，也被列入從業人數中。在軍隊中服軍役的至少得再加上一百萬。因此就產生一種法西斯主義已經能夠使失業回復至「常態」數字的虛偽的印象。

繼續長期失業，在德國也引起像美國一樣的許多工人技能的喪失。有時甚至法西斯報紙，也承認這點。例如「法蘭克福德報」(Frankfurter Zeitung) 載稱：

「新招收的熟練工人，常有請求充作不熟練工人之事……有些製造部門，如機器工業某些部門，在恐慌時期內技術改進過程中，工作的機器發生巨大的變化。重型的工人，習慣於舊式機器，將不能用新機器達到舊有的勞動生產率。這意思就是，要訓練一代完全合格的工人，需要付很大代價。最近工具製造的生產，要求工人超常的準確性之高，使舊工人再也不能熟習於必要的「易如反掌」的技巧。

蓋培爾(K. Goebel)在「社會實踐」(Sozialen Praxis)上研究目前法西斯德國不熟練工人問題時說：

「五花八門的社會出身和職業出身的人們，混雜於這一蓄水池中。首先是舊成員，合乎一般觀念的那種真正的不熟練工人。其次是熟練的手藝工人；尤其是烤麵包工人及屠夫，他們已經不能維持其職業，因為他們之希冀獨立，已受阻礙。目前屬

於這類的，還有「僞不熟練」工人，即因非出自願的長期歇工以致喪失職業的習慣，或已不適於新製造方法的熟練產業工人……情形之困難，到並不在於公衆對不熟練工人的態度。過份誇大商業原理，以及過份着重熟練各部門甚至不重要部門知識的要求，把許多人牢牢的關在經濟過程之外。而這些人，如果給予機會，則經過短時期的調整其自身後，是完全可以適用的。」

「過份誇大商業的原理，」即資本主之獵取利潤，使熟練工人技能退化，降低而為不熟練者，甚至因此遂不受僱用。這就是在法西斯德國之中被歌功崇德的所謂「人民社會」的面目。

其他國家中失業的程度似乎毋須再說了；我們處處遇到大體上相同的情形，其間區別，祇是在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中，「相對的潛藏的人口過剩，」——如馬克思所說，——至今更起重大的作用而已。因為這種「潛藏」的失業，到處沒有統計，所以在日本，意大利，或波蘭等國中，失業似乎是比較的少些。長期的大批失業，是現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普遍現象。

現在我們轉講第二種變化的變化，即直接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生產工人人數絕對減少的傾向，這在美國表示得最明顯。

### 美國工人數（千名）

一九一九

一九二九

一九三三

農業工人	二、三三六	二、七三三	
鐵路工人	一、九六〇	一、六九四	九九一
鑛工	八八八	七八八	
產業工人	九、〇四一	八、八二二	六、〇五六
合計	一四、二二五	一四、〇三七	

我們看到，僱用於工業，礦業，和鐵路運輸的工人人數，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九年，相當減少。這一九二九年，是戰後時期中生產最高的年代，其工業生產，較諸一九一九年，高出百分之四〇這一減少的傾向，於一九二九年後，仍繼續下去，而因經濟恐慌之故，特別加緊。

一九三三年後，再沒有人口材料可資利用。我們可以代之以官方「勞動評論月刊」(Monthly Labour Review)的大工業中從業工人數字(參照兩年之戶口統計)並輔以聯邦準備局之從業程度指數，和大工業生產指數。

我們知道，大製造工業中從業人數，再也達不到一九二〇年的水準；可是在這十八年中，工業生產量之低於一九二〇年者，僅為恐慌的五年，而其餘的年頭，大半是較一九二〇年高出得多。從業程

度和生產其變化的動向。清斷地表示從業生產工人人數絕對減少的情況。是在繼續進展。

製造工業中從業工人人數

失業

工業生產指數

(千名)

指數

(一九二三至二五等於一〇〇)

一九一九	八、九八四	一〇七	八四
一九二〇	九、〇六六	一〇八	八七
一九二一	六、九〇〇	八二	六七
一九二二	七、五九三	九〇	八六
一九二三	八、七二五	一〇四	一〇一
一九二四	八、〇八四	九〇	九四
一九二五	八、三二八	一〇〇	一〇五
一九二六	八、四八四	一〇一	一〇八
一九二七	八、二八八	九九	一〇六
一九二八	八、二八六	九九	一一二
一九二九	八、七八六	一〇五	一一九
一九三〇	七、六六八	九一	九五

一九三一	六、四八四	七七	八〇
一九三二	五、三七四	六六	六三
一九三三	五、七七八	七二	七五
一九三四	六、六〇六	八三	七八
一九三五	六、八九一	八六	九〇
一九三六	七、三〇四	九二	一〇五

德國的變化完全相同。(戰後最初幾年，因為通貨膨脹，必須除去不計。)

從下表中我們看到一九三四年七百萬工人，比十年前的一九二五年九百五十萬工人，多產生許多工業品，由此可知勞動出產，因合理化結果，有驚人的增加。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並不與出產的增加，同時並進，因此，也並不與從業生產工人人數的絕對減少傾向，並步齊趨。

### 德國工廠及作坊中從業工人及僱員人數表

五十工人以上工廠	工業生產量指數
(百萬人)	(一九二八年等於一〇〇)
一九二五	九〇・五
	八二・四

兩種制度

九二六	七·六	七八·七	一一四
九二七	八·九	一〇一·二	
九二八	九·一	一〇〇·〇	
九二九	八·八	一〇〇·九	
九三〇	七·五	八八·九	
九三二	五·二	五八·七	
一九三四	七·〇	八三·三	

英國的變化，情形也相同。到一九三六年止，從業於工業、礦業、建築和交通中的工人人數，從未再達這類材料初次收集的年代，一九二四年的高度。祇在一九三六年繁榮的年代，從業生產工人人數，纔初次高出百分之一·九，同時工業生產量約增加百分之一五·九。

英格蘭與惠爾士

全體工人 (百萬名)	從業於工業 (百萬名)	全體工人 百分數
一九〇一	一四·三	八·五
		五九·四

一九二一	一六·三	九·六	五八·九
一九二一	一七·一	八·二	四八·〇
一九三一	一八·九	八·六	四五·五

資本主義崩潰的第三種質的變化，是勞動力之自生產界轉入流通界和統治階級私家服範圍的傾向。這在英國表示得最為明白。大家都知道，農業中僱用的人數，數十年來繼續減少。在二十世紀中，工業中所僱的用人數，又迅速減少。

同一傾向，在過去十年來從業工人的人數上也可表現出來。

### 英國從業生產工人與非生產工人人數變遷表

	工礦建築交通		商行銀行旅館等	
	(千名)	百分數	(千名)	百分數
一九二四	七、九三九	七七·二	二、三四四	二二·八
一九二五	—	—	—	—
一九二六	七、八六二	七四·八	二、六五一	二五·二
一九二七	七、八五八	七四·四	二、七〇四	二五·六

第六章 資本主義下之長期大批失業蘇聯一切勞動力全受僱用

一一五

兩種制度

一九二八	七、七九三	七三・七	二、七八一	二六・三
一九二九	七、九二六	七二・四	二、八七五	二六・六
一九三〇	七、五〇七	七一・九	二、九三三	二八・一
一九三一	七、〇二四	六九・九	三、〇二一	二〇・一
一九三二	六、八九〇	六九・一	三、〇七七	三〇・九
一九三三	七、一一一	六九・二	三、一六五	三〇・八
一九三四	七、五一四	六九・九	三、二四三	三〇・一
一九三五	七、七〇三	七〇・〇	三、二九八	三〇・〇
一九三六	八、一六七	七〇・五	三、四一四	二九・五

同樣情形可見之於德國。

德國勞動人口（百分率）

工農業	一九〇七	一九二五	一九三三
商業交通	七三・七	七二・六	六九・三
家庭服務	二六・三	二七・四	三〇・七



總結一下。長期大批失業；從業者中間，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不充分的市場擴展之故，直接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工人人數之絕對減少的傾向；由於長期失業，由於老年工人不能經受輸送帶殺人般速度而提早被逐出生產過程，工人之成爲不熟練——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中，勞動市場的最重要特點。

這種發展，完全與馬克思在七十年前所提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律相符合：

「隨着總資本的增大，其可變部分，或附着於總資本中的勞動力，也增大，但其增大的比例，是不斷遞減的……因此，勞動力隨着它所生產的資本的蓄積，一方面造出使自己變爲相對多餘的手段，一方面變爲相對過剩的人口；而其程度又永遠在增加，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特有的人口法則。」

馬克思祇講到勞動人口之相對過剩，由於總資本的增大，附着於總資本內的勞動也增加。在總恐慌時期，這已經發生變化；工人的絕對過剩，是愈趨明顯地代替了相當過剩。馬克思也用假定的方法預料到這一可能。

「生產力的發展，會減少工人的絕對數量……會引起革命，因爲這將使大多數人口，束置高閣。」

在總恐慌時期中，資本主義顯然日近於這種情形；資產階級之不能運用其所產生的生產力，已

日趨顯著；大批失業，成爲長期現象；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對立，愈益尖銳。所以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是社會革命的時期，正如社會主義在六分之一的地球上的勝利，所清晰地證明一樣。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初十年中，蘇聯仍有資本主義遺物的失業，特別是在農業中所存在的隱潛形式。隨着社會主義的建設，和工業高速度的發展，勞動力的需求，迅速地增加，國內就反而發生工人短少的現象。下表表示蘇聯工人和僱員人數突然增加的過程。

蘇聯工人與僱員人數增加表

工人與僱員人數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六年

(百萬人)

之增加

	一九一三	一九一六	百萬人	百分數
總額	一一·四	二五·八	一四·四	二三〇
大工業中	二·八	七·七	四·九	二八〇
鐵路上	〇·七	一·八	一·一	二六〇

## 蘇聯失業工人之消滅

每年平均

一九二八

一九三一

一九三六

工人與僱員（百萬人）

一一·六

一九

二五·八

四月一日勞動介紹所登記失業人數（千人）一、五七六

失業消滅

到一九三〇年底，失業已經消滅；登記簿上尚有失業工人二十四萬不過因為他們正在從一處遷至另一處的轉移過程中。

我們看到，工人人數的突增，是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即完成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時候。從那時起，蘇聯工業領袖的最重要任務之一，是產生必要的勞動力，因為失業工人已經沒有了。

史丹林在其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著名的「對工人領袖演說」中，關於創造社會主義勞動力變遷情形，曾作如下的敘述：

「從前照例是工人自己到工廠找尋工作。因此有一種自動的流入。這種流入，起因於失業的存在，農村各階級的分化，貧困的存在，和饑餓的恐怖，凡此種種驅使人民從農村跑入都市。諸位當記得農民從農村逃入城市的公式。迫使農民從農村逃入城市的是什麼呢？饑餓的恐怖失業，農村為他的後世，祇要他能夠找到某種工作，準備逃到魔鬼方面去也都願意的事實。」

「這種狀況，是過去不久的情形。」

「我們能不能說現在還有同樣情形呢？恰巧相反，現在情形已經根本變了。因為情形已經變更，所以我們再也沒有勞動力的自動流入了。那麼真正變動的是什麼呢？第一，我們消除了失業，換言之，我們消滅了「勞動市」——上舉是輕重的工作。第二，我們徹底剷除了農村中各階級的分化，換言之，我們去除了驅逐農民從農村跑入城市的大家貧困的境遇。而最後，我們已經給農村成千成萬的曳引機和農業機，我們已經粉碎富農，我們已經創立集體農場，已經給農民能像人類一般生活與工作的機會。農村再不能稱為農民的後母。就因為這一理由，農民開始定居於農村，再沒有農民從農村逃入城市，再沒有勞動力的自動的流入。」

「所以諸位看，我們現在有一全新的環境和全新的條件，保證我們企業所需的勞動力。」

從這點，史丹林切實地斷定他們必須為工業進行勞動力的組織的徵募，不要等待無政府狀態的流入，像在已往時代的一樣。並謂，「我們必須立即以最廣可能限度，使較重的勞動過程機械化（伐木，建築，煤礦，裝卸，運輸，鋼鐵生產等。）」

甚至在資本主義國家恐慌最嚴重的時候，當失業人數迅速增加；每一空職，有幾百失業者在工廠門前列隊找求；熟練的店員被迫去做粗笨的挖泥工作；許多國家禁運節省勞動的機器以挖泥，建築，清道，刈穫等工作，以便更多工人得到工作的而在蘇聯，史丹林提出勞動力的有組織的徵募，和需要多量勞動力的重難勞動過程之機器化，作為克服勞動缺乏的最重要任務。

工業化的急速推進，不僅要求更多的工人，而且特別要求更有訓練，更熟練的工人，技士和工程師。

這不僅工業爲然，自一九三〇年起，農業亦莫不然，在這方面，曳引機和摩托車駕駛員，技師，農藝家，獸醫等的需求，因爲小農經營轉入機械化的大規模農業而亦增加。所以，蘇聯得從事完全重行訓練大多數工人。這種重行訓練，不僅在普通學校，專門學校和大學中推行，並且在常川提高工人熟練技巧經常地的無數訓練班中推行。在蘇聯，鮮有工人不在工作中提高其資格的。

到一九三六年底，大工業中三分之二的工人，正在參加或已畢業於技術訓練班。大工業中技術工程師人數，自一九二五年的六二，〇〇〇人，增至一九三七年的五七八，〇〇〇人。

同時工人，技士，工程師間的區別，逐漸消失：青年畢業於中學校後，往往在工廠中做幾年工人，然後進大學，得到工程師文憑，再回到工廠做體力勞動，他們就從工人，變爲發明家和廠主。蘇聯知識分子的中心人物，不再是舊資產階級的專家，屬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種類，時常同情於被毀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而是從工人階級或農民階級出身的既適宜於用體力工作又適宜於用腦工作的新式工人，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血肉。資產階級有意獎勵以圖分化勞動人民的體力工人與智力工

人間舊有身份區別，在蘇聯已經沒有了。

失業的危機，在蘇聯根本已被克服。蘇聯年青一輩工人，甚至不會想起怎樣會有長期失業那樣事情的可能。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永遠不會造成如資本主義那樣「人口過剩」的情形。勞動生產率愈高，則一方面每天勞動鐘點愈可減少，全國生活程度愈可提高。最後，生產力的發展，將達到一個使共產主義可以轉入第二階段，人人可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的階段。

## 第七章 資本主義下市場問題之緊張

### 與蘇聯內市場問題之消滅

「市場的擴展，趕不上生產的擴展。衝突成爲不可避免，而且因爲在衝突沒有衝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之前，是不論有什麼解決的，所以這種衝突，就定期的發生。」

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定期地遇到市場的限制，爲時已有一百多年了。資本之競作無限制的生  
產擴展，與資本主義市場狹隘的限制，其間的矛盾，曾定期地爆發爲不斷重複的恐慌；在這種恐慌中，  
一切商品一下子都銷售不出，這也有了一百多年了。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蜕化爲帝國主義之後，特別  
在資本主義總恐慌的時期中，市場問題，即商品的銷售問題，更趨尖銳。

「總體的工業可能與市場的相對安定，這其間的矛盾底奧，在於市場問題現在已成爲資本主義的主要問題這個事實。  
一般的市場銷路的尖銳問題，尤其是國外市場的尖銳問題，以及特殊的資本輸出市場的尖銳問題，就形成資本主義的目標。

狀態。工廠和工場都不能全部閉。之所以成爲普遍現象的事實，主要的就是由於市場問題。關稅壁壘的提高，祇是火上添油而已。一有市場和勢力範圍的限度，對資本主義是太狹窄了。和平解決市場的企圖，既無結果，亦不能有結果。諸位知道，一九二六年銀行家關於自由貿易的著名宣言，結果完全失敗。一九二七年國際聯盟經濟會議，企圖負責統一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利益結果也歸失敗。解決市場問題的和平之路，不是資本主義所能走得通。資本主義祇有一條出路，即藉武力，藉軍事接觸，藉新帝國主義戰爭以重行瓜分殖民地。和勢力範圍。」

我們所研究的一切問題，如累積的困難，固定資本長期的閒置，生產速率的漸落，長期大批失業等，都和市場問題發生密切關係。從某一立場上言，這些問題，都是市場問題。倘若資本主義市場的消納力，是和生產的擴張並步齊進，則這種種決沒有一個會成問題，而且不會有週期重現的工業恐慌發生。

所以，無怪乎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爲市場問題煩惱了一百年。他們時常提出下列的問題：生產怎會普遍的過剩，一切貨物怎會普遍的不能出售？每種商品的出產，同時就產生等於商品價值的購買力：生產出來的貨物價格，和社會購買力是相等的，所以一切貨物不能銷售，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然而因爲生產過剩的總恐慌，是週期的發生，則恐慌就被解釋爲由於各生產部門間的不比稱，借款資本的短少，以及利潤率的下降等等之故了。



討論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週期運動，和產業恐慌必然定期的重現，是出乎本書範圍以外的事。我們在這裏，祇擬揭示「社會消費力」所發生的決定作用。因為消費力相對遞進的減縮，就是市場缺乏的主因，其在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中，這種減縮，則傾向於變為長期性質。

馬克思認為社會消費力，是指充作購買乙類貨物，即購買消費品的那部份產品價值。我們且假定一個純資本主義社會，則社會消費力，就是等於工資量的 $V$ ，加上 $S$ 減 $a$ ，即在減去用作累積部份之後所留給資產階級及其附庸的個人消費量。社會消費力與社會購買力相比，亦即與生產品全值（ $C + V + S$ ）相比，有下跌趨勢；換言之，可變資本 $V$ ，即工人階級所賺的工資量，在漸減少，因為勞動生產率，與生產品價值相較，經已增加；而被佔取的剩餘價值量 $S$ ，却相應地增大。然而因為一部份額外的 $S$ ，總是累積起來，所以社會消費力，若與購買力比較，仍有跌落的傾向。

因為資本家互相購買甲類貨物，即生產工具，以擴充生產機關，所以資本的累積，有時使資本主義市場擴大。但因一切生產工具，歸根究底祇能供作消費資料的生產，所以它的銷售取決於消費資料的銷場。因此，資本主義社會消費力相對的減低，又對生產工具的銷售，加上限制；這就是杜根·巴倫諾夫斯基理論不健全的所在，因為照他的理論，在資本主義下，生產工具銷售的擴展，是沒有限制。

的。社會消費力的有限性，民衆處於無產境遇，是一切生產過剩的真正恐慌的原因。

在總恐慌時期中，為什麼市場問題，成爲特別嚴重呢？

爲答覆這一問題，我們必須研究兩類因素：即在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中抵消市場狹隘性的因素，以及在總恐慌時期中促使市場問題格外嚴重的因素。

(甲) 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充是藉吞吸獨立生產者而成的「純粹」的資本主義，即僅含有兩個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社會，從來沒有存在過；但在發掘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內在律之中，這個假定是免不了的。世界各國的大多數人民，是「獨立生產者」——農民和手藝工人。吸引這些獨立生產者，進入資本主義市場，不斷將之變爲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員，是足以使資本主義市場獲得奇特的擴張，並且抵消那種由於資本主義內在發展所造成的市場相對縮小的傾向，終且緩和市場問題。

馬克思和列寧都特別提出這一因素的意義。

「其實，變小農爲工資勞動者的過程，變他們的生存資料和勞動工具爲資本的物質原素的過程，同時就是替資本創造了國內市場。從前，農家所生產的生存資料和原料，大部份供他們自己的消費。這些生存資料和原料，現在却變成商品；大農出

售這些商品，他在製造業方面求市場。棉紗、粗羊毛料，原是由每一農戶所能取得的原料所製成者，且紡織成爲各自消用的物品，現在却變成製造品，於是農村區域立即成爲市場。徬徨的手藝工人，直到最近還曾在無數爲自己工作着的小生產者中間找得許多散處各方的顧客；可是這些顧客，現在已經集中於工業資本所提供的大市場上了。因此，隨着自給自足的農民遭受剝削，以及與其生產工具相分離，乃有鄉村家庭工業的被破壞，以及製造業和農業相分離的過程。而且，~~有~~有鄉村家庭工業的破壞，纔能給一國的國內市場，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求的推廣和加深。

在「俄羅斯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中，列寧繼續展開這一命題：

「形成國內市場的基本過程（即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社會分工。這意思就是說，改製原料的各種形式（和這一過程中的各種工作）逐一從農業中分化出來，成爲工業中的獨立部門，而將其生產品（現在變爲商品）去交換農產品。因此，農業本身也變爲一種工業（即商品的生產），而同一專門化的過程，也在農業中發生。」

商品生產的擴張，與之相俱的就是農民階級的分化與分裂，即一方面形成農業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形成農業無產階級；由此——不顧大部份農民人口的貧窮化——資本主義市場繼續展開。

「因此，農民之變爲農村無產階級，就產生了以消費品爲主的市場；而它之變爲農村資產階級，則產生了以生產工具爲主的市場。換言之，在「農民階級」的最下層集團中，我們看到勞動力變爲商品，在其最上層集團中，我們看到生產工具變爲資本。」

這種列寧所謂農民之「脫離農業」過程，從「純」資本主義觀點考察之，產生了一種資本主義市場的補充擴展。（好像手工產品之受工廠生產的廉價貨物所排擠一樣。）

這種變農民為資本主義社會成員的過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諸階段中，對於緩和市場（以及恐慌）問題，無疑的發生最重要的作用。

（乙）殖民地的征服。從經濟上說，由於攫取殖民地所得的市場擴展的影響，是在乎瓦解自給經濟（最多部份是農民經濟）變殖民地農民為資本主義出產品的購買者，和廉價原料的供給者；但是就戰勝的資本主義國家立場上說，藉此開闢的乃是「國外」而不是「國內」市場。

（丙）建築鐵路數。十年來，全世界鐵路網的建築，很影響於市場的擴展。為瞭解鐵路建築所起的作用，我們必考下列各點：

建築鐵路是擴張甲類商品的市場，但是鐵路和甲類中他種商品不同，它祇充作商品的轉運，而並不生產商品，換言之，並不增加生產商品的數量，一若狹義的生產工具所能增加的那樣。它不提  
高生產，却擴張資本主義市場，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工業品，可以推銷至從前因運輸不便或運費過高而不能到達的地帶。建築碼頭，濬通河道，諸如此類的工作，也發生和鐵路相同的結果。

(丁)資本輸出。在十九世紀下半期中，特別是在一九一三年前的帝國主義時代中，資本輸出在資本主義市場擴展中發生重大的作用。資本輸出，是指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額外的商品輸出，而此種輸出，若無資本的輸出，是不會發生的。這意思就是說，商品——尤其是甲類商品——出售，輸至外國，同時不以其他商品（或貨幣）形式，收回其價值。這意思就是說，資本主義市場的消納力，暫時一人為地加以擴張，而緩和市場消納力遞降的傾向。

在資本主義總恐慌之前，這些因素，促進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延長週期的期間，使之較易克服工業恐慌，並減輕造成工人人口過剩傾向。

在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中，這些因素，在擴展市場的效率上，或完全停止發生，或大為減少。

(甲)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英美德——中農民之變為資本主義成員的過程，實際上等於停止。美國農主，是小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者。他為市場而生產一二種商品，同時購入資本主義的各種生產品，以滿足其日常的需求。土地恐慌，促使農民階級的崩潰，但是正如列寧所說，一度作為商品的農民勞動力，現在已不成為商品，因為資本已無所用於增添的新勞動力；破產的農民數，已超過長期失業軍的數量。

(乙)殖民地征服到了終極。最後一個獨立的土人國家阿比西尼亞，已被意大利所兼併。世界完全分割盡淨。祇有一次劇烈的再分割，仍是可能。但是對資本主義全體言，再分割不會發生擴展市場的結果，這祇能變更各別帝國主義剝奪者，在殖民地掠獲物中的分贓份額。

(丙)偉大鐵路建築時代已成過去。在戰前的十年中，即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中，全世界築成了二十四萬公里的新鐵路；而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十年中，則僅僅築成五萬八千公里的新鐵路。在一九二九年的恐慌時期中，許多國家，甚至減少鐵路網線。(公路的建築並不是一種充分的代替品。)祇在蘇聯內，鐵路是大規模地建築着，而在某些發達較低的國家(中國)中，還有相當數量鐵路的建設。

(丁)資本主義總恐慌中資本輸出大為減少。(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除外，當時曾有巨額「失常」的資本輸出，自美國和西歐諸國輸入德國。)特別從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時起，資本輸出，降至最低程度。當時如有資本輸出，則大半是由於軍事觀點來決定。

我們現在可以轉而論述，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中，積極限制市場可能的諸種因素。

一 第一是獨佔日益形成。獨佔的形成，自然限制資本主義市場的消納力，甚至在總恐慌時期

中，也是如此；但是資本的集合和獨佔的形成，在戰後時期中，曾經繼續前進一大步。

獨佔以許多不同方法，限制社會的消費力。

(甲) 獨佔在勞資雙方作決定工作條件的鬥爭中，增強資本家的地位便利他們減削工資至優於勞力價值，並減低工資總數的V。

(乙) 獨佔減少社會消費力的方法，是保持市價高於生產價格；而在另一方面，則向非獨佔的商品生產者，如農民，手藝工人，和小資本家購買物品時，強制壓低價格至生產價格以下，時常且低於生產成本。這在資本主義之下，足以加速那種常在進行的資本的集合過程。

這裏自然可以提出反對，認為所攫取的剩餘價值量S，不論在資本家間怎樣分配，其對社會消費力的全體，是無足輕重的。這種觀點，實在經不起駁斥。巨額剩餘價值，由獨佔者集中，落入金融寡頭掌握中，造成了社會消費力的減低，因為金融寡頭，雖然生活得窮奢極侈，但其私人消費，僅能用去他們所獲得的鉅額利潤的一小部份而已。

(丙) 至此我們遇到獨佔資本主義的特種矛盾獨佔者雖有巨量的剩餘價值累積為貨幣的形式，然而欲從已累積的貨幣形式的資本，再找尋獲取剩餘價值的機會，却很困難。他們可以投放新



資本於他們所獨佔的生產部門中但是為數很少因為這樣足以形成市場供給上「有害的」增大因此危及高昂的獨佔價格或者會增加閒置的固定資本的額量投資，遇到了統治的獨佔者的抵抗違反了那給成金融資本的獨佔銀行和工業資本的利益。所以，獨佔資本所累積的貨幣資本，是千萬難，幾能找到生產上的運用就此發生放款資本的過剩，大量的匯兌投機，金融資本之侵入農業等等，歸根結底，終至促成資本的繼續集合，而又使社會消費力減縮。

二 戰後時期的土地恐慌。我們準備另闢一章，討論這一問題。土地恐慌所引起的農民大批破產，是資本主義市場受限制的重要因素。

三 另一種新現象，就是大戰終止後相當尖銳形式的長期通貨恐慌。這種恐慌，嚴重的影響收益的分配，破壞「剪票」食利階層的消費力，並且搗亂國際信用系統等等。我們將在另一章論及這一問題。

這樣，由於資本主義運動的內在定律由於在資本主義早期中市場發生擴充作用的諸因素之消失或減弱由於限制市場的，或加強原有限制因素的新因素之故；於是就發生一種情形，使市場問題正如斯丹林所說，成為資本主義的基本問題。或者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的早期中，市場問題祇尖



銳到恐慌的階段，而在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中，它成爲長期尖銳的傾向。在戰後的十九年中，商品銷售是進行得相當順利的也許祇有三年，而全部其餘的年代，特別是恐慌和不景氣的長期年代中，商品的銷售，經常地遇到資本主義市場狹隘的限制。

蘇聯沒有市場問題！消費資料在直接消費者間的分配，很像資本主義下所進行的一樣。商品在商店出售，對顧客不分彼此，一律公開；顧客選貨，購買，付價，一如資本主義的商店。甚至還存在相當限度的廣告；報紙上登載廣告，吸引顧客，使之注意新到的貨物。各店在殷勤招徠顧客上，在送貨到顧客住宅上，在增多貨物種類上等等，甚至還有相當的競爭。

下列數字表示第二次五年計劃諸年中，零售商業營業額的增進：

### 零售商業營業額表

資本主義

蘇聯

十萬盧布

一九三二年

四七·八

一九三三年

六一·三

第七章

資本主義下市場問題之緊張與蘇聯內市場問題之消滅

一九三四年

七五·九

一九三五年

九五·九

一九三六年

一二三·五

但是蘇聯的市場，根本和資本主義市場異趨，因為社會的構造，種類不同。在蘇聯，生產工具除個人農民和手藝工人的極稀少的例外外，實際上完全是社會主義的財產，即或為直接國有和市有。或為集體農場和合作社的集體財產。所以各個企業，並不是像資本主義那樣的獨立企業，其命運由無組織市場的未知力量來決定，而是銜接於一個有秩序有計劃的整體中。在蘇聯，貨物的售價，不是由根據價值律的競爭來決定，而是由計劃經濟構造內的情形來決定。

因為生產工具是社會主義財產，所以，不是市場，即利潤的前途，來決定何種商品的生產，以及生產何種品質。這是在起草經濟計劃時決定的，即最初在五年計劃中畫定一個粗糙的概略，然後在每年計劃內，對每一各別工廠，作更具體的規定。

累積也不像資本主義下那樣，由根據於市場無政府狀態的考慮來決定。經濟計劃既決定社會主義累積的數量，也決定應建新企業の種類、範圍和地點。因為累積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私人資本

的，所以社會消費力，失去那種在資本主義下終久成爲限制的束縛。社會主義累積愈前進，則勞動出產愈高，新生產的商品數量愈多，人民的需求愈滿足得美滿。

這給我們看，截然不同的地方，即在資本主義下，依上述所示，生產受社會消費力所限制，因此市場幾乎長期的不足，因此發生資本主義市場永遠相對狹隘的問題。在蘇聯則相反，迅速提高的消費，祇受生產可能性所限制；所以它的擴展沒有任何社會限制或階級性的限制。生產愈多，則消費愈多。蘇聯決不會存在任何的生產過剩，因爲工資和薪金以及商品價格的數額，是由國家計劃並決定的。依照生產的擴張和勞動出產的增加，價格降低了，而工資反而提高，所以生產過剩是不可能的。

在今日，蘇聯政府絕對有辦法造成消費資料永久的「剩餘」。爲要達到這一目的，祇須相當提高商品的價格，或降低工資和薪金，則一部份消費資料，立刻就會銷售不出，而剩餘的外在徵象和有形徵象就會出現，正如資本主義下以及帝俄時代所常見的一般——而不顧勞動人民的赤貧。蘇聯政府不走這條路，而走有系統地減低價格的路：如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輕工業的一切貨物的零售價，一律再減低百分之十至一五。

以縮小勞動人民消費，去實行造成消費資料的過剩，是違反蘇聯政府盡速增進人民幸福的方針。

針。

兩種制度

一三六

總而言之生產品自一企業轉移給另一企業，以及終久移交給消費者，雖在蘇聯是採取「市場上買賣的外表形式，但是這一市場，在經濟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和資本主義市場不同。

# 第八章 資本主義下之土地恐慌

## 與蘇聯內之農業發展

自從第一次大戰後，就有一種不斷的土地恐慌，其尖銳程度，時有不同。在工業週期的趨上階段（例如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五年後）恐慌比較不尖銳，祇在恐慌爆發後，遭遇到一種新的尖銳的形式。

下列物價指數，可以說明土地恐慌尖銳程度的差別。

### 農產品批發價格指數表

年份	美國（一九〇九年七月至一九一四年七月爲一〇〇）	德國（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	法國（一九一四年爲一〇〇）	波蘭（一九二八年爲一〇〇）
一九一九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兩種制度

一九二〇	二二一	一三三	一三八
一九二一	二二五	一三三	四五〇
一九二二	二二二	一三三	三四七
一九二五	二五六	一三三・〇	三一八
一九二八	一四九	一三四・三	四七九
一九二九	一四六	一三〇・二	五八七
一九三一	六五	九一・三	五八四
一九三二	七〇	八六・八	四六五
一九三四	九〇	九五・九	四一五
一九三五	一〇八	一〇二・二	三九〇
一九三六	二一四	一〇四・九	三四四
			四二七
			三八・七
			三五・八
			三七・〇
			四二・六
			四八・九
			八九・五
			一〇〇・〇

美國的價格，最爲特別；它表示（一）美元雖經貶值，政府雖耗巨款以維持價格，可是一九三六年的價格還是較一九一九年低百分之五；（二）價格大波動和工業週期相並存。在德國（一般的視農產品的進口而定）國際土地恐慌之影響其國內價格，可以由國家措施減輕之。

農業恐慌和工業恐慌尖銳化的關係，是極容易明白的。工業恐慌直接減少各種技術原料的需求。都市人民消費力之嚴受限制——工人和職員大批失業，手藝工人和小商人境遇大見惡化——使食料需求，特別是優質食料的需求，如牛油、牛奶、肉類、脂肪等的需求，大為減少。

但是，工業恐慌和農業恐慌發展間這種密切關係，並不就是說，農業恐慌祇是工業恐慌的產品，一若某些特別企圖自以為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家有時所主張一般。這也並不是說，長期的土地恐慌是絕對不存在的。這種觀念完全錯誤。土地恐慌和工業恐慌，在資本主義歷史中，並不同時發生。十九世紀的土地大恐慌，拖延達兩個工業週期之久；可是許多次的工業恐慌，却僅僅使農業地位略為惡化，並不造成恐慌。倘若有人否定戰後土地恐慌的長期性，則他就是假定反馬克思主義的命題，認為在資本主義總恐慌中，農業是處於一種例外的地位，並不受恐慌所打擊。

其實，戰後時期的長期土地恐慌，是資本主義總恐慌的構成部份。這就是它與十九世紀土地大恐慌不同的地方。十九世紀的土地大恐慌，祇是尚在上進的資本主義制度內的局部恐慌，祇是歐洲和美國東部栽培小麥的恐慌。現在的土地恐慌，却遍及各國，並且多少包括農業各部門。它的基本原因，是和資本主義總恐慌的原因相同。生產擴展之競逐，和資本主義市場的狹隘限制間的長期矛盾，

迫使資本不能在工業中作任何生產性的投資於是就轉而投之於農業；而社會的消費力，以其更受限制，因而減少其對農產品的需求。

長期農業恐慌之為資本主義總恐慌的局部現象，已由世界大戰所展開。戰爭期中歐洲諸國消費的增加和本國生產的減縮，使海外位於易於輸運的諸國，如美國和坎拿大中，大規模地擴張其耕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農業，緩緩地從創傷中恢復過來，收穫也逐漸增豐。其原因一部份由於國家所取的生產政策與津貼政策（意大利，德國，以及嗣後法國與英國）之故。因此，與戰前收穫相較，國際農業生產略有增加。

國際聯盟對世界農產和食料的生產指數，有如下表：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為一〇〇）

	農產品	食料
一九二五	九七	九六
一九二九	一〇〇	一〇三



一九三〇	一〇三	一〇五
一九三一	一〇三	一〇三
一九三二	一〇三	一〇三
一九三三	一〇三	一〇五
一九三四	一〇一	一〇五
一九三五	一〇三	一〇四
一九三六	一〇四	一〇六

我們可以看到，甚至在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之後，土地恐慌並不立即引起農業生產上任何的減低。祇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農業生產略有減退；其中原因，一部份由於有組織的生產限制（國際蔗糖與樹膠協定；美國減削棉麥種植的津貼等）

生產提高銷路減少的結果，使不能銷售的農產品堆積如山。

世界食料與原料存貨指數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為一〇〇）

總數	麥	棉	樹膠	咖啡	茶	絲	糖
一九二〇	一一七	七八	一四四	—	一一〇	一三三	—

兩種制度

一四二

一九三三	九〇	九五	八八	一	八四	九〇	八二	八九
一九二五	一〇八	九六	一一五	七三一	一一一	一二六	一一六	一二四
一九二七	一四九	一一九	一七五	一五一	一五六	九五	一三五	一六六
一九二九	一八〇	二〇二	一四九	一六六	二五六	一二九	一四九	二一三
一九三〇	二二八	二〇九	一八六	二三六	四二二	一三九	二四三	二六一
一九三一	二六五	二二六	二二二	二九八	四五二	一三二	二八四	一一二
一九三二	二七三	二一八	二三七	三三一	四六七	一二九	二七六	三一六
一九三三	二六二	二一九	二三四	三三八	三五二	一五四	二七六	三三三
一九三四	二五三	二一〇	二〇七	三五九	三九〇	一四四	二九四	二九九
一九三五	二一九	一七五	一五七	三六一	三五九	一四三	三三一	二七二
一九三六	一九八	一三五	一六九	二八三	三九六	一二八	二〇二	二三〇

(華盛頓商務部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三七年四月現代商業檢討附冊)

大家都知道，事實推進到這樣程度，甚至（在各政府支持之下）人們將巨量食料如麥、蛋、豬、牛、咖啡、橘等，予以毀滅；而這正是成千百萬失業者 and 農民，遍地鬧着飢荒的時候。

農業生產者——和工業生產者不同——之所以不願價格低廉（那等於損失）不立即限制生產，其原因如下。

在農業中，因使用的技術有不同，農場的規模有大小，土地的品質有優劣，所以生產成本就大有出入。根據資本主義基礎經營的現代農場，生產成本低廉到甚至足以在慘落的恐慌價格下仍能獲利。在許多事例中，大地主的政治影響，使他們能夠補整其損失而有餘（如德國的東境補助費）。

就農民生產者而言，他們不得不依照舊有的規模繼續生產，直至農業退化到不得不使生產開始縮為止。農業的特點，是在乎固定成本，並不依生產的大小而變更，而這種成本又較工業要佔更大的百分率。以現金形式所付的地租，和押款的利息，建築物和機器的還本付息，芻秣、牲口的消耗，捐稅，長工的工資，——所有這些費用，其總額至少高達個別生產成本的百分之七〇。如果耕地面積減少，這種費用是幾乎不變的。因此，農事作業的縮小或停歇，難免將遭受遠較工業為大的損失。而且農民若不放棄其農場和家庭，則很難為他自己及其家屬，在其鄉土以外，找得工做。所以，甚至在他祇能擠取微薄酬報以償其勞動時，他也得繼續生產。

在這種情形之下，長期的農業恐慌，終久造成農業生產力的縮小，造成農業的退化。農業退化的

過程，包含兩種情形，在社會方面和經濟方面各不相同。

第一種是將資本主義農業加緊或多或少地自動鬆弛（使生產方法適應於改變了的價格關係，例如，汽油昂貴，燕麥廉價而難售時，則以馬犁代替曳引機）因農產價低落不值得用人工肥料時就不施用；因工資猛減時就回復手工勞動以代替複雜的機器。

第二種是農民家屬雖然忍受極度的貧窮但因農民出售農產所得的價款不足以維持單純再生產（死亡的牲口不能替換，損壞的農具不能添置等等）以致目前經濟不得不發生總惡化；取消農業中的分工；限制為市場而生產，恢復為農民家用而生產的傾向。

因此，土地恐慌，造成資本主義世界中勞動農民階級的貧窮化，及其大批的破產。關於農民階級的處境，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論述。

以農民及其牲口的勞作為基調的帝俄時代的農業，受戰爭的破壞較其他歐洲交戰國為甚。土地革命，及分配地主的土地和牲畜，若不損失生產力，就不能實現。許多農場被焚毀，寶貴的牲畜被殺死，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是革命中難免的虛耗。在干涉和內戰期內，繼續進行破壞的過程，白俄將軍

——但尼金，科爾恰克，佛郎蓋爾等——把國家造成荒漠，驅盡農民的牲畜，放火焚燒所有的村落。蘇維埃政府，為保障革命，也不得不要求提取農民階級的剩餘，而不能立即給予酬報。但是紅軍保衛農民的自由和新贏得的土地，驅逐潰敗的地主和資本家的日軍，這就是廣大農民羣衆之所以對紅軍保持友善，視作同盟，而敵視反革命軍隊的緣故。

然而在反革命軍隊被擊敗之後，軍政時期的共產制度也不能實行有效。從經濟上說，因為農民再也不能在市場上自由出售其超出自己需要以上的剩餘，所以表示一種限制其生產於自己需求的傾向。在政治上說，因為與中農的階級同盟，似乎受到軍政時期的共產制度所威脅。

我們知道，工人和農民間的同盟，是朝不保暮的，溫和些說——暫時請勿用「溫和」一詞——並率直地說，愈趨愈危。無論如何，我們不要掩飾事實，而必須率直地說，農民並不滿意於已與他們建立的關係形式，他們不喜歡這種關係的形式，而且再也不願繼續忍受了。這是無可爭辯的。他們已經明確地表示這種意志；這是廣大勞苦人民羣衆的意志。我們必須顧到這點；我們是思想水準高得足以率直地說話的政治家；讓我們重新考慮我們對農民的政策吧。存在到如今的情況，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了。

新經濟政策施行後（正像列寧所說，這是一「嚴重地而且經過長時期」纔施行的，）農業的衰退幾乎以中止；於是開始迅速的建設，以達到戰前的水準。再加發展，却比較緩慢；因為革命雖然把從

前由地主、教堂和皇族所佔有的一萬五千萬公頃的土地，交給農民，並且解除他們的一切債務。可是新土地機構並不適合於促進迅速的進步，以超出戰前的水準。這些土地分成二千四百萬農民所經營的農場。一大部份這種農場，並沒有充分的生產工具足以耕種土地。生產工具的確也於分配地主的土地時予以分配。然而這是很明顯的一批適合於並足夠耕作一千公頃大農場的機器和牲口，分配給一百戶農民，却不足夠而且不適合於耕種一百所十公頃的農場。共同使用現有生產工具的政策，遇到富農的抵抗；他們以一切可能方法，阻撓蘇聯限制富農剝削貧農的可能的政策。

於是，富農與蘇聯之間開始作長期鬥爭，在這次鬥爭中，蘇維埃政府端賴鄉村貧農（不佔有生產工具的農民）和中農來作戰。

鬥爭以各種方法進行：有時富農組織反革命叛亂，組織對城市市場供給的怠工，有時假做效忠於蘇維埃政府。

富農的力量，是在乎他們握有農民耕作所必需的生產之具；藉此之助，他們可以用各種方法來剝削貧農，並用強迫手段將貧農置於其勢力之下，因為貧農完全沒有或幾乎完全沒有生產工具，來耕作他們在革命中所獲得的土地。新經濟政策，使他們能夠根據自由貿易居於小資本家的地位。

如列甯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所預料：

這影響將是什麼？

影響將是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依賴某種程度的自由貿易，（這將是地方性的）而復活。這是毫無疑義的。閉着眼睛裝做不見這一點，那是太可笑了。

然而大家知道，蘇維埃經濟的社會主義部份，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中，已大踏步前進。這在迅速前進的社會主義大工業，和分裂為二千五百萬小農場而且進步迂緩的個別耕作的農業之間，引起了日益增劇的矛盾。

我們社會主義的集中的大工業，是根據馬克思主義擴大再生產理論向前發展的，因為它的規模年年增加；它以神行般的飛步累積着而且進步着。但是我們的國民經濟並不祇限於大規模的工業。反之，小農場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仍佔重要的地位。我們能否就此主張，我們的小農場是循着擴大再生產的原則前進呢？我們不能這樣說。我們的小農業，大體上不僅不依擴大再生產原則年年的發展，而且甚至永遠不能實現單純再生產。小農場制度，不能增進再生產，而同時却代表我國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力量。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否可依這種小農場制度的農業基礎作爲支持而繼續增加發展的速度呢？決不能的。蘇維埃政府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是否能夠長時期中依靠兩種不同基礎作支持：一種是根據最大最集中的社會化工業，一種是根據最落後最分散的小市場出品的農民耕作呢？這是不可能的。

在另一方面，蘇維埃工業的迅速進步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以生產根本改組農業所必需的生產工具，以聯合二千五百萬個別農場於大集體農場，並且將這些生產工具予以利用。同時這對於徹底集體化方法最後擊碎端賴佔有生產工具的富農的權力。消滅富農這一最後資本家階級，提供了可能。

所以，在一九二九年，開始了一種運動：一大部份勞動農民把他們的農場聯合起來用集體方法來耕種。這一運動，獲得黨和政府用宣傳、鼓動，以及種種獎勵手段所支持：如減輕賦稅，保證信用，藉助於新提倡的曳引機站的曳引機及其他機器來耕種土地，強迫清理集體農場的士地（農民們不願意加入集體農場，而其土地則位於集體農場界限以內，就給以位於集體農場以外的新土地等。）

富農頑固地反抗集體化；他們正確地認識，這是他們階級的末運。他們殺死牲口，在中農中間鼓動殺牲，且有相當成就，特別因為前面所說想把那些供作農民食料的牲畜也集體化起來的種種不正確的企圖。富農企圖經由他們所混入的破壞分子，從內部破壞集體農場，毀滅牲畜，並以驚人消息拉開人民在集體農場中工作。富農在這一鬥爭中終久一蹶不振，消滅其為一個階級，而他們的生產工具，也歸併於集體農場。但是這第二次的土地革命，並不是沒有巨大虛耗而實現的。蘇聯的牲畜，曾



受滅。其數計有：

一九二八

一九三二

(百萬頭)

牛

七〇·五

四〇·七

豬

二六·〇

一一·六

羊

一四六·六

五二·一

幼畜的減少，在一九三二年特別嚴重。在國營牧場中，一歲的小牛，在第一年中，減少百分之三四，在集體農場中，減少百分之二九·七。小豬在國營農場中，於二個月內，減少百分之五〇·六，在集體農場中減少百分之三〇·二。

但是在毀滅階級敵人之後，集體大農場之優勝於個別小農場，就很快的衝破這種險象，並且在蘇維埃農業中突飛猛進，而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各國農業却正在日益確定地趨於退化。

下列數字昭示這種進步：

### 農業生產表

兩種制度

一五〇

一九一三 一九三五 一九三七

(依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價格)

農業生產

十億盧布

八・〇 一一・九 一六・六

等於一九一三年之%

一〇〇・〇 一四八・〇 二〇七・〇

農業生產與牲畜

百萬盧布

一二・六 一五・八 二三・〇

等於一九一三年之%

一〇〇・〇 一二五・〇 一八三・〇

播種面積與產量表

播種面積

一九一三 一九二四 一九二八 一九三二 一九三五 一九三七

百萬公頃

一〇五・〇 九八・一 一一三・〇 一三四・三 一三二・八 一三五・二

等於一九一一年之%

一〇〇・〇 九三・四 一〇七・六 一二八・〇 一二六・五 一三〇・二

五穀產量

百萬公担

八〇一・〇 五一四・〇 七三三・二 六九八・七 九〇一・〇 一、一三〇・〇

等於一九一三年之等 一〇〇・〇 六四・二 九一・五 八七・二 一一一・五 一四一・〇

甜菜

百萬公担 一〇九・〇 三四・九 一〇一・四 六五・六 一六二・一 一六八・三

等於一九一三年之% 一〇〇・〇 三二・〇 九三・〇 六〇・二 一四八・七 一五四・〇

棉花

百萬公担 七・四 三・四 八・二 一二・七 一七・二 二三・九

等於一九一三年之% 一〇〇・〇 四五・九 一一〇・八 一七一・六 二三二・四 三三三・〇

麻

百萬公担 三・三 二・四 三・二 五・〇 五・五 五・三

等於一九一三年之% 一〇〇・〇 七二・七 九七・〇 一一五・一 一六六・七 一六一・〇

穀物收成實際上等於一九二四年的兩倍；甜菜和棉花收成幾乎等於五倍！這種收成比較從前高出多多。

土地的耕種，是向各方面作巨大的進展。合理的輪種制度，普遍地應用於集體農場。用曳引機深耕土地代替用木犁淺耙土地。從前生長多年的莠草，藉選種而予以有系統的消滅。改良種子所播種

的土地面積，不斷增加，在一九三六年計達四千零三十萬公頃。人工肥料的應用，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間，增至一倍。蘇聯的有學識的農藝家，領導着成千萬普通農藝家和集體農民的工作，他們專心研究農藝，以提高其土地的出產，使之在量與質上，都到達較高的水準。

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已經清楚地表現蘇聯農業中變遷過程的成功。一九三六年是最不利的頂年：雨量稀少，若無集體化，該年將為歉收年。可是，以曳引機深耕，改良種子，以及有些地方的合力組織的耕地灌溉，使早年仍可有中等的收成。

一九三七年是有利的頂峯年：謹慎的耕種土地，使打破紀錄的收成，成為可能，這是全世界農藝（不是像中國的園藝那樣）上所罕見的。

史丹林所提出的提高收穫至八十億蒲特（一萬五千萬噸）的任務，將於較想像更短的時期中完成。麵包問題，蘇維埃權力所最關切的問題之一，現在終於成為過去了。

技術作物方面，收成較小麥有更高的紀錄（如每公頃甜菜達一千公担等）

牲畜方面，也有迅速的增加，因為幼畜的死亡，回復到常態數量。

牲畜表（七月一日）

馬

一九一六 一九三二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百萬匹 三五·八 一九·六 一五·九 一六·六

等於一九一六年之% 一〇〇·〇 五四·七 四四·四 四六·四

牛

百萬頭 六〇·六 四〇·七 四九·二 五六·七

等於一九一六年之% 一〇〇·〇 六七·二 八一·二 九三·六

豬

百萬隻 二〇·九 一一·六 二二·五 三〇·四

等於一九一三年之% 一〇〇·〇 五五·五 一〇七·七 一四五·五

羊

百萬隻 一二一·二 五二·一 六一·一 七三·七

等於一九一六年之% 一〇〇·〇 四三·〇 五〇·四 六〇·八

我們看到，在最後四年中，牛羊存數約增加百分之四〇，豬約增百分之一五〇以上。牲畜存數（

除豬外）雖仍少於一九一六年，但是最近幾年所達到的迅速的增加率，可以保證這一水準，將於可能的短期間，予以超越。馬則像在美國一樣，大半被曳引機所替代。

不僅牲畜數目以高速度增加，而且量與質上也予改良。蘇維埃政府自國外輸入了最優種的牲畜來加以改良；繁殖登記予以採用，全國劃分為各種飼畜區，防止瘟疫的血清予以施種，集體農民正在有系統地受飼畜和獸醫科學的訓練。

我們將祇限於舉一個例子，作為這些措施效果的說明。集體牧豬場在一九三二年每隻母豬獲得六、五隻乳豬；在一九三五年則為一四、二隻乳豬；在一九三二年，百分之五〇六乳豬於生後兩個月內死亡，而在一九三五年則僅死亡百分之一七、九；繳納於國家的生豬重量，在同一時期中，平均自六十五公斤增至八十六公斤。

蘇聯農業的全貌，在過去七年中，根本改變了。它變為全世界最現代的大規模農業。從前佈滿全國的成千成萬的小田地完全消滅；代之而起的是大塊耕地（面積自五〇至一百公頃。）土犁永別了，農民的瘦馬永遠屬於過去的陳蹟。五千所機器和曳引機站，配備有三萬架綜合機和三十萬架曳引機，擔負了最大部份的土地工作。在一九三六年，九千一百萬公頃，或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六三，是由

機器和曳引機站所耕種。祇適合於滿足農家需求的混合農場，已經消滅；在它們的位置上，建立起科學分類的集體大農場（分爲穀物，棉花，麻，畜牧，葡萄園等。）祇有蘇維埃纔能作出這樣根本的變革。

物質基礎變更，土地上勞動人民的意識形態也變更。舊式的俄羅斯農民，永遠訴說着災難苦命的，永遠吝嗇的，從清晨勞苦到夜晚的，怕於對其家鄉以外世界作任何接觸的，不能讀寫的，都成爲過去。新式的土地工作者出現：曳引機汽車，和綜合機的駕駛員，毫無戰兢縮瑟的工人，報紙的閱讀者，無線電迷，熱心研究着農藝一切新事物；總而言之，他們成爲一種從農民轉變爲社會主義社會工作者的過渡式人物。我們在農民狀況一章中，將再論述之。

## 第九章 資本主義下通貨之跌價

### 與蘇聯通貨之強化

資本主義制度的恐慌，又表現於資本主義之不能維持或重建保證資本主義生產經常進程所必需的穩固的金幣制。商品的價值，因此連同商品的價格，係由商品所含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但是價值不能直接由勞動時間加以度量。這一目的是由普遍等量即黃金來達到，而以黃金的重量作為度量。可是每次交易要用黃金來衡量，非常不便，於是金幣——含有一定重量的黃金，成色與份量各國不同——或紙幣（代表金幣，在戰前可以兌換黃金）乃充作流通工具。商品的價格，資本的估值，債務的數量，凡是資本主義下的一切交易，不是以黃金重量來表明，而是認為價值不變的通貨的單位量來表明。如金元、金鎊或馬克等。然而，倘若通貨的預定的穩定消失了，即倘若通貨的單位



不代表黃金的固定量，而代表其變動量，則一切交易關係，一切信用關係，全部流通界，因此連同生產界，都遭受擾亂，而投機就替代計算。這是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中的普遍現象。

如果我們考察戰前的通貨情形，我們可以分別出兩次跌價的巨浪。實際上所有歐洲各國的通貨，在戰爭終止時，其對黃金的比價，都跌了價，祇有美元維持其金平價。在戰後最初的幾年中，跌價繼續進行。但是到一九二〇年恐慌之後，開始分化為各國的集團。英日及中立國克服了跌價傾向，順利地重建其通貨的金平價。其他國家安定其通貨於新基礎上，即決定一種黃金重量，作為通貨單位，其分量遠少於戰前者。

下列數字說明通貨膨脹第一波動的過程。

### 最主要通貨滙兌率表

(第一次跌價期間之金元平價百分率)

英國	法國	意國	德國	日本
一九一九	九〇・九	七〇・九	五八・九	一〇二・七
一九二〇	七五・三	三六・五	二五・八	七・四
				一〇一・〇

一九二一	七九·一	三八·六	二二·二	五·一	九六·八
一九二二	九一·〇	四二·五	二四·六	一·〇	九五·九
一九二五	九九·〇	二四·七	二〇·六	九九·〇	八四·四
一九二六	九九·九	一六·八	二〇·二	九九·〇	九四·五

大不列顛，連同不列顛自治領與印度在內，以及斯坎迭納維亞諸國，荷蘭，瑞士，阿根廷，和日本，曾經重行建立舊平價；英國是在一九二五年建立，而日本祇在一九三〇年纔建立。法蘭西，比利時，意大利，德意志，奧地利，波蘭，匈牙利諸國接受其各自通貨的跌價，作為最終的平價，而企圖重新穩定其通貨於極少的金量上。

然而，這樣重建的通貨穩定，祇維持了幾年。一九二九恐慌的爆發，就開始了第二次跌價的潮流，把一切通貨，包括英鎊和美元在內，都捲入漩渦。這第二次跌價，到一九三六年纔終結，當時所謂黃金集團的通貨，都跌了值。

### 最主要通貨滙兌率表

（第二次跌價期間對一九二九年金平價之百分率）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日本
一九三一	一〇〇・〇	九二・一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九八・〇
一九三二	一〇〇・〇	七二・〇	一〇〇・三	九七・四	五六・四
一九三三	八〇・六	六八・一	一〇〇・〇	九九・〇	四〇・四
一九三四	五九・七	六一・八	一〇〇・〇	九七・〇	三五・六
一九三五	五九・四	五九・八	一〇〇・〇	九三・〇	三四・二
一九三六	五九・二	六〇・五	九二・四	八二・〇	三四・五
一九三七	五九・〇	六〇・〇	六七・〇	五九・〇	三三・八

在有些國家中通貨是「無政府地」跌價，因為有相當巨大的存金流出國外，結果金本位不得不放棄，跌價就此產生；在另一些國家中（美國和金集團諸國）跌價是「有組織的」：由政府決定一下子實行跌價，變更通貨的名義金量，同時穩定通貨於新的低水準上。下編項目，包含各國（取材於國際聯盟）在內，可以充作對上表的補充，上表則僅列入最主要各國的匯兌率。

通貨跌價開始時期：貶值時期

一九二九 巴西、智利、阿根廷、巴拉圭；

一九三〇 澳大利亞、新西蘭、委內瑞拉、玻利維亞；

一九三一 大不列顛、坎拿大、印度、埃及、冰島、巴勒斯坦、伊拉克、挪威、瑞典、丹麥、芬蘭、葡萄牙、奧地利；

一九三二 日本、墨西哥、智利、科倫比亞、秘魯、中美小國、暹羅、南斯拉夫、希臘；

一九三三 美國、古巴、菲律賓、洪都拉斯、南菲律賓、愛沙尼亞；

一九三四 捷克斯拉夫、意大利；

一九三五 羅馬尼亞、比利時、盧森堡；

一九三六 法蘭西、意大利、瑞士、荷蘭（貶值）、捷克（第二次貶價）、比利時（第二次貶值）；

有些國家沒有編入上表。這些國家，憑着強力的通貨管理，至少在形式上維持了原有的幣制；例如在德國，因為有許多種「特殊通貨」，其使用可能極其有限，所以通貨的紛亂甚至較他國更為嚴重。

另有一些國家，如比利時和捷克，在十年之內，通貨跌價了三次。

在一九三七年，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向上運動，通貨有相當的鞏固。但是這不會持續到多久，下次世界經濟週期恐慌的爆發，或新世界大戰的開始，會開始另一次的膨脹潮流。

通貨貶值的原因，是戰後價格的暴落，發生於兩次的巨浪之間，並且嚴厲地損害了資本再生產的過程。

……再生產的過程是根據於對價格的一定的前提因此價格的普遍低落阻遏並且擾亂再生產的過程。

價格低落的起點，發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所發生的價格革命中，當時價格推進到遠超於其價值。因為價值在供求相適的時候纔決定價格。

倘若供求平衡——馬克思說——則商品市價就符合於生產價格。換言之，商品的價格就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律所約束。

第一次大戰期中所發生什麼呢？

商品的需求經常超出於供給。由於勞力、原料和固定資本的缺乏，供給常落在需求之後。（這祇是戰爭浪費交戰國財富這個事實的另一種表現。）因此資本主義的常態機構，不發生作用。這一機構，在價格高出價值的時候，會經由生產的增加以提高供給，轉而調節價格以適於價值。價格超過價值而直上；價格革命就開始了。

價格革命在美國表現得最清楚。在美國戰爭時期中，雖仍維持金幣制，可是物價高漲至一九一三年的兩倍，到戰爭結束之後，仍舊繼續增加，因為歐洲各交戰國，因戰爭而貧窮化，其對美貨的需求，

特別是對食料和原料的需求遠超過於供給。

美國每年七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一九一五年等於一〇〇)

一九一六	一一八
一九一七	一四二
一九一八	一七四
一九一九	一九九
一九二〇	二〇〇
一九二〇(二月最高)	二二六

人為提高價格水準的同樣情形，亦可見之於戰後的歐洲各國，這不僅是交戰國如此，而且在採用金幣制的中立國也是如此。

一九一七年七月份批發物價表

(一九一三年等於一〇〇)

荷蘭

一九五

瑞士

二二二

瑞典

二五七

丹麥

二一一

價格水準這樣的倍增，不能由常態資本主義中所見的價格形成機械說明之。在戰爭時期中，商品價值確實略為提高，而勞動生產率却低落（機器的用損及不完備，勞動的不很熟練，原料品質的低劣，）但是這種低落祇能作為價格上升一小部份的理由。

我們很可以撇開大戰期內黃金價值跌了一半，以及價格上漲因此為黃金跌值的反映這種理論上的可能。在大戰時期中黃金的開採並無技術革命。如果黃金價值因技術改良而跌落，則產量必當增加，因為黃金生產將成為很有利的事業。事實上，黃金產量在大戰結束後價格高昂時期中跌得很厲害。

在供給超過需求的原因消失之後，商品價格的增加，不得不停止。一九二〇年，即世界大戰後第一次週期經濟恐慌之初，就是這樣。在恐慌中，價格暴落，例如美國在一九二五年中，就自二二六跌落至一四八。

這樣劇烈的價格波動，對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和階層間收益的分配，引起深刻的變化。在價格迅速高漲時，生產資本——依馬克思含義則為產業資本家——囊括超額利潤，因為資本主義的商品是依生產價格出售，而原料和副料在這些商品的生產時期中繼續漲了價，所以工業資本從價格增漲上囊括了超額利潤，遠過於其所佔有的剩餘價值之上。借貸資本的成份，食利階級的收入，循着價格高漲而趨下。剝削率提高，因為工資的增加總是不及價格高漲之甚。在價格跌落的年代，這種情形已經起了變化。債務的負擔，迅速地加重。依着價格的低落，食利階級的收入上升；工業資本不得不放棄很大部份所獲的剩餘價值，交給借貸資本。工人階級和資本間的鬭爭尖銳化，因為資本以減低工人階級工資的方法，企圖卸去價格跌落的担負。

情勢的發展，因各國集團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在美國、英國、和歐洲中立諸國中，其統治階級政權較堅固者，對價格水準跌落的調整，用「通貨緊縮」方法來實行，即藉減低食利階級的名義收入（掉換）和減低工資與薪金來維持通貨的安定，或恢復金本位制。然而在這些國家中，因受戰爭的損害較烈，因統治階級權力工具受戰敗所嚴厲震撼，因革命潮流在戰後初年代中漲得很高，因資產階級被迫以各種讓步去安撫革命醞釀，如取消帝制，實行普遍平等不記名投票制，八小時工作日，集合



結社自由，工人的廠務討論會等，又因藉應召加入政府的改良主義領袖的積極合作，所以資產階級不能採取這一步驟。凡此種種，造成了通貨跌價，這種跌價減低了實價工資購買力，甚至在政治上對工人階級所作的讓步，在經濟上毫無價值，反而把無產階級拋入貧窮的深淵，藉此減輕債務負擔，至通貨跌價的程度，褫奪小投資者的財產，壓低食利階級的收入，並且經由這條大兜轉的道路，重新再建樹起利潤。因此我們看到，通貨緊縮或膨脹政策，實是階級鬭爭的問題。

這樣獲得的通貨的相對穩定，祇得續至戰後第二次經濟恐慌的爆發，這一次恐慌，誠如前表所示，造成全世界一切通貨的跌價。這第二次跌價的原因，是由恐慌所造成的第二次物價的暴落。

戰後第一次恐慌，消去世界大戰所引起的價格革命之半。在戰後時期中，特別在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時期中，即在合理化時期中，勞動生產率雖銳進，可是價格水準仍舊遠較戰前時期更處於較高的水準。茲將通貨代表戰前原有黃金數量那些國家的數字列下：

批發物價指數表（一九一三年等於一〇〇）

德國	一四二	美國	一四八
英國 商務署	一五九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八

一四〇

一四〇

一三九

一九二九

一三七

一三七

一三七

這些數字給我們一幅完全「失常」的情景。在工業週期的上升半週中，即在復興和繁榮時期，價格水準表現下落的傾向，這是資本主義歷史上從未遇見過的价格現象。照常例，價格在恐慌中下跌，在不景氣中停滯，而在復興和繁榮中則有上漲傾向。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繁榮時期中價格降落的傾向，表示世界大戰所引起的價格水準人為提高，其消滅過程也在復興和繁榮時期中繼續進行，雖然進行得很緩慢。

戰後第一次恐慌，為什麼祇消滅這種人為價格水準提高的一半呢？為什麼價格水準對價值的調整實行得這樣慢呢？自一九一三年後，商品單位內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無疑的已大為減少，而時至一九二九年，批發物價為什麼還高出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三七呢？

要答覆這一問題，則必須認清，一度提高的物價水準，雖其提高乃係價格革命結果對價值的提高，如欲將之減低，總要遇到阻礙。固定資本的高價成分，是算入資本主義企業生產費之內的。地租和房租，鐵路運費和捐稅，一反達到高水準，便保持這種趨勢，因此使生產費提高而不降。在獨占資本主

義時期中，獨占、卡特爾和托拉斯的力量，特別阻滯高價的下降。第一次經濟恐慌並不延長得足以衝破這一阻礙，所以祇能消滅戰爭期內所提高的人為價格高水準之半。

祇到一九二九年秋季開始的戰後時期第二次恐慌，把這種高價水準突然打倒。

價格很快的跌落至戰前水準之下。資本主義的法則，價值和價格（表現於黃金者）的均等，經由極大的脫節而實現。

批發價格指數表（一九一三年等於一〇〇）

	德國	英國	美國	法（一九一三年等於五〇〇）
一九二九	一三七	一三七	一三七	六二七
一九三〇	一二五	一二〇	一二四	五五四
一九三一	一一一	一〇四	一〇五	五〇二
一九三二	九七	通貨跌價	九三	四二七
一九三三	九三	通貨跌價	通貨跌價	三九八
一九三四	統制通貨	統制通貨	統制通貨	三六六
一九三五	統制通貨	統制通貨	統制通貨	三三八

價格暴落之巨，使債務的負擔，甚至富裕如英美兩國，也覺得債務人不堪負擔！政府走到兩岔路口，不是通貨跌價便是因普遍破產而致信用制度崩潰。經過或久或暫時的抵抗之後，各國的通貨都被犧牲，庶幾挽救信用制度，並抵消價格的低落；不但如此，最便當的方法是減低工人的實際工資。

這是戰後時期中通貨恐慌的基本機構。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也應加以考慮；但是為提高出口而必需膨脹通貨的呼聲，首先充作了劫奪工人和人民儲蓄運動的掩護——這就是通膨脹的真諦。通貨跌價，並不形成出口持久的增加，下列數字就可表明：

出口價值表

(舊金元百萬元)

	一九二九	一九三五	一九三五等於一九二九之%
美國	五、五一七	一、三三一	二六
英國	三、五四九	一、二三九	三五
德國	三、二一二	一、〇二〇	三二
法國	一、九六五	六〇六	三一

我們看到出口的減退，其在通貨膨脹諸如英美，並不少於真正維持金幣制的法國，及形式上維持金幣制的德國。無論如何，其間差別，祇在於統計上的錯誤而已。

通貨跌價，更不能如一管理通貨之熱中者所主張，可以充作醫治恐慌的萬應藥方，或仙丹，每次通貨跌價，必然遇到辯證的輪迴，至此跌價，就反而損害統治階級，恢復穩定的通貨，成爲不可避免的必要。

關於這點可注意的是法西斯德國名義上在第二次跌價浪潮中維持着馬克的安定沙赫特出此之動機是，黃金既感缺乏，則在貨幣跌價中，馬克的安定祇能靠現行的對外貿易制度和通貨管理，纔能繼續維持下去。可是舉足輕重的是，德國資本並不需要兜着圈子去減低實價工資。法西斯獨裁可以直接處置之。「德意志人民報」對這一問題，貿然說：

「在德國，馬克今日的貶值，沒有經濟價值和工資工資（！）需要調整；因爲這在我們中間並不存在。凡是發生問題的地方，都可以由我們堅強的國家權力予以更好的調整。」

在資本主義之下，每一次通貨跌價首先作爲間接減低實際工資的手段。當我們閱讀那些論者的文章時，我們必須常常把這點記在心頭。其範圍遠及這種論調現在推廣到社會民主黨人隊伍之

中了。

世界大戰使帝俄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也發生通貨的跌價，雖然英法曾經以巨額借款加以保證。由於俄國和帝制時代惡劣農業經營之經濟上的孱弱，跌價且較其他國家為甚：一九一五年已達百分之二九。

在克倫斯基政權之下，通貨繼續跌價，約達百分之四〇。

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後，國債一概取消，因此解救了預算負擔。但是因為要付戰爭和內戰的軍費，不得不發行新國家紙幣——與舊銀行券同時並行。因此，跌價繼續下去：反革命份子收藏舊銀行券，因此必須增發新紙幣。一九二一年一月，紙幣名義發行額達有一、一六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樣，盧布經受日益嚴重的跌價：在一九二一年，金盧布一枚已值一一、三〇〇紙盧布。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新紙幣之繼續發行，甚至更為加速（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發行的紙幣總額達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通貨跌價的社會結果，在蘇聯完全和在資本主義不同，其不同相應於國家的階級性質。無產階

級專政的國家，藉工資相當的提高，和食品及其他必需品以固定價格予以分配，足以使工人的實際工資不因通貨膨脹而減低。（在這些內戰和經濟破壞的年代中，實際工資很低，但是並不由於通貨跌價之故。）因此，通貨膨脹的負擔，落在富農和資產階級身上，富農藉私行販賣糧食，收聚巨量貨幣，可是這些貨幣，由於通貨膨脹而迅速跌價，資產階級則為維持生活不得不出售其財富——一言蔽之，負擔完全落在非勞動階級身上。而在資本主義之下，通貨膨脹是充作加緊剝削工人和增富資本家的工具，而在蘇聯並沒有這種事情。

有幾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在軍事共產制度時候誤認為貨幣的作用最後已被消滅以為從軍事共產制度可以直接轉變為真正的共產主義。這是極大的錯誤。為了上述理由，軍事共產制度在一九二一年被新經濟政策所替代，經過新經濟政策，貨幣取得了新的意義。

新經濟政策，市場交易的重建，要求創造含有經常「購買力」的貨幣。我們在這裏沒有充分的篇幅描述蘇維埃政府金融政策的方法和階段。蘇維埃新盧布穩定的限度，達到了能夠提高生產和平衡國庫收支的程度。這是完全未受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時期中遍及其他各國的恐慌所影響的全世界唯一種通貨。

蘇聯貨幣，在外表上包含着資本主義經濟下貨幣所有的同等職能：它充作流通工具價格度量  
和支付工具。但貨幣在資本主義和在蘇聯的地位，其間大有區別，正和本書第七章所討論的「市場  
」的區別，發生密切關係。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條件是：資本能夠達成其商品形式之變為貨幣形式的  
轉變；換言之，產生的貨品能夠依生產價格交換成貨幣，亦即能夠出售。倘若這商品形式至貨幣形式  
的跳躍，進行不得其法，則恐慌即行爆發。倘若金單位的價值，受通貨膨脹或緊縮所變更，則流通範圍  
就入於紛亂，收益的分配就大受變動。

現在蘇維埃經濟的貨幣地位，不甚重要。生產、商品週轉、和物價，不受市場的無政府狀態所決定，  
而是由計劃所確立；貨幣祇發生輔助的作用！「盧布的統制」，可以提高個別國營企業和工廠的生  
產能力。必需品的出售，係為貨幣，使勞動人民能夠依其個人對消費品的欲望，消用其收益而已。同時，  
這予國家計劃機關一種直接的提示，指出勞動人民對消費欲望的變遷狀況，否則就祇能用最累贅  
的官僚主義的問題表和統計表等等的方法，發現這種變遷狀況。所以，貨幣的地位在今日蘇聯經濟  
之中與在資本主義之下，根本不同，雖然外表有些相像。在資本主義之下，貨幣是無政府狀態，無計劃  
性的一個因素；在社會主義之下，貨幣是計劃經濟的助力。決定蘇聯盧布購買力的，不是其黃金含量，



而是政府根據商品生產的發展制定計劃的價格政策。

蘇聯貨幣和資本主義各國的通貨，又有另一種區別，即絕對限於國內的需要。蘇聯的銀行券並不在國外流通。國外的交易，蘇聯用國際貨幣——黃金。

近年來，蘇聯黃金生產，由於使用最新式機器和開採新礦之故，突飛猛進，而僅次於南非聯邦。存金的迅速增加，使蘇聯能夠藉黃金的輸出，以清理收支平衡上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或有債務。從蘇聯的觀點看，黃金開採，是一種商品生產，能夠在世界市場上毫無困難地出售，所以，這是較任何其他商品都更適於出口。

盧布之金準備，對蘇聯經濟是毫無關係的。蘇聯盧布的購買力，係由生產所決定：勞動出產愈高，則價格愈能減低，盧布的「購買力」就愈大（例如，一九三七年六月初，輕工業中一切商品的零售價格，由政府減低百分之十至一五。）在資本主義下，近年來一切通貨都跌價，而蘇聯盧布的購買力却繼續提高。照資產階級金融科學的傳統標準——高度金準備，貿易和收支平衡的順超，無外債，無赤字國家預算等等，——蘇聯貨幣是世界上最好的通貨。但是它的日趨提高的購買力，却不與這些特點相關連，而是根據勞動出產提高而增進蘇聯勞動人民幸福的表現。

今日蘇聯的貨幣，正如我們所知雖仍佔一重要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祇是過渡的，自社會主義轉變至共產主義的過程中，貨幣毫無疑義地必將消滅。蘇聯幸福的增進，於不久將來，將躍入一種境地，那時好多種消費資料，其出售為貨幣，以及將售得貨幣記入賬簿之內，成為毫無利益可言，因為銷售和統制所需的勞動時間，較之把生產品免費送給人人，其過額消費或可能的浪費，將更為昂貴。藉此，銷售為貨幣之舉，將逐漸廢止，直至完全發達的共產主義之中，每個人將照他的需要而消費，而貨幣將完全絕跡。

## 第十章 資本主義經濟沒落之傾向；

### 社會主義經濟有系統之建設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各別民族經濟單位，日益互相排除，（有的連同其殖民地）其遞增的崩潰傾向，是和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中（第七章所論者）特別是在一九二九年恐慌時期中，市場的長期有限性，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市場的可能不充分，所以各國的資產階級企圖盡最大範圍的可能，獨占它們政治上所統治的國內市場，並以最大可能限度，封閉住一切外貨（除國內欠缺或不能人工生產的原料之外）。

這一傾向受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軍備的競爭所大為加強。每一國家都在其本國領土內，盡可能竭力生產戰爭所必需的——其種數日益增多——食料、原料、鋼鐵、軍器、彈藥等諸種貨物。

資產階級藉推進生產至最高點的方法，藉完全使用新方法，企圖保護其國內市場。「保護關稅」，在十九世紀時候，其使命是保障較落後國家的工業發展，暫時免除較先進諸國過份強有力的競爭；可是現在已經早成爲最強大獨占國的武器，用作強制提高國內市場的價格，而以傾銷價格拋售在國內多餘的貨物多於國際市場，但是因爲一切資本主義大工業國的獨占資本，都推行同一政策，於是保護關稅因互相傾銷而大爲減弱。爲此之故，現在又採用完全新的更強有力的保護方法：如依貨物種類和國別而不同的進口限額制度；兩國買賣數量在一年之中應該完全相等的「純平衡」制度；不由個別公司而經國家機關爲中介清算交易的國際貿易組織；達到最高階段的還有一種資本主義的對外貿易獨占制（德意）——進口必須取得特許，出口貨所售得的外匯必須交給國家等。

國際貿易大受這種政策所阻礙。成千成萬條法令，往往每週即加以修改，以限制貿易。種種變更，其來之速，使個別購買者，絕對不能追隨。

彼斯得·勞合說，人們所吃盡苦頭的，是不知所向的複雜和變化。你熟讀了一種措施，却於第二天就被取消；你明白了法團的營業條件，而茫然不知瑞士通行的是什麼。一旦各國踏上競作最有效的對外隔絕的道路，於是在與敵作貿易政策的競爭中每誕生一種新武器，必定造成一種反武器；而在國內，鼓勵一部門經濟，勢必挫折另一部門，作爲補償。

看到舊的久經試練的經濟體，受潮水般的法令和條例，受津貼條例，限額制度，關稅負擔和稅率變化，受津貼方法和清算條件等所沖沒，所困擾，所創傷和摧殘，真覺得傷心。蜂巢一分鐘也不離開購買者，它們繞着他營營嗡嗡，使他看不見，迷失方向，以致他眼前，事事灰暗，但是他永遠脫不了災難，不論他是出擊或是垂手失望。

作為說明國際貿易條例可以伸展至如何深度，我們引證下面一句話：

照匈牙利對外貿易津貼局所說，對土耳其，曲玻璃和殺虫粉！津貼利益，經已變動，關於此事，匈牙利對外貿易局工業科將續有通告。

迅速長成的國家官僚主義統制每一對外貿易行為因為大筆營業的圓滿做成端賴結好薪金微薄的小職員，於是貪污盛行。

通貨恐慌，又驅使農業國採取工業保護制度，因為它們由於缺乏外匯支付工具，由於國際信用制度的破壞，以及由於因支付工具缺乏而進口資本可能大受限制之故，若不完全跌價其通貨，就無力進口外貨。

這些情形的意識上反映，就是自足的宣傳，這種宣傳首先在法西斯國家，即德意兩國中推展，而與它們的戰爭準備發生密切關係。關於這方面，推進力老是祇用之於進口的限制，而從未拒絕運用

出口的任何可能除非貨物是為戰爭準備所必需者。這裏自然談不上真正的「自足」，即毫無進出口的「閉關」經濟。甚至像美國那樣巨大富庶之國，也必須輸入重要的商品，如橡皮、錫、麻、錳、鑛砂、木材、咖啡、茶等；像德意等國，更難望有實行自足的能力了。

國際市場沒落的傾向，表現於國際貿易的萎縮，存金分配的十分失常，以及國際勞動經濟分工的相當破壞。

在十九世紀之中，世界對外貿易，因資本主義的發達而迅速增進。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三年中，每年增加計有百分之三·三。鐵路網的建築，和輪運的發達，使對外貿易進展的速度，遠出工業生產增進速度之上。在戰後的年代中，對外貿易的發展速度，緩慢下來。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九年中，每年增加僅及百分之二·一。

經濟恐慌爆發之後，對外貿易銳減，並且開始趕不上工業生產。

資本主義世界

世界對外

工業生產量

貿易量

一九二九	一四七	一二九·九
一九三〇	一二七	一一九·七
一九三一	一一一	一一〇·八
一九三二	九二	九六·二
一九三三	一〇四	九八·四
一九三四	一一三	九八·五
一九三五	一二三	一〇一·三
一九三六	一三五	一〇六·〇

這些數字雖然並不準確，可是它們清楚的表明發展的趨勢：在一九二九年，國際貿易量已經遠落在工業生產之後；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恐慌最深年代中，國際貿易趕及了工業生產；在最後四年中，它又落在後面，而且很少超過一九一三年的水準。國際經濟關係減縮，國際經濟沒落，傾向日增，已表示得很清楚了。

這，一部份也可以說明目前產業恐慌運動中巨大的不平均性。有些國家在一九三七年初，處於繁榮的一面，其新週期恐慌，却可期之於屈指可計的時期內；而另一些國家仍在特種不景氣的一面，

其工業生產是在類恐慌的水準上。因為來自經濟情形較劣國家的商品，傾入經濟情形較好的國家，所以在較早的時期中，對外貿易會影響到週期的運行；可是到了現在，由於保護政策驅至最高限度之故，這事極少遇到了。

國際貿易上這樣退縮之為一種沒落的現象，固屬重要，但是誇大這一因素的比重，一若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作那樣，也是極錯誤的。他們認保護政策為資本主義困境的原因；以為挽救資本主義的手段，就在乎降低保護政策（沒有人再相信自由貿易的恢復。）降低保護政策，並不立即擴張資本主義社會的購買力，因此不能立即擴充資本主義整個消納能力，所以也不會根本變更基本問題，即市場的狹隘性。各國與各生產部門間，將有相當的轉變，凡是生產成本——由於自然的或歷史的原因（廉價原料，水料供給等，熟練勞動力之存在等）——最低的國家，將在國際市場上粉碎其競爭者。但是這種轉變，將受各種獨占的國際協定的嚴重打擊。由於軍事立場，及因金融資本權力地位有限之故，保護政策廢止說，的確可以維持下去，但是廢止以後並不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有些社會民主黨人，又希望由於廢止保護政策，能改善工人階級的處境。這是錯誤的。各種傾向，互相錯綜。廢止保護政策，會降低價格，因此暫時提高實際工資。而在另一方面，廢止保護政策，無疑的



增加長期大批的失業，沒有保護制度，每種商品將在成本最低的國家生產，即在生產每種商品單位所需勞動最少的國家生產；換言之，資本主義世界所產生的商品總量的生產，將需求較現在更少的工人數。

世界對外貿易量的減少，也可作國際經濟分工減縮傾向的解釋。這一傾向，表現於最不同的形式。在一方面，保有某種商品國內市場的國家，想在國內生產那種商品；在另一方面，出口貨的生產，在許多場合却被強制的減縮。國際紡織業的轉變，可以作為標準的例子：

紗錠數表（千枚）

舊工業諸國	一九二九年中	一九三六年初
美國	三四·八二九	二九·〇四〇
英國	五五·九一七	四二·三〇七
德國	一一·二五〇	一〇·一〇九
共計	一〇一·九九六	八一·四五七

自恐慌爆發以後，錠子數目減少約五分之一。錠子數量的減少，自然並不就是生產能力同等限

度的減縮，因為過時的用舊的機器，變為廢鐵，而且一部份由那些生產能力更大的新機器所替代。

棉紡業在南美諸國，實際上是一種新興工業，其興起在恐慌爆發之後；如在阿根廷，玻里維亞和祕魯。

我們看到老大工業諸國錠子數大為減少，如美國，英國和德國；而在世界上各農業國和殖民地國內，紡織工業却都發達起來。

若干農業國及殖民地國紗錠數量表（千枚）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六年初
墨西哥	七五一	八六二
中國	三·六〇二	四·九五二
印度	八·七〇四	九·六八六
西班牙	一·八七五	二·〇七〇
芬蘭	二六二	三一〇
匈牙利	一五三	三〇一

如果我們閱讀歐洲農業國，如芬蘭，丹麥，南斯拉夫，或南美諸國的經濟報告，則這些國家在戰後

時期中，特別是在一九二九年後的年代中，一部份藉外資之助建立許多輕工業的新工廠，實在可驚。忽略這種發展，將是一種錯誤。農業國和殖民地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相伴產生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這一階級足以領導殖民地被壓迫勞動人民的解放運動。然而過份估高這種發展，也是一種錯誤。這些國家的工業發展，實際上完全限於消費資料生產工具的生產，特別是機器和交通工具的生產，根本依舊為美國和西歐工業國所獨占。這原因是，這些國家的國內市場的消納力，甚至還不足以消納一家現代化學工廠或火車頭廠的生產；設立工廠所必需的巨量資源，在不發達的國家中，很難獲得；工程師和熟練工人都感缺乏。農業國和殖民地國對於生產工具以及軍事方面的供給，依然要靠賴工業國。

國際經濟分工消滅的傾向，也存在於農業中，這是由於軍事方面的急需。下列數字說明這一點：

耕地面積表（百萬公頃）

小麥	一九二五年 至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美國	二三·六	一七·〇	二〇·二
阿根廷	七·七	六·九	四·八

兩種制度

一八四

澳洲

五·二

五·一

四·八

歐洲（蘇聯除外）

三一·〇

三四·二

三四·五

玉蜀黍

美國

四〇·二

三五·五

三七·五

歐洲（蘇聯除外）

一一·六

一三·二

一三·五

出口諸國限制耕地面積和進口諸國擴展耕地面積的傾向，是極其明顯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棉花耕種大為擴展。在美國，次之在埃及，這些供給世界市場的舊植棉中心地中，耕種面積減縮，而新國家中的耕種，却迅速擴展。

種棉面積表（千公頃）

一九二五至

一九三五至

一九二九平均

一九三六平均

舊產棉國總面積

三三·八〇〇

三一·六〇〇

其中美國

一七·二四二

一一·〇六一

埃及

七四〇

七〇一

印度	一〇・五九	一〇・一三七
共計	二八・五八一	二一・八八九
新面積		

烏干大	二四九	五五三
蘇丹	一〇五	一五八
阿根廷	九五	三六八
巴西	五二〇	一・〇二八
保加利亞	四	三六
希臘	一六	四五

舊有三大棉花出口國的植棉面積，幾乎減少七百萬公頃，即減少百分之二十以上，而「新」國家的面積，增加數百萬公頃。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沒落的傾向，也表現於黃金的爭取；這與貨幣恐慌及金準備分配極端不平均發生密切的關係。

在大戰中，黃金生產銳減，至戰後時期中，依舊處于低水準下。原因在前章所述的價格革命，這種

價格革命，使新開採的黃金的交換價值，與一切其他商品相比，較為低落，所以開採含金不多的寶石成爲無利可獲。祇到一九二九年恐慌時第二次價格暴落之後，黃金生產纔有新的向上運動。

黃金生產表（純金噸數）

資本主義世界

蘇聯（外國估計數字）

（戰前最高）	一九二二	一九一八	一九二〇	（最低）	一九二二	一九二九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七〇一	五五二	五〇七	四八〇	五七三	七三六	七三五	八五〇	一〇〇	一〇〇
—	二一	二	—	三四	一三三	一六〇	—	—	—

一九二九年後，資本主義世界黃金生產激增：七年中幾乎增加百分之五〇。這是唯一一個在恐慌中繁榮的工業部門，因爲在資本主義下「普遍等量」的黃金，是不會發生市場問題的。

黃金生產的向上運動雖大，各別資本主義國家間為黃金的競爭仍屬尖銳，而最富的帝國主義國家，則囊括黃金的大部份，席捲他國的存金。下列數字說明這種情形：

### 有形存金表

(年終·十億馬克)

資本主義世界	一九二八	一九三〇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美國	四四·一	四六·六	五四·〇	—
英國	一六·二	一八·一	二五·一	二七·六
德國	三·六	三·四	四·一	六·二
法國	二·八	二·三	〇·一	〇·〇七
法國	五·三	八·八	一一·一	七·五

全部新開採出來的黃金，歷年來都流往美國，美國大致集中了全世界存金總額的半數，而五分之一則在法國掌握中。這裏不平均的狀態極大：小小的瑞士，其存金和日本或意大利一般多。在有些國家中，存金因國際通貨投機之故，突然發生變化。（例如，荷蘭存金以百萬馬克計算有如下列：一九

三〇年底七七四；一九三一年底一，五五二；一九三二年底一，七九八；一九三五年底一，〇八六）希特勒政權用了不少德國的存金，德國在一九三二年，原有黃金八七七百萬馬克，現在減到很小的數目了。

黃金的爭取，由於戰後許多國家採取以外匯代替黃金充作鈔票流通額準備的制度之破產，及「最優」通貨英鎊美元的跌價，而更加尖銳。黃金的儲藏，同時就等於為逼近世界大戰而作戰爭財寶的累積。

我們還要略論移民方面衰落的傾向。在戰前，勞動力，特別是從農業人口過剩諸國（如俄羅斯，意大利，巴爾幹諸國，中國，印度）中出來的勞動力，紛紛移至生產力未完全發動的國家中：主要的為南北美；中國人移至東三省和東印度，印度人移至非洲等。中國人和日本人是被禁止移入美國或澳洲的，其他地方們他們儘有移動的自由。

在總恐慌時期中，經濟的移民之至美國，實際上受到禁止。長期的大批失業，普及於各處，也很嚴厲地限制移民之進入其他國家（法國除外）。歐洲資產階級的重要保險庫，即不滿意的強有力的工農人民之有系統的移出，宣告停止。



在另一方面，政治的移民，却大規模的舉行。蘇聯內戰時代白俄大批的避難，法西斯主義勝利後的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等共產黨人的移出；猶太人大批移出至巴勒斯坦等等。

所以我們在差別很遠的各種方面，見到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沒落傾向的影響，以及各別資本主義國家之互相排除。

在蘇聯的廣大領土內，一種相反的過程在計劃經濟的構造內在推進着那裏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無政府狀態所決定的那種舊地方觀念，代之而興的是計劃性所決定的新地方觀念。每種生產品的生產，都轉移至最妥當的地方，在那裏生產可以藉最少的勞動消耗而實行。這就是提高全部人口的勞動出產，增加消費，儘可能縮短工作日。蘇聯人民定居的全貌，就此迅速地發生變化。新城鎮興起，並以「美國式」的速度加以開發。鐵路和運河系統建築之後，全國各部份更密切的連絡起來，互相間生產品的交換更其容易。

然而有計劃的開發，並不是生產之機械地集中。在許多地方，地區上發生有系統的擴展。在農業上特別如此。玉蜀黍的生產在許多區域內已經提得很高，使帝制時代的「進口區」現在能自己供

養自己。果樹栽培向北方的擴展，正在以有系統的方法進行着，其創辦者爲大科學家米初林氏，他曾經培育新菓種，可以抵禦冰霜。諸如此類的事例，不勝枚舉。

同時，有計劃的移植生產至最適宜的地區，並不是祇顧到純粹經濟方面而忽略資本主義的包圍。世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祖國抵禦法西斯戰爭煽動者的突然攻擊的防禦力，不能一秒鐘忽略。在選擇地區的時候，軍事戰術地位也必需與經濟利便性同時顧到（距離邊界之遠近，空襲的可能等。）推動必須更加努力，以達生產可能性的無所不包的發展，庶幾在戰時不依外來供給，像帝制時代所依靠那樣，而仍能在本國領土內盡量生產一切國防必要的資料。

蘇聯黃金生產的迅速發展，造成了可在戰時購買外貨的充分金準備。資本主義這樣的包圍，迫使蘇聯也採取限制政策，以求經濟的獨立，可是這種政策根本與資本主義國家因缺乏市場可能，而強欲推進到自足自給的政策不同。

# 第十一章 資本主義下之管理經濟與

## 社會主義下之計劃經濟

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中，一切矛盾的尖銳化，以及無產階級革命之威脅資產階級統治，使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生的影響，大為擴增。在初興的資本主義時代中，當時資產階級還能出而宣稱他們的階級利益，和全體社會發展的利益相符合，所以作為統治的國家權力，並不干與經濟事件。放任一切是資產階級的選舉口號。國家必須自限於保障私有財產。在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中，當時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社會繼續發展的利益，發生尖銳的矛盾，於是國家對經濟生活之管理干涉，逐漸推廣到無微不至。

一九一七年列寧鄭重提出這點說：

「帝國主義——即銀行資本的時代，巨大資本獨占的時代，獨占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獨占資本主義的時代——特別

見到「國家機構」空前的加強，及其官僚機關和軍事機關空前的發達，隨之俱來的是君主國家及最自由的民主國家中壓迫無產階級的手段加緊。」

同時，在統治階級內部，在各階層和各集團之間，關於這種干涉的份量和內容，總是發生不斷的鬭爭；因為國家每一干涉，就是改變收益的分配。在民主國家中，這些鬭爭比較公開，而在法西國家中，却關在門後進行。資產階級的統治愈受危險，則資產階級國家更堅決的更公開的出而干涉。當我們從具體方面和歷史方面考察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中國家干涉的發展時，這一點表現得很清楚。

國家之管理經濟，在大戰時期中，發展到最高程度，當時原料和製成品，運輸可能，糧食和勞動力，的分配都「有計劃地」由國家接收。國家管理的程度，在德國最高，所有糧食和消費品，都以最嚴厲的條例，平均分配於人民（地主和資產階級自然可以通過違禁品取得超出於國家限制的苛刻措施以上的一切必需品。）所以，有些社會叛逆們，像倫士之流，企圖欺瞞工人，妄稱德國戰爭經濟為「戰爭社會主義」。大戰中這種「計劃經濟」的目的，是在動員本國一切物資，以從事帝國主義戰爭（在有些情形之下，也違反個別資本家利潤的利益，）奴役工人，轉嫁戰爭的重負於勞動人民。『進天堂的是資本家，入地獄的是工人，』就是列寧描述戰爭經濟的名言。

大戰終止，及戰後革命危機第一時期終了之後，國家管理活動，繼續減少；但是它已經較戰前時期大為增強。

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之後，國家為資產階級利益而干涉經濟生活，又復出現。國家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決定因素。它的干涉深入于各方面：如通貨，信用與銀行，對外貿易，救濟，強迫托拉斯化等。在法西斯國家內，尤其是在德國，經濟的國家組織，已經幾乎和第一次大戰一樣深入。

國家管理資本主義經濟，有下列諸目的：

(甲) 以保護政策予本國資本家獨占國內市場。這點前章已經講過。

(乙) 藉通貨跌價以減輕債務的負擔；這點我們已在貨幣恐慌一章中講過。與此相關的，是保障通貨的全部複雜系統。

(丙) 藉國家資助以救濟那些受恐慌所危害的獨占資本主義企業。在各國中，特別是在美國，德國，意大利，國庫支出數十萬萬來救濟破產的企業（所用方法有信用，購買股票，直接贈送公款等等）。

由於聯合各企業成為強迫托拉斯——美國（用國家產業復興法的方法）德國，意大利和波

蘭——由於國家決定價格，獨占企業的獲利可能，重行建立起來。許多大銀行和產業，就經由這條路，完全或局部的進入國家的掌握。許多改良主義者再次宣稱，通過生產工具之成爲社會財產，一種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正在推進着。但是，當恐慌過去之後，大部份由國家所購買的企業，却在極有利的條件下，又給還舊日的主人。

(丁)暫時減輕勞動人民羣衆不滿意情緒的手段。屬於這類手段的有：失業救濟，國家設法創造工作，縮短工作日，減低農民債務利息，國家規定農產品最低價格等。這些措施，照例是與有利於獨占資本的措施，同時並行，並且一部份是供作向勞動人民掩去後一種措施的性質。這種措施曾實行於羅斯福「新政」的初期。

新政推行于一九三三年春，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秩序，顯然受銀行和信用制度的完全破產，一千五百萬失業者，農主叛亂，以及工人階級中革命醞釀所嚴重威脅。新政的目的，第一先是使農工放棄羣衆革命行動。補貼生產的限制，強爲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其目的即爲安撫農主。「新社會紀元」的盡言，和正式承認工會之爲訂立集體合同的代表人，以及以法令規定最低工資和每週最多工作時間等，其目的即爲安撫工人。但是在社會盡言掩蓋下，新政給大資產階級以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國庫

出資幾十萬，救濟破產的企業，藉此不僅掃除那些阻礙形成托拉斯的現存法律障礙，而且以法令奠定強迫的托拉斯化，和禁止建築新廠，以及國家規定最低價格等方法，以便積極有裨於獨占的形成。

這裏又表示馬克思下述命題的正確，即工人階級若不以階級壓力迫之實行，則社會立法仍不發生效力。美國工人階級的分裂，工會運動的稚弱，以及其中一部份領袖的腐化，阻礙了必需的壓力的實施。所以，美國大資產階級懂得怎樣憑藉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和資產階級司法之助，使工人階級的大部份權益，不發生效力。他們把最低工資變為最高工資。他們以加速工作速度來抵消工作日的縮短；他們從縮短的工作日的工人身上，擠出更多量的工作，而予以更少的工資。他們強迫工人加入公司御用的工會，與之締結集體合同，因此使工人的工會組織權，完全成爲笑柄。所以，工人階級的購買力，並不如新政所宣稱那樣的提高，却反見實際工資的減低。最後，當大資產階級已經相當克服恐慌鞏固了他們的地位時，於是就由他們的最高法院，把新政立法，宣布爲違憲。直到一九三六年，當產業工會，在約翰·路易士領導之下以十足速度担負起組織無組織工人的任務，並利用繁榮機會逼迫大獨佔企業——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第一次——締結集體合同時，工人階級纔在羅斯福政府對工會採取友善態度的支持下，得以獲取美國產業復興法提供給工人階級的若干社會利益。

(戊)戰爭準備國家干涉經濟的最重要主旨之一，特別在最近三四年來，是準備戰爭。在和平時期已經採取的戰爭經濟措施，種類太多，僅僅列舉一下，就會超出本書的篇幅。我們僅限於主要方面，以德國作為例子。

人民作戰準備勞動服務；軍事訓練；有組織的徵募大多數僑外德人加入情報服務；訓練全國人民防毒防空。

農業作戰準備強迫耕種條例；強迫以固定價格繳納生產品給國家機關；沒收運用不得其法的農場。

工業作戰準備藉國家資助建設軍需工廠；遷移工廠至本國某些地域；國家管理一切原料，優待條件分配給有軍事關係的工廠等。

運輸作戰準備軍路；優先購買汽車；建築戰略上重要的鐵路；積儲巨額車輛等等。  
管理對外貿易犧牲人民消費而優先進口軍事性原料等。

在德國，這些國家措施的總結果，就是使德國經濟，在現在時候，已經深入於「戰爭經濟」。意大利的情形，不相上下，而其他資產階級國家，大致也是如此。



近年來軍備費的突然增加，在時間上正和從不景氣之轉至復興及有些國家之轉入繁榮相吻合。所以，軍備對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週期運動，能夠影響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需要解答。

軍備愈大而資本主義經濟情形愈佳，像這樣籠統的命題，當然是不正確的。因為，分析到底，那就等於說，祇要政府在恐慌爆發之際擴張軍備，資本主義即可消滅恐慌；或說，保證不斷繁榮的手段，已經覓得。

具體地說，軍備的擴增，對於各國的問題，將依其籌措軍費的方法，和各該國特殊情形，而發生不同的結果。

倘若在某一個國家中，擴張軍備的費用，全恃向民衆增加賦稅方法籌措者，則顯然不會因此有市場的擴展，並且不會改良該國的經濟情形。這不過把生產貨物的種類轉換一下，而並不增加全部的生產；軍需工業（及其相應的工業）本身的生產愈多，則消費資料的銷售和生產，必須愈益減少。這是很明顯的。

因擴軍結果的工業生產的增加，和營業的改善，祇有在軍備的擴增不由於增加捐稅，而由於運

用從前閒置的資本，即藉借款之助時，纔能發生。在這種情形下，對於軍備生產工具以及消費資料的市場，纔會有真正的擴充，因為償付的工資量是增加了。市場和生產這樣的增加，確可發生，但不一定永遠可以發生。

各國閒置資本之能動員作軍備用途者，為數有限。倘若為軍備用途所借的借款，超過一定高度，則那些必須為革新和擴充固定資本的資本，將都被吸收作為資助軍備之用，因此軍備鼓勵營業的影響，就會停止發生；然而倘若繼續再進，則將引致——如以世界大戰這種最粗魯形式中所表現者——全國迅速的貧窮化和資本主義經濟普遍的崩潰。由於不能負擔的軍費之故而形成的這種崩潰，其端倪已見之於德意日。根據辯證法的理論，這種端倪會促成世界大戰加速的爆發；法西斯戰爭煽動者，為解除戰爭準備的重荷，會不惜一戰。

資本主義國家干涉經濟，即國家資本主義管理的加緊，其年代正和蘇聯計劃經濟的全面擴展即第一次五年計劃終結，實現第二次計劃，和準備第三次計劃的時候相印合。在蘇聯計劃經濟巨大的勝利影響之下，把資本主義國家干涉經濟之被稱為計劃經濟，就風行一時。資產階級論述計劃經濟的文章，大批出現；他們寫了許多書籍，小冊和論文；草擬了許多「計劃」；召開了許多次計劃會議；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這種資產階級計劃經濟的宣傳，其目的如下。

一九二九年的恐慌和特種的不景氣，深入地動搖了資本主義經濟，而絲毫沒有阻礙蘇聯經濟的發展。所以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者，企圖藉模仿蘇聯計劃經濟之助，以克服恐慌，並解決市場問題。但是他們至少想使工人相信，資本主義的恐慌，可以在維持着資產階級的統治下，藉計劃經濟之助而予以克服。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的宣傳，是想在工人中間喚起信仰，相信這可以解決市場問題，可以消滅資本主義之競趨無限度生產之擴展，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因羣衆之無產境况之故的消費力的狹隘限制間的矛盾。例如，英國工黨黨員柯爾（G.D.H.Cole）說：

「爲甚麼我們需要計劃？因爲事實擺在面前，我們的生產商品的物質能力，已超過我們提供商品消費的能力，其結果見之於我國人民的普遍失業、受病，以及身心退化。」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梭爾泰（Salter）氏一樣的宣稱：

「我們需要一種制度，把生產能力每一增加，都變爲同等程度的購買能力，使我們得以運用我們現在手中的全部資源和技能。」

罪惡是很正確的被認識，目標也正確地被排定。但是在資本主義機構下，任何種計劃經濟的措施，都不能達到目的。資本主義資源的全部利用，受資本主義永趨尖銳化的矛盾，特別是銷售問題的矛盾所粉碎。

在資本主義下，生產條件，生產力的利用，在任何情形下，依然以利潤為目的。在生產工具還是私有財產的時候，沒有什麼計劃經濟，可以些微改變任何事物。沒有一種計劃，不論紙上寫得如何美麗，可以誘致一個資本家在沒有利潤結果時會繼續生產。所以，在每一資本主義計劃經濟中，生產條件仍在利潤的佔取。但是如果生產工具仍屬資本家的私產，利潤仍是生產的動力，則市場問題就不能解決。

所以，成功的計劃經濟所不可缺乏的條件，是消滅利潤之為生產的動力，同時就是消滅利潤之為生產的障礙，亦即推翻資產的統治！祇有在擴張民衆消費所受的內在障礙，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度，被掃除之後，計劃經濟纔有可能。資本主義經濟（無政府狀態的或「計劃的」）和蘇聯經濟間的區別，就在這裏。

計劃經濟在資本主義之中的危辭聳聽，欲求打毀蘇聯經濟沒有恐慌的建設成功的革命影響

而暗示計劃經濟在資本主義內也有可能。資產階級和民主主義的計劃經濟家，宣稱蘇聯的卓越不是根據於社會制度的變更，而是根據於計劃經濟。資本主義的壞處並不在乎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而僅在乎無政府狀態，在乎缺乏計劃！

但是工人階級不會滿意於畫餅充飢的「計劃」資本主義經濟。所以改良主義領袖們的計劃經濟，被提供為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的一條新路。這種蠱言惑人的發明者，就是特曼氏（D. Mann）。他憑藉他的計劃，確實能夠暫時磨滅了比利時工黨左翼與右翼的對立，以「爭取計劃」的口號把工人的不滿情緒轉移到改良主義的歧途（當他得到盼望長久的機會，做了資產階級的內閣閣員的時候，就無恥地出賣這個口號）。

以計劃經濟作為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過渡橋樑的觀念，也普遍地被改良主義的工會領袖們所宣傳。例如國際工會聯合會總幹事雪文耐爾（Schevenels）說：

「不必明白提出打倒資本主義這種經濟制度的要求，工作計劃的行動，實際上就等於一塊塊搬去資本家對最重要的決定的地位的統治。」

這都是空話。

資產階級的「決定的」地位，是他們的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和他們指揮國家機關如法庭、政府、軍隊、警察、憲兵、監獄等等的權力，以保護他們的私產。兩者相合保證他們經濟政治上的統治，剝削工人及一切勞動人民的可能。使工人相信：用「計劃經濟」的方法就可和平地「捱去」資產階級的「決定地位」而不必爭取國家機構，粉碎之再根據革命基礎重新建立起來，像蘇聯那樣，則不是危險的幻想，便是有意的蠱惑。

我們的說明，詳細解釋清楚了資本主義的國家干涉，即所謂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和蘇聯的真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間深刻的區別。我們再總結一下：

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是反革命的；它的目的是加強並延長資產階級的統治。

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是革命的；它的目的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

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為資本的利潤着想，而犧牲勞動人民。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謀取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

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抑制生產力的發展（美國產業復興法禁止建立新工廠，在法西斯德

國內也是如此。）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助成迅速的、全面的、有計劃的生產力的發展。

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毀滅銷售不出的存貨，因為它阻礙資本的謀利（美國的小麥、玉蜀黍、豬、巴西的咖啡、丹麥的母牛等），雖然勞動人民正需于此。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提高生產至可能最高點，使之適合於該生產力的發展，以便更能供給人民。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祇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無政府狀態和無計劃性的表面形式，而且有些時候，甚至反致增進這種狀態。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排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且如上所述，並不退化為官僚主義的集中制度。一言以蔽之，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是資產階級維持其統治的武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蘇聯勞動人民為建設「鞏固與擴張社會主義」的武器。

這一區別在編製經濟計劃方法中清楚地表現出來。資本主義下所謂計劃經濟，是在關閉着的門後，由國家官僚，依照財閥和軍閥的指示所編擬，而以政令（如戈林四年計劃等）強行施諸勞動人民身上，或出之以囂張揚厲妖言惑人的大事宣傳，而並不予以執行（如特曼「工作計劃」等）者。在蘇聯，計劃的編製是全體民衆的事情。在一九三七年，當本書寫作時，第三次五年計劃的編製

正在進行，那時第二次五年計劃最重要的部門已在限期前六個月提早完成了。全體人民，從科學研究院以至最偏遠省份的集體農場，都來參加討論未來的計劃。成千的討論會在舉行；成千篇文章發表；而勞動人民，對各部份、各別生產部門和各企業提出成萬條建議。勞動人民執行第一第二兩次五年計劃的全部集體經驗，就這樣的被運用之於編製第三次五年計劃。



## 第十二章 資本主義下無產階級之貧窮化

### 蘇聯內工人待遇之改善

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法則，使無產階級相對地並絕對地貧窮化。相對的貧窮化是不間斷的推進，而絕對的貧窮化是間歇的推進。

無產階級相對貧窮化，乃係勞動力在資本主義之下成爲一種商品所致，其價值，如一切商品的價值，由所含的勞動時間來決定。我們知道勞動力的價值，是由最廣義的某一定量之生存資料爲衣食住等的價值所決定的，這種生存資料，爲勞動力的再生產及整個無產階級的再生產所必須的。這意思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最後亦即技術進步的收穫，都成爲資本的好處。勞動力價值，因勞動生產率提高反而不斷降低，因爲代表勞動力價值的生存資料的量往往一定不變，而在這種量之中，僅

含着常川遞減的勞動時數。換言之，工人由他自己新創造的價值中所獲的份額，不斷減低，而資本所獲的份額則不斷增高；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下遭遇經常相對的貧窮化。這種情形，於剩餘價值率的提高上表現出來，而剩餘價值率提高，等於無產階級相對的貧窮化，即使全時從業的工人的實際工資增加（有時確是如此）。

無產階級的絕對貧窮化是在資本與無產階級間的不斷鬭爭中，時生時歇的。資本竭力把工資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之下。

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度，取決于某種商品的價值，倘若每天沒有這些商品的供給，則勞動者就不能振刷其生命力；此它也可說取決於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存資料的價值。倘若勞動力的價格降至這種最低限度，則它是低於它的價值，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下，勞動力的價格祇能在殘缺不全的狀態中維持着並進展着。但是每件商品的價值，却取決於生產經常實地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

倘若資本繼續減低工資至勞動力價值以下，那就直接造成工人階級的絕對貧窮化。（但是絕對貧窮化不必如此也可以發生，下文就將論到。）無產階級以工會和爭取改善勞動條件的政治鬭爭作為保衛本身的武器，來對抗工資之跌至勞動力價值以下。鬭爭的收獲，端賴多種因素為轉移，如：

與再生產週期運動平行變化的勞動市場的狀況；一國或一生產部門無產階級工會和政治組織的大小和性質；中等階級和國家權力的態度等等。

現在，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顯然造成對資本特別有利的經濟條件，把工資仰低至勞動價值之下，形成無產階級的絕對貧窮化。這裏決定的因素就在長期大批失業。勞動力的供給，壓迫勞動市場很烈，使資本可以減削工資。資本的獨占組織，日趨完備，資本可以用提高價格方法，減低實際工資，不必直接向工資作正面攻擊。政治因素各國不同。在德義法西斯國家中，國家權力不斷壓迫工人，阻止工人作任何合法有組織的防衛，以抵禦資本的進攻。在美國，政府現時推進無產階級的組織。在人民陣線治下的法國，勞資間鬭爭的政治條件，較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大為有利。蘇聯的存在，某些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革命的憂慮，對於資本推進無產階級絕對貧窮化的努力，具有限制的作用。

我們若欲以統計表達無產階級的相對貧窮化和絕對貧窮化，則我們就會遇到困難，因為在貧窮階級的統計中，完全沒有適當的材料，可資應用。至于相對的貧窮化，我們根據美國製造業中剩餘價值率所作的計算，不過指出一個大概的情形而已：

美國製造業中剩餘價值率發展表

一九一九	一三二
一九二一	一〇六
一九二三	一一八
一九二五	一二八
一九二七	一三三
一九二九	一五二
一九三一	一四七
一九三三	一三八

我們再三說過，計算的方法，祇是一個大概實在的剩餘價值率，高於這裏所計算的，因為美國統計數字所載的製成品價值的價值，係依工廠售價計算，而較真正價值，少去一筆商業利潤的數額。

我們所計算的剩餘價值率，在恐慌年代中，是低於尋常的水準，因為當時無產階級的處境，特別惡劣（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三年）這在有些讀者看來，必定以為是錯誤的。這一部份由於統計資料的缺乏；在恐慌中，因為工廠的減少使用，所以不生產人員（如工頭、監工等）的相對成份，較為巨大的。

一部份是因爲恐慌爆發之後，工廠的售價開始較零售價和工資，跌得更快。

然而，雖有這許多缺點，可是上列剩餘價值率的數字，仍清清楚楚的表明美國無產階級的相對貧窮化；而美國無產階級爲然，一切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亦莫不爲然。

在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統計毫無可能追實工資的運動；根據這種統計甚至要大概明瞭工人階級絕對貧窮化的問題，也絕無可能。這並不是說，在資產階級統計中，沒有實際工資的計算。這種計算多的是；但他們把資料歪曲倒轉，非弄到紙上現出實際工資上升，工人階級待遇改善不止。我們且舉當被引用的美國製造業工人「實際工資」變化的計算，作爲例子。

### 美國製造業表

每週實際工資（一九二三年指數等子一〇〇）

一九二〇	九三・六
一九二一	八七・三
一九二二	九三・九
一九二三	一〇〇・〇

一九二四	九八・〇
一九二五	九八・二
一九二六	九八・八
一九二七	一〇一・五
一九二八	一〇三・九
一九二九	一〇七・二
一九三〇	一〇〇・四
一九三一	九七・五
一九三二	八二・三
一九三三	八八・九
一九三四	九五・二
一九三五	一〇一・三
一九三六	一〇九・二

這張表雖然按期登載於日報，充作美國無產階級待遇改善的證明，然而並不能表明實際工資

的動態，甚至更不足以表示美國工人階級的境遇。這祇表示僱用工人每週工資購買力的動態，表示美國產業工人在整個戰後時期中，其工資購買力依舊如故，並沒多大變化。祇在一九三六年，實際工資表示一些增高，這顯然是由於工會組織突然發展的緣故。戰後時期美國工人出產的大增，如我們在第五章內所述，並不有利於工人，由此而得的結果，完全被資本所囊括淨盡。

一切資產階級的這種統計，對於解釋工人階級境遇的變動，對於解決無產階級絕對貧窮化有無發生及發生至如何程度的問題，毫無用處。這有許多理由：

(甲) 工業統計幾乎祇包括帝國主義諸國的工人；實際上毫無農業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諸國工人階級工資變化的材料。

(乙) 工資統計時常祇包括熟練產業工人（連工人貴族在內）的部份，而不包括該國的通常無產階級的羣衆。

(丙) 工資統計登載在業工人每週或每月平均工資！戰後時期中很大部份工人始終失業的事實，這些統計完全予以忽視。但在考察工人階級貧窮化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每年真正收益的實情，而不是工人每星期的收入。如果工人一年之中祇有半年工作，則每週工資不能充作工人階級待遇。

的度量。

(丁)每週或每月貨幣工資數字，由僱主所提供。我們假定這些數字是忠實地代表僱主所付的工資。但是僱主所付的工資數，和工人階級所得的工資數，並不相等。無數種捐稅，社會服務費，強迫捐款等等的扣減，一年大如一年，使工人所得的工資逐漸減少。

(戊)工人所得貨幣工資的購買力，依物價上落而變動。在戰前，當價格上落祇有百分之幾的時候，這一因素是容易計算的。在總恐慌時期中，其特點價格上落激烈，通貨發生跌價，計算就非常困難了。資產階級統計，用官方的生活費指數，把貨幣工資改算為實際工資。但是這些生活費指數陳舊不堪，並不合於尋常工人的預算。在有些國家如德國和意國中，生活資料的價格，由國家所釐定，生活費指數是祇根據這種法定價格計算的。但是工人以法定價格祇能購得一部份需要品。所以，在這些國家中根據官方生產費指數而計算的任何實際工資，完全引人入誤。

(己)勞動緊張度，的大事增進，勞動過程中筋力神經力消耗的增加，根本沒有計入。輸送帶制度的殺人般高速度，顯然對人體增加要求。勞動緊張度增加，而工資購買力不變，等於工人的境遇嚴重惡化。



(庚)各類工人實際工資的情形，未嘗決定個別工人或一國無產階級全體的境遇。倘若美國工人，年在二十歲與三十五歲之間，以殺人般高速度工作；獲得比較高的工資，而在他過了三十五歲之後，完全不能找得工做，或祇能在極壞的條件下工作，則僅以他最優工作年代的收入去判斷其境遇，這是完全不可容許的。

這與以某數種高度熟練工人每週工資的購買力，作為全體工人階級境遇的情形，一般令人入誤。不考察關於上述資料所代表的全體工人階級中所處的部分，則這種研究是毫無價值的。經驗證明：一方面由於大規模失業，工人的技能會消失；在另一方面，由於勞動過程的分化和工作的自動化，熟練工人的需求會減少。

(辛)近年來在許多國家如德國，意大利，波蘭，奧地利等國中，工人階級生活標準的惡化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取消各種社會服務，這些社會服務都是戰後為消除工人革命運動而施行的。

結果，我們必須依下列方法評估關於實際工資情形的資產階級統計：

倘若資產階級統計表示「實際工資」(即計算而得的貨幣工資購買力與生活費指數之比，是有增加則這並不證明工人階級境遇未產生絕對的惡化。

倘若資產階級統計表示「實際工資」沒有變化或減少，則這正是明確地證明工人的境遇發生絕對惡化！甚至依照資產階級統計本身，在過去六年內，例如日本工人階級的境遇，就在絕對惡化。

東京工資與零售物價表

東京每日工資指數

東京零售物價指數

(一九二〇年總平均爲一〇〇)

(一九一四年七月百種貨物零售物價平均爲一〇〇)

一九三一	九四·七	一三六
一九三二	九三·五	一三七
一九三三	九五·二	一四六
一九三四	九五·六	一四九
一九三五	九七·〇	一五二
一九三六	九七·九	一五九

我們看到，依照這些官方統計，在六年之中，生活費是不斷的增加而貨幣工資大體沒有變動。倘若我們把上述諸因素也考慮在內（這是這些統計所未予計及的），則毫無疑義的是，最近六年來

日。本。無。產。階。級。經。已。絕。對。的。貧。窮。化。了。

德。國。在。法。西。斯。統。治。下，工。人。階。級。境。遇。也。發。生。嚴。重。的。絕。對。的。惡。化。法。西。斯。主。義。者。偽。造。統。計。資。料，企。圖。隱。瞞。工。人。階。級。的。貧。窮。化。但。是。他。們。並。未。成。功。

法。西。斯。主。義。者。力。謂。在。他。們。的。統。治。下，德。國。工。人。每。小。時。的。工。資，並。沒。有。變。更。（實。際。上。重。要。部。門。工。人，如。建。築。工。人，農。業。工。人。等。等，其。工。資。已。減。）然。而。即。使。每。小。時。工。資。仍。和。從。前。一。樣，則。工。人。的。入。息。已。經。根。本。受。按。件。工。資。和。按。件。付。資。率。的。減。低。所。減。縮。

法。西。斯。治。下。剋。扣。工。資，名。目。也。大。為。增。加。許。多。新。稅。和。捐。款。逐。一。施。行。無。數「自。動」捐。款，都。從。工。資。的。入。息。中。剋。扣。下。來。從。前，工。人。們。失。業。救。濟。和。社。會。服。務。的。形。式。獲。得。補。償，以。抵。消。工。資。的。剋。扣，而。在。法。西。斯。統。治。下。社。會。服。務。受。到。嚴。厲。的。限。制，以。至。社。會。保。險。所。剩。餘。的。數。萬。萬。馬。克，都。移。作。軍。備。之。用。

此。外。還。必。須。加。上。物。價。的。高。漲。德。國。工。人。現。在。用。同。量。貨。幣，祇。能。購。買。到。遠。較。法。西。斯。統。治。前。為。少。的。商。品。數。量。

### 官方生活費表

（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

九三三年平均

七六·六

一九三七年七月

八一·九

增高

七%

生活費真正的增加要高得多。例如沙赫特的機關報「德意志人民報」(Der Deutsche Volkswirt)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一五九三頁)說,自一九三三年初至一九三七年春,生活費提高「約百分之十」。

在希特勒政府之下,生存資料的價格,大為提高,英國「經濟學者」(Economist)(於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登載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零售物價的高漲如下。

(百分率%)

馬鈴薯	二二
豆	三一
豌豆	五二
牛油	三五
人造牛油	四四

蛋	三一
牛肉	一八
豬肉	一一
犢肉	四〇
羊肉	四一

唯一的例外，乃麵包價格較希特勒統治前降低百分之二（！）。一切重要生存資料價格這樣的暴漲，證明官方對生活費的計算，顯屬謊言。

上列數字祇表明生存資料官價的漲高。但是全部需要並不由這些官價來滿足。在德國幾乎全部生存資料都已經受統制：工人必須在非法貿易場中出高價購買脂肪等。就工業生產的消費品而言，除物價上升外，還由於各種替代品的使用，致令貨物減低素質。工人用同量貨幣，祇能購得遠較法西斯統治前為低質的商品。

總括言之：按件工資和包工工價的減低，巨量苛雜的剋扣，社會保險的惡化，物價迅速的上升以及素質之退步，——這些部使德國工人因希特勒執行以後而造成的絕對貧窮化。人們可以估計工

人生活程度的減退，約在百分之二五至三三之間！

法西斯獨裁者宣稱，勞動人民必須纏緊褲帶，庶幾擴軍成爲可能。戈林的口號是「大砲替代牛油！」麥粉必須參雜百分之七的玉米粉，麵包必須在烘烤後二十四小時內出售，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全國宣佈了貧窮的「斯巴達」式的生活觀念。例如，「人民觀察報」（*Voelkische Beobachter*）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載稱：

「……大戰以前，我們給我們的身體以太多的滋養。這造成貴重食品的浪費。倘若人們能夠不恢復這些舊習慣，則對我們人民的健康常然是一種巨大的幸福。減少過量的蛋白質之供養應予實行，沒有一位專家會否認，過量食用肉類有時必有招致苦惱的可能。倘若必須如此，則人人可以在斯·巴·達·式·簡·單·生·活·和·最·平·民·化·的·生·活·中，成爲身強力壯者，換言之，在某·種·環·境·中·人·確·實·原·來·如·此。」

所以這是企圖把勞動人民營養的惡化說成健康的理想。

意大利工人在法西斯統治下，特別在近幾年來，處境也日趨惡劣。貨幣工資在恐慌時期中，以法令的形式，一再被減削，每次減低達百分之一〇。同時物價則繼續上漲。

官方生活費指數指出對近年來情形如下

（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

一九三四年平

七五・五

一九三七年八

九二・二

高漲

二二%

真正的增加當然還要高些。貨幣工資減少，兼之以生活費提高，致使意大利工人迅速的絕對的貧窮化。意大利資產階級，藉法西斯暴力統治之助，即以這種形式，把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戰爭以及巨大軍備費用的重荷，轉嫁大部份給意大利工人。

錯誤的方法，資產階級工資統計的缺點和偽造，充其量祇能表明某一時代的全時在業工人貨幣工資的購買力的情形，而並不能表明工人階級的境遇；如果企圖把這類材料，用作對各國工人階級處境的作科學研究根據，則顯屬無望。我們擬舉幾個具體例子，來說明各國工人的生活，首先是各國不熟練工人和農業勞動者的生活，農業國和殖民地中工人的生活，以代替前者。由於很可瞭解的理由，資產階級統計，幾乎祇提供熟練產業工人生活條件的資料，雖然他們祇構成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最少數。

殖民地無產階級怎樣生活呢？且看印度吧。我們在印度代表團報告書上讀到：

「農奴制度在印度是法律所不准許的。可是在地主制度和民衆極度貧窮狀態之下，農業中何處終止自由勞動，何處開始強迫勞動，很難說出。

然而除這些法律上爲「自由」而實際上仍爲強迫的形式之外，印度依然存在強迫勞動問題。問題曾被提出於日內瓦國際勞工大會，而印度政府却反對這種取消強迫勞動的公約。

印度政府使用強迫勞動，正像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酬報以較通行于該地的貧苦生活還要低的代價。但是印度「自由」工人生活也日趨貧窮。紙上有美麗的勞動法，實際上野蠻的工作條件通行如故。

一九三七年一個報告中我們讀到：

人會時常想起施行於印度主小國的專制。拉什科德有一家國營布廠。該小國並無工廠法，工人工作時間多寡隨意督的善惡及紗布的要求而定。人會覺得驚奇的是，總督官署不及一哩之遙，工廠自上午七點開工至下午十點半，下工即工作十四小時半。僱用的男工和女工，多半是賤民，剝削的童工，其中不少年輕於所登記的年齡，工廠時常開工至午夜。

印度非人道的長時間工作，僅付以極微少的吃不飽肚子的工資。住的狀況，也許是全世界最惡劣的了。在上述報告中，我們可以讀到下列一段：

我們第一個印象就是普那的貧民窟。普那是孟買省長大休夏的勝地。在貧民窟區域中，不到一英畝的地面上，至少擁



滿着五百個人，以及不少母牛、小牛、羊等動物，所有泥窠屋頂，都以舊煤油、聽的洋鐵片、稻草，以及各種廢物作蓋，圍牆高約四英尺。泥窠全無窗門，更無衛生設備。陪伴我們的朋友告訴我們，實際上三歲以下的嬰孩，個個都有鴉片癮。

貝士華特、根德、密達克和幾乎所有其他我們所到過的地方，我們都見到貧民窟這種「房屋」。在這種房屋中，人們祇勉強可以爬行，但是住戶却須繳付地租。帝城郡城的德里，打破一切紀錄。我們走過小巷，因為臭氣薰天，幾乎不能呼吸；我們訪問幾個鐵路工人，他們住在名副其實的箱子裏，沒有窗戶或任何洞穴以流動空氣。「前門」是幾排木板。住在裏面的人整夜坐着，因為裏面根本沒有伸直身體的餘地。我們並沒有丈量這些地方，但是我們可以斷定每間約三呎長四呎闊，或四呎半闊。帝國的德里出乎想象之外；它的貧民窟在我們心中刻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第四五〇頁。）

這種貧窮的結果是衆所週知的事實，即在孟買（據官方數字，百分之九七的人民，一家合住一間房）四分之一的嬰兒不滿一歲就死去。

你如果以為在資本主義「文明」的中心歐洲，工人階級的境遇，特別在最近恐慌的長年代中，可稱滿意，那祇是幻想。國際聯盟營養狀況作廣泛調查之後，得出一個結論，認為在任何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勞動人民都不能獲得充分的營養。

倫敦學童，因營養不足而患重病的佔着一個很大的百分數。

最近調查（一九三二年）倫敦學校，使我們可以說在五歲兒童中，百分之六七至八帶有軟骨病的徵象，百分之六

七至八二（依徵象的比重）帶有腺腫腫扁桃腺傳染及其他咽喉傳染病象百分之八八至九三長出不整齊的或蛀壞的牙齒。據謂如果他們的飲食能夠含有較多量的保護食品，如牛乳品，因此少食麵包和其他穀食，則兒童骨骼的不良構造和無數種齒蛀病症，都可以避免。」（第一卷第四七頁。）

英國人民由於工人收入不足所致的營養不足，曾在一本基本的科學性的英文著作中披露出來。（奧爾 J. D. OLF 著「食物，健康與收入」）該書作者根據收入的分類，得出結論如下：第一組：百分之五〇的英國人口每星期每人消費四先令於食物；第二組：百分之二〇人口能夠消費到六先令於食物；第三組：另有百分之二〇可以消費到八先令。考察該三組收入者家庭的標準食物是否含有一切充分營養素之後，他以為：

「研究不同組的食物單的成份，揭示健康完滿的程度，依收入增加而遞增。最貧窮一組包含四百五十萬人民的平均食物，依其所取的標準，就所研究的每一含分而言，營養不足。第二組九百萬人民，足夠蛋白質，脂肪和炭水化合物，而欠缺一切維他命和礦物質素。第三組亦九百萬人民欠缺幾種重要維他命和礦物質素。完滿的程度在第四組中幾乎達到，而在更富的組中，食物各種成份都有過剩。檢討各組人民健康狀況，可知收入增加，則疾病與死亡率減低，兒童長成較速，成人身材較大，一般體質亦改善。」（第四九頁。）

簡言之，富豪的英國半數人口沒有充分的收入，足供適當的營養，滿足其健康的要求。然而英國

工人，正是全地球上受英國資產階級所剝削的工人羣中工資高于其他部份的工人呢。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文上指出，社會的虐待在其他國家中是不很爲人所知的，因爲沒有像英國那樣出版詳細的研究著作。至今這句話還是確實；如果依照英國科學家奧爾氏的方式，研究德意波諸國人民食品的構成，則最可怕的情境就會曝露出來。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決不會允許發表這種科學研究報告。

國際聯盟的調查，多少透視出其他各國人民的營養不足情形。

關於美國兒童在恐慌期內營養惡化的情形，國聯作過如下的敘述：

「據紐約市統計，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間，營養惡劣的學童百分數，在曼哈頓自一六增至二九；在勃朗克斯自一三增至二三。在費蘭台爾賓亞市健康院所調查的六歲以下的幼童，這種百分數自一九二三至一九三〇年的百分之十一，增至一九三二年的百分之二四。」

誰能相信，在豪富的美國，焚毀了成百萬石小麥，消滅了幾十萬頭豬，而每年仍有成千成萬的犧牲者，死亡於蜀黍疹，即營養不足之症呢？但是國際聯盟調查報告稱：

「另一種營養不足病，蜀黍疹，依舊荼毒於節食的國家，致每年在羅馬尼亞造成三千人的死亡，在美國造成四千人的死

七

資產階級統計，令人不能分別研究工人階級的營養情形，和其他人民的營養情形；但是這是很明顯的，凡是全體人民營養不足的地方，則無產階級必定比較上營養更不足些。如果全體無產階級營養不足，則失業者的營養必定特別惡劣。這也是國際聯盟調查報告所承認的：

「收入問題是工人營養問題的根源。

我們按照工人的收入，分類考察他們的營養時，我們必須指出，依倫敦的水準，收入較低一類工人的平均生活，不足保證好的健康狀態，由此可以推論，這幾類工人的營養尤為惡劣或不足者。

上舉事實係以從業工人食物消費的資料作根據。因此，可以斷定，在近年來的恐慌過程中，失業者必不能充分營養其自己。實際上，對這一問題所有極少數研究，證明這是一般的情形，很少例外。」（第八〇頁。）

失業者營養的尖銳惡化，從捷克斯拉夫的調查，而獲得證實。一九三二年失業時期中工人階級家屬每年的消費，與一九三一年僱用糊口者時他們的消費相比較，發生如下的變動：

減少百分數

增加百分數

牛肉

一〇〇・〇

馬肉

七九・三

家禽

一〇〇・〇

人造脂肪

二一・六

牛肉	四九·四	豬油	一〇·〇
豬肉	三五·四	麵包	三·八
鹹肉	六六·七	馬鈴薯 糖麥麵	三·〇 四·七
牛油	二一·六		
糖	五九·四		
雞蛋	三一·八		
菓醬	八〇·九		
啤酒	七四·四		
麥酒	一〇〇·〇		

關於這些數字，我們必須鄭重指出，這是取得失業救濟金的工人階級的家庭消費情形；人人可以想像，在那些沒有失業救濟的國家，如波蘭等，其失業者是怎樣的營養。

工人食物雖減削，而勞動緊張度却不斷提高。工人工作速度因監工制度以及採用狡滑的貝佗（Berthaux）工資制度而加速。由於這種制度，工人是被鞭撻着作最緊張的勞動，而其制度之複雜，

使工人決不知道他繁重的每天工作，賺得些什麼。這些事實是大家都知道的，毋須再加贅述。下述美國汽車工廠的勞動狀況，就可以作為監工制度的實例。茲引美國產業復興法的執行機關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所起草的備忘錄於下：

「加速與擴展」到的工人最常常提及的和他們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苦痛，就是「加速」。工人們到處指出，他們被迫着工作得日趨艱苦，在同一時間內製造出更多的出品，而做工作的工人日漸減少……他們憤激地斥責工廠當局，視之為奴隸的驅策者，並且覺得還要壞些。假如汽車工業中會發生大火，則這就是一個原因。

人們一想到「加速」這個名詞，大家都會集中視線於一種輸送帶，它的移動速度逐漸增加，而輸送系統上的工作人數不變。對這種形式的加速，有許多人叫苦連天。工人們力稱，在一年時期中，輸送帶逐漸加速，以至同量或較少的工人，生產出更多的出品。他們感覺這種傾向雖存在於一九二九年前的時代，而在過去兩年中尤其如此。他們覺得，他們現在被迫工作至超過人類筋力以上的速度。

如果這種證據是可認作正確的，則輸送制度即使在生產被堆送至一般認為最高程度時，也沒有終極的速度的。如果因為某種原因，輸送帶停歇了一些時候，則工廠往往加速輸送帶速度，以彌補喪失的時間。

工人抱怨說，在目前的速度下，他們沒有時間到廁所，甚至沒有時間喝一盞水……許多工人又訴說，即使受了傷，他們也要再做幾小時工作纔能夠得解救……

但是加速輸送帶，祇是加速工作的方法之一。工人們訴說加速存在於各種職務中，甚至在他們工作中沒有輸送帶的地

方。最簡單的加速形式就是工頭督率工人，促其增加生產。工人們怨訴說，他們的頭上，老是壓着被開除及和被他人替代位子的威脅。因為工作最快的人最後被開除，而且最先被召回，所以人人被激勵着工作至最高速度。即使工頭不明確提出，而開除的恐怖還是永遠放在心頭，因此加速是與缺乏穩定工作和外面等着失業羣的現狀以俱來的。

據工人們意見，加速存在於各架機器上，也存在於整列的工作中。機器動作的旋轉次數，有時也可以增加。與加速發生密切關係的，是「速度」，即使使一個工人多管幾架機器的辦法。報告滿載這種事例。一般的說，速度實際增加到需要的程度是根據做工工人時間和動作的研究的。有時工人知道這一速度經已試驗過了；而時常工人是不知道這事。工人們深信在這種時間和動作的研究中，對於意外所需的時間和動作，如取原料或清潔機器，往往很少允許或簡直不允許。

比較直接要求更為可怕的，也許就是由於失業及因失業而致喪失技能的經常威脅，工人的生存在資本主義下絕對沒有保證的重担，在資產階級統治未推翻前整個生活之完全絕望和走不通。

提高社會地位的可能，對工人是沒有希望的。熟練工人之變為獨立手藝人的雄圖和可能，已是早經過去的事。資本的集中和獨占的權力碾碎了手藝人的隊伍，擲之於貧窮之中，擲之入無產階級。有些工人若不過份疲乏，在閒空時間用功讀習，經過考試，升為技師和工程師；但是這些職司，也不亞於熟練產業工人那樣的擁擠。恐慌已把無數「真正」知識分子，拋入失業羣中；不少人們願意充當不熟練勞動者去找工做。日益增多的工人階級人員沉淪為流氓無產階級，全國流浪，無家可歸，常是

一足自由，一足在獄。

美國布羅金研究所研究三個工業中心中八百名解僱工人的命運得出如下的結論

由於某些公司去年減僱工人所解僱出來的工人，其中半數，於經濟研究所調查與員之談話時，尙未找到職業。在這些依舊失業者之中，百分之八已失業一年，而半數則已閒散了三月以上。在幸而找得工作的人們中間，有些在最後總算安插進去以前，不得不費整平功夫於找尋職業。半數以上找到職業的人，在受錄用以前不得不閒散三月以上。祇有百分之十的人，能夠在解僱一月內找到新的職業……

這些人最後找到什麼職業呢？有多年經驗的熟練裁衣工人變爲汽油站服務員管倉員鋼廠中的計時員和肉店夥計。報館裏機器排字工人在裁縫店裏做熨衣工作。機器匠在郵寄代辦店中賣襪子。鑄接機匠爲專利藥廠製膏藥。許多人坦白承認，在幾個月閒蕩之後，他們不得不去販賣私酒。

許多工人現在從工業中被排擠出來，不得不從事不熟練職業，而犧牲收入，因此降低他們的生活程度。同時他們不得不遭受失業的重担，這種重担是他們不應該負責而且無能爲力的。

考察其他國家所得的結論也是相類。

知識份子並不比工人生活得好些。找尋工作的知識份子數量在戰後迅速地增加。退伍軍官被通貨膨脹所破產的擁有證券者的子女，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他們由於資本集中和獨佔的形成，



再不能獨立生活，乃轉而讀書。

在戰前最後幾年中，德國中學校中平均每年學生計二十八萬名至一九二七年約達四十五萬名，而在法西斯專政下，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約有三十七萬名。

戰前德國大學學生人數計七萬名，到一九三一年達到最高峯的十三萬一千名，而在法西斯獨裁下減至約七萬七千人。

資本集中和獨佔形成，把知識份子變為受資本剝削的職員，醫生變為醫院的僱員，化學師和工程師變為工廠的職員，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自由」職業中的知識份子數，相對地減少。同時，跟着工廠的合理化和勞動過程的自動化，必要的知識勞動力的數量減少，而他們的工作正和工人一般，失去其智力內容。法萊（Ferdinand Fried）在「資本主義末日」（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上說得好：

化學師如果最初對於參加研究不滿意，則為後來在一家公司的實驗室中，年復一年依照指定處方，作同樣的分析，他得對曲頸瓶和玻璃器的祕密開始作五年研究。工程師為了後來在打樣公司照預定的指示作圖，也許好幾年永遠畫同一細小部份的圖，他得費四年功夫於探求

機器的祕密。經濟學家爲了後來在工會中做登記工作或在一家公司裏計算稅賬，他得埋首四年於中心的經濟問題，自亞當斯密士以至桑巴脫。

知識份子發生了的「生產過剩」。梅齊爾於一九三二年在「博士無飯吃」一文上說：

現在在德國約計有七萬名失業的高等學者，此數大致將於下兩年內，即一九三四年內，增加幾達百分之一〇〇，即我們將有約十二萬至十四萬人的失業高等學者。膚淺的讀者看了第二種數字所得印象，並不較第一種數字爲深。但是如果把此數和受教育的知識分子總數三十五萬名相較，則他就必定驚駭起來了。現時德國失業高等學者佔受教育的知識分子總額五分之一，在一九三四年等於三分之一。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難瞭解一部份「亞利安」知識分子成爲熱烈的希特勒排猶分子，以便驅逐猶人競爭者，起而代其職務。

知識份子中這種巨額的失業，並不是德國特有的現象，而且並不是經濟恐慌的暫時結果。知識份子長期大批失業，正如工人一般——也許程度較高——正在逐漸形成。國際聯盟在一九三五年考察智力勞動者中間失業情形，得出如下的結論：

在過去兩年中，由于世界經濟漸漸的恢復，一般的失業在世界大多數國家中，都已減少，而智力勞動者的情形却不然。正好相反。依國際勞工局詳盡報告所示，修完學業的工程師、技士、醫生、律師、教師，以至未能覓職的高級商業職員等人數，在許多

國家內是繼續增加。

甚至在營業良好而體力工人甚少失業的諸國中，也確實如此。例如芬蘭僅有手力工人失業者約一萬人，而失業知識分子一項人數却有五千人。國小如拉脫維亞者，全國人口約一百九十萬人，也有六千五百五十名失業知識分子。去年中波蘭在五十七萬名總失業中，知識分子（包括職員）失業者佔十七萬人。瑞士失業技士、工程師、建築師、化學師等計達六千名以上。從事這些職業的知識分子，總共祇有二萬人，所以每三人中必有一人失業。

在這種環境下，不難瞭解資本之不斷的惡化知識分子的工作待遇，將它壓低到熟練工人的水準。

資本主義最可悲的現象之一，就是青年工人的失業和被忽視。

成·千·百·萬·的·青·年·人·，·在·畢·業·學·校·之·後·就·踏·進·失·業·的·生·活·。·資·產·階·級·科·學·和·資·本·主·義·報·章·，·在·近·十·年·來·刊·滿·着·關·於·生·育·率·減·退·的·申·訴·，·特·別·是·在·工·業·發·達·的·國·家·中·。·如·果·沒·有·其·他·變·化·，·則·法·英·德·美·的·人·口·數·，·將·在·屈·指·可·計·的·時·期·內·，·開·始·下·降·。·資·產·階·級·担·心·其·未·來·軍·隊·的·人·數·！·但·是·一·切·宣·傳·，·結·婚·津·貼·，·大·家·庭·減·稅·等·措·施·，·都·沒·有·什·麼·效·力·。·為·生·存·煩·惱·而·奮·鬪·的·既·婚·夫·婦·說·，·方·今·社·會·不·能·給·人·以·工·作·或·飯·吃·的·時·候·，·為·什·麼·要·生·育·子·女·于·世·上·呢·？

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不僅成爲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且甚至不能保證人類本身的生存。這表示

資產階級統治之推翻，是怎樣的必要和迫切

帝俄的無產階級較歐洲其他部份的無產階級，遭受更嚴酷的壓迫和更大的剝削。資本主義的剝削，又有鄉村中的強大封建遺孽助桀爲虐，因此新勞動力，不斷地自鄉間拋入城市的勞動市場上；貴族政權既與工人一無權利，防範他們加入合法的工會，並以野蠻的暴力，驅他們入於非法。而除本國資本家以外，還益以外國資本的剝削，這種剝削在帝制時代的俄國，掌握着重要的經濟地位。

我們是最被剝削的國家，一個歐洲中最不解放，最受蹂躪的工人階級的國家。

帝俄無產階級狀況的統計材料，極其缺乏而且不可靠，不過也可描畫出一個大概的景象。一九一二年時產業工人每年平均工資計爲二五二盧布。棉織工人每年獲得二二〇盧布，糖廠工人一〇六盧布；最優級的電氣工人每年賺四四七盧布。數十萬貧苦的農民和農業工資勞動者的洪流，經常經過公路和鐵路，胡亂找尋任何工作。我們不難想像成千百萬農業工人和不熟練工人的入息，是怎樣的低微了。

勞動時間長得慘無人道，多至每天十四小時。勞動保障根本沒有。工人聽憑資本家及其工頭，貪

污的帝俄官僚系統及其警察憲兵等武斷意志擺布疾病廢廢老或失業的一般保險從來沒有。在一九一二年，始有商辦保險公司經營傷害及疾病保險。而大部份的費用却由工人負擔。

在大戰中，工人條件大為惡化；失業當然沒有，但是因為城市工人缺乏食糧和煤塊。飢餓與寒冷代替了失業。

由於十月革命的勝利，工人階級的命運，始有決定的變更。工人階級的境遇不再在與資本家及其國家機構斤較量於工人自己工作產品的份額而作的鬥爭中決定了。工人階級，身為統治階級，自己決定工作時間，決定勞動產品應被消費的份額，以及應為建設生產機關而累積的份額。若干具體的歷史的環境——我們將于本章末述及——曾遲緩了蘇聯工人階級條件改良的速率。然而進步還是巨大無比的。

先說最重要的失業問題。資本主義世界工人階級最嚴重的災患在蘇聯終久一勞永逸的消滅了。我們在前幾章已經提示過，蘇聯經濟的內在律，絕對沒有回復失業的可能。使蘇聯憲法，工作權是蘇維埃一切公民的基本權利。工人和職員人數在過去八年中增加一倍以上。

### 蘇聯工人職員人數指數表

一三三

兩種制度

一九二八	一〇〇
一九三二	一九八
一九三六	二二二·二

雖有這種迅速的發展，可是勞動力的需求繼續大于供給。  
資本主義下和蘇聯內發展之不同，可於下表見之：

從業工人與僱員人數指數表

(一九二八年為一〇〇)

蘇聯	一九三二	一九三六
美國	一九八	二二二·二
英國	六六·七	九二·九
德國	九三·五	〇八·八
法國	六九·五	九四·九
波蘭	九〇·九	七四·一
	六二·五	七六·三

每日平均工作時間銳減對全部工業而言，平均計為：

## 每日工作時間

一〇〇

一九三三

九·九

一九二八

七·八

一九三四

六·九八

一九三五

六·八

一九三六

六·八

地下礦工勞動時間，最有害於健康事業中的勞動時間，以及一切青年人的勞動時間，每天祇六小時，而在某幾種特別危險的職業中，僅僅五小時。

在一九三五年，工業中工作時間等於二千一百小時，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則工作二千三百九十二小時（兩者皆略去革命假日和銀行假日）。此外，所有工人，假日仍得到工資，這一數目在一九三五年計為一四·四工作日。

休假權利是勞動人民基本權利之一，奠定於蘇維埃憲法之中。許多工人消磨其假日於休養所和療養院。母親於生產前後給以兩月假期，工資照付。

關於勞動時間，工人待遇毫無問題的已經進至世界上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之前。  
工人貨幣工資近年來飛速增加。

工人職員每年平均工資（盧布）

一九二四  
至二五年

一九三〇

全國民經濟

四五〇

二、七六六

大工業中

五六六

一、八六二

鐵路運輸業中

五一四

二、八八二

蘇聯產業工人工資，一九三六年與一九二九年比較，增高二·九倍。

蘇聯工人和職員的工資總數，自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的三十八萬萬盧布，增至一九三六年的七百十六萬萬。

由於工人總數增加之故，工資總數自然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工資總數



一九三二

三三六

一九三五

五七七

一九三六

七三三

一九三七

八〇二

歷年所付數額計爲（十萬萬盧布）

一九二四至二五

三・八

一九二八

八・二

一九三二

三二・七

一九三六

七一・六

一九三七

七八・三

蘇聯工資的提高，是和出產的增加並進的。收入沒有限制，不如資本主義那樣按件工資率是經常地削減的。

斯丹哈諾夫工人一月可以賺幾千盧布，有些人收入比他們作工的工廠廠長還要多。

工人除在廠內領取工資以外，還可得到他們所謂的「社會工資」，即享受蘇維埃保險，免費受

教育等等巨大利益。

盧布的購買力近年來繼續提高，而一切必需品的供給已大為寬裕。一九二九年所採行的糧食券，原為應付由於富農怠工所造成的城市糧食供給的暫時短少者，於一九三五年予以取消；集體農場和個人農民於完納其對國家義務之後，允許自由買賣一切食品。這形成食品價格的暴落。

集體農場市場上農產品價格表

(十大城市中每年六月價對一九三三年三月價之百分率)

麵包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麵包	一〇三・〇	一三七・九	三〇・六	一三・〇
菜蔬	一二二・八	一五二・二	三四・一	二三・五
肉	六六・五	七〇・五	五八・二	四三・九
牛奶產品	七〇・三	四八・八	四一・七	三四・三
雞蛋	五七・五	四八・〇	四〇・七	二九・八
平均	八〇・九	五四・三	四四・六	三五・八

工業品價格也降低：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大部份消費品一舉減價百分之十至十五。

工人階級家庭食物消費迅速增進。據預算統計數字每年與前一年之比較計為如下

一九三五

一四%

一九三六

一四·四%

機製消費品，其消費統量的迅速增加，可見之于下表：

### 機製消費品生產表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價十萬萬盧布)

一九二六

一〇·一

一九三二

二〇·二

一九三六

三五·六

一九三七

四三

在十年之間，生產增加四倍；這最足以表示蘇聯勞動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是怎樣的迅速

這些數字表示在過去十年中勞動人民給養方面所獲得的進步，是怎樣巨大。

這是蘇聯工人待遇的特點：失業消滅，而同時又存在着訓練和推進熟練工作的無限可能。在蘇

聯沒有一個工人不被以種種方法，吸收之于教育工作。

教育權，在新憲法上規定為一切勞動人民的基本權利之一，至此已成為事實。工人們的繼續受教育，包括職業教育和一般教育（文字，文藝，自然科學）以及政治教育（經濟學和政治學）。在經濟上特別重要的是擴充職業教育，如第五章中所示，這是繼續提高出品的條件之一。在提高工人技能上，工會佔着決定的地位。熟練工人的需要很多，且因解除工人重難體力工作（築路，築運河，造屋，起卸貨物等）而採行新機器之故，其需要更為遞增，因此，國家，工會，工廠等，一律支持工人多方增進其技能的努力。訓練班，工廠學校，夜校，工人大學，專為此而服務。工廠負責供給工人以空室，熱氣，燈火，教師，和學習工具。

蘇聯政府撥作教育用的經費之巨大及其累積地遞增，為數如下：

### 國家教育經費表

（百萬盧布）

一九一三

一八二

六四三

一九三三

四、五三九

一九三六

一三、九〇〇

一九三七

一八、五〇〇

小學和中學兒童人數，較帝制時代增三倍；大學生增四倍，肄業專科學校者增五倍。

### 帝俄與蘇聯學童人數表

學年度	小學中學（百萬名）	大學（千名）	專科學校（千名）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	七·八	一二四·七	四八·〇
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	一一·三	一五九·八	一八七·三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	二一·八	四一七·〇	六〇一·六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	二五·六	五二四·八	七一·一

帝制時代，和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一般，在大學讀書是統治階級子弟的特權。在蘇聯，大學對每一有能力者開放。國家維持全部學生的物質供應，除非學生父母收入超出一定限度，算是例外。在全日肄業於大學的學生中間，百分之八七收得獎學金，百分之七九·六肄業於專科學校。一九三五年，一六七八百萬盧布付給學生作獎學金。半數以上學生由大學供給宿所。

國家對學生的物質資助爲人人打開了學習之路；若在資本主義之下，貧苦人民子弟的天才，就不能發展，照例成爲文明的損失。

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離，在蘇聯開始消失。青年人往往從中學進入工廠，在工廠內從事體力勞動，然後於數年後，進入大學，或修完高級學校，而不停止在工廠中作工，再升至工廠中領導職位，如此遞升上去。最高職位，是蘇聯工人人人都可達到的。

這一切適用於婦女，不亞於男子。蘇聯是全世界男女平權名實相符澈底實現的唯一國家。一九三五年重工業中全部勞動力的百分之四〇是婦女，此在一九三三年僅爲百分之二五，主要工程師中婦女數量，甚至在一九三四年時，已自百分之四・三增至百分之二五・六（依工業部門而別）而在青年技術人員中，則佔百分之三九・八，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農業中高級職位和執行熟練工作的婦女數，不斷增加。

婦女所佔百分率

一九三六年一月

集體農民

一八·〇

牧場主任

一六·〇

綜合機器師

六·三

婦女做管理職位的人數也繼續增加。

婦女所佔百分率

一九二六

一九三四

村蘇維埃委員

九·九

二六·二

村蘇維埃主席

〇·六

六·七

市蘇維埃委員

一八·二

三〇·四

由於婦女在社會福利上受到特別優待，所以婦女的工作，比較容易。

蘇維埃政權照顧工人階級的一切意外。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其社會保險有像蘇聯那樣完備。

蘇聯憲法第一百二十條上說：

蘇聯公民有權享受老年、疾病、或喪失工作能力贍養金。

此項權利，由普遍發展工人及職員社會保險，經費歸國家負擔，普遍發展勞動者免費醫藥服務，以及普遍供應勞動者膳

第十二章 資本主義下無產階級之貧窮化蘇聯內工人待遇之改善

二四三

宿之健康院網網保證之。

蘇聯工人並不付社會服務的費用，這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一切費用都由工人受僱的企業支付之。社會政治服務，是工人和職員工資以外的一種重要額外收入。在一九三六年，這些費用計每一受保險工人平均三百四十七盧布！

蘇聯社會保險費用表

(百萬盧布)

四年期中

第一次五年計劃

第二次五年計劃

用費

一〇、〇八三・〇

二四、四六三・二

其中

保險與年金

三、七一三・二

九、六八三・七

其中接產費及母子院

二一八・一

七八三・七

休養所療養院及健康院

二六三・九

一、三一七・五

受保險工人醫藥費

一〇一五・八

六、一〇一・二



受保險者子女服務

四二〇・九

一、八四五・八

工人住宅

一、三三九・九

三、〇五六・八

但是社會保險的服務，祇是蘇聯工人階級獲得額外收入的一部份。除此之外，工會、國家、和企業也對工人階級供應社會服務。

除社會保險費用外，國家和工會用去數十萬萬盧布於蘇聯工人和職員的文化和社會福利：如免費受中小學專科學校及大學教育，津貼研究，醫藥，組織療養，文化服務等類工作。

僅在一九三六年一年，國家及工會為工人和職員的文化及社會福利所支出的經費，達一五，五〇〇百萬盧布，是年平均每一工人和職員為六〇一盧布。

保障全民健康方面，已有巨大進步。國家和工會為健康服務的經費總數，計為：

百萬盧布

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

四八九

一九三二

一、四五八

一九三五

四、〇一六

國家還照顧兒童出生以前的幸福：母親在生育前後有兩個月全薪的休假。工廠中設有托兒所，

勞動母親可以把兒童放在那裏當母親工作時，小孩由那裏的保姆看管。在幼稚園和中小學裏，有組織完美的醫藥設備：兒童於定期中作體格檢查，定時注射防疫針。在工廠中，辦事室中，尤其在範圍日益擴大的鄉村中，經常有保護勞動人民健康的醫藥管理。疾病的預防特別注意：工作房間有系統地流通空氣，冬天則有充分的熱氣設備；周備的盥洗裝置和清潔的食堂，足以阻止傳染病的蔓延。這種傳染病，在帝俄時代，曾經犧牲無數生命如時疫、鼠疫、肺癆、氣管病等。）各種運動遊戲，發達到空前，使青年人對各種疾病更能抵抗。此外必須補充一個不亞於此的重要因素，即生存的保障：在蘇聯工人沒有像在資本主義下那樣恐防失去職業的不斷神經刺激性的恐怖；沒有像資本主義下那樣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嚴重的物質困難，因為這在資本主義下曾使工人永無真正的甯靜。

所有這些原素，大大地改善了蘇聯人民的健康狀況，勝過帝制時代情形遠甚。傳染病數，較帝制時代，減少五分之一以上。

我們可以提出伏爾加河日耳曼人健康改善情形的特殊材料，關於他們的命運，德國法西斯報

報時常狂吠。在伏爾加河日耳曼人可受徵服兵役者之中，每一千人計有：

胸部病症

二二·七

二·五

腸胃病

二八·七

二·五

砂眼

八七·七

五·〇

工·人·階·級·住·宅·狀·況·在·革·命·勝·利·後·立·即·改·善·，·因·為·一·部·份·資·產·階·級·的·住·宅·被·徵·收·移·交·給·工·人·。·  
在過去十年中蘇聯城市中住屋所佔的面積，從一五九百萬方公尺，增至二一五百萬方公尺。嶄新的  
摩登工人階級區域已經興起。

我們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的外觀，已經變更。資產階級國家大城市的必不可免的標記是貧民窟，即所謂城郊的工人階級區，那裏代表一堆灰暗、潮濕，而且大半為地窖的住處，類於牛傾頹狀況之中，那裏，貧民通常住於污物堆中，詛咒着運命。蘇聯的革命已經掃除國內的貧民窟。在那貧民窟的基地上，已經建築起精美堂皇的工人區，在許多地方城市中的工人階級區，較之市中心區還建築得好。

托洛次基和法西斯主義者誣蔑蘇聯，欲圖迫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們脫離革命的道路。但是  
不顧法西斯走狗們的一派謊言和誣蔑，真理却衝破千百條大道而前進。蘇聯工人已解除一切剝削，  
一切壓迫，他們不知道懼怕未來。社會主義的勝利已為一切勞動人民打開廣闊的道路，走向幸福的  
生活。蘇聯工人勇敢而又充滿信心地企望着前途。他知道一切道路，都在他前面對他大開着。凡是願

意做工的人，總能夠在蘇聯找到工作，總有前進的可能。

法西斯的謊言和誣蔑，能夠掩蓋不可爭辯的事實嗎？

法西斯報紙盡其最大努力以描述蘇聯工人的處境，劣於法西斯德國。下述方法是他們最喜用的：他們列舉蘇聯貨幣工資和幾種食料的價格，表示德國工人每週工資，比蘇聯工人能夠購買更多肉類和牛油。這種對照是一種方法上的欺騙，其理由如下。他們對德國，是以工資毛數作為計算根據。但是大家都知道，從這種毛數上，必須扣去百分之二〇左右的國稅、社會捐款、自動捐助（等等）而蘇聯的一切社會供應，是由企業負責的。法西斯主義者把全體工人（包括不熟練及青年工人等）工資平均數作為蘇聯工人的工資，而在德國的場合則以熟練人工工資為比較單位。

此外，在費上的巨大區別，也必須考慮在內。在德國約有四分之一的工資付作房租；而在蘇聯則房租極低，且依工人收入為比例。

在蘇聯工人及其家屬中的成年，全年有工做。在德國直至目前似有成千百萬工人失業，而工人家庭中，賺飯吃的人能夠整年工作還是罕事。

在蘇聯，工人獲得免費醫藥和免費住醫院、休養所、和療養院；而在德國，所有這些事情都需付錢。

在德國勞動緊張度因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之故，遠較蘇聯爲高。

除此之外，法西斯主義者的妖言惑衆，又施展一種詭計，即在蘇聯的場合引用已不適用的舊有工資率和不正確的高價，而對德國却引用官方的法定的價格，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如果方法上正確，兩國可以作一比較，即根據所獲的實際工資，扣除房租、燈火、熱力等等費用，以確定蘇聯和德國工人階級每年所能購得的食物量，則這種對比結果，會毫無疑義的表示蘇聯工人的營養要好的。

法國法西斯主義者杜里歐(Doriot)，散佈另一種不同的瘋狂謊言。他宣稱蘇聯內收入的差別，較法國爲甚！爲證明起見，他誣稱蘇聯薪給最高的公務員之一，其收入爲工資最低的工人的一百倍；可是在法國，俸祿最高的公務員如內閣總理，僅獲得薪給最低的公務員的二十倍。

杜里歐的謊言是兩面尖的：第一，說蘇聯最高公務員獲得高出最低工資工人的一百倍薪金，這完全是一種撒謊；最大工業機關，僱用成千工人者，其領袖至多獲得不熟練工人工資二十倍的薪金。第二，在法國，與不熟練工人的收入相比者，不應該是總理的薪俸，而應當是財閥如羅斯契爾(Rothschilds)、溫台爾(Wendels)、施奈得(Schneiders)們的收入，然後可以見到這些金融巨頭的收入，較

他們的工人，要多出十萬倍。

托洛次基派和法西斯主義者企圖把蘇聯工人的境遇畫成最灰暗的顏色，出之以無奇不有的謊言和誣蔑，以圖誘致資本主義國家工人，脫離革命道路。但是謊言之腿不長。真理由千百條路邁進。蘇聯工人解除了一切剝削，毫無擔憂生存，而且確信在未來十年中，情形將更爲優良，他們的子女將享受更好的生活。法西斯主義者和托洛次基派的謊言，怎能變更這些基本的事實呢？

在蘇維埃政權的二十年中，蘇聯工人階級的狀況，向着與資本主義正對相反的方向推進。所以根據統計材料作比較，在原則上已是一種錯誤；由於資產階級被打倒之故，工人階級處境飛躍的改善，不論從物質的或文化的觀點來看，都不是從統計數字的行列中，所能理解的，甚至祇有一些大概。蘇聯工人階級，由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已經從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變爲統治階級。正因爲如此，所以消滅剝削階級，鎮壓剝削階級反革命企圖的歷史使命，落在工人階級身上。但是無產階級的目的，和一切從前的統治階級相反，不是在於永久維持其統治，而是藉建設一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以消滅統治。

斯丹林在其論新憲法演說上，簡單明瞭地發揮工人階級在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間原則上的

區別：

請以蘇聯工人階級爲例。這個名詞，依舊有習慣，往往稱作「無產階級」。但是何謂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被資本家剝削的階級。

但是人人都知道，在我國之中，資本階級已經消滅，生產用具和工具，已自資本家方面取出，移交給國家的領導分子，即工人階級。

因此，能夠剝削工人階級的一個資本階級，再也不存在了。

因此，我國的工人階級不僅未曾喪失生產用具和工具，而且恰巧相反，和全體人民共同佔有這些生產用具和工具。因爲它佔有這些工具，因爲資本階級已經消滅，所以剝削工人階級的一切可能都已經消除。此後還可以稱我國工人階級爲「無產階級」嗎？

當然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說：

「無產階級爲解放自己，就必須粉碎資本階級，向資本家取得其生產用具和工具，並且取消那造成無產階級的生產條件。」

蘇聯工人階級是否可以說已經達到這些解放自己的條件呢？

當然可以而且應該這樣說。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蘇聯無產階級，已經變換成爲一個嶄新的階級，成爲蘇聯工人階級；蘇聯已經取消資本主義經

濟制度，建立生產用具和工具的社會主義佔有制；而且領導蘇聯社會，向共產主義路上走去。諸位都知道，蘇聯工人階級是新的工人階級，已經解除了剝削，而且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同樣的階級。

這樣，不僅工人階級的物質待遇提高，而且蘇聯工人階級的本性也已根本變換。

資本主義的內在律，引致無產階級遞進的相對和絕對貧窮化，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內在律，以不斷迅速的速度，造成全體勞動人民幸福的增進。

工人階級之物質的和文化的狀況，在克服社會主義建設之巨大困難的堅苦卓絕鬥爭中，達到巨大的進步。蘇維埃政權最初三四年，忙於應付國內戰爭和國外干涉；從世界大戰時開始的經濟崩潰，在這些年代中仍舊繼續下去。蘇聯政府，在內戰的英勇年代中，解決了供應軍隊和免致無產階級——對革命起決定作用的階級——飢餓的艱難工作。

經過七年對外對內的戰爭之後，需要四年來再造經濟。在這些年代中，勞動人民之物質和文化水準的改善，已經開始感到。從國民經濟的復元到根本改造的轉變，造成勞動人民境遇明確改善的基礎。蘇聯國民經濟具有兩種不同的根基，一方面有年所，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大規模工業的根基，另一方面是落後散碎的小農經營農業的根基，直到一九三〇年，農業還是分散于二千五百萬小農場之間，



技術落後而又相對的缺乏效能。祇有澈底集體化纔給予農業以現代技術配備，大規模的增進生產率，並且創造繼續遞增國內糧食供給的條件。

改組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建立無數工廠，以新生產工具裝配農業，等種種艱巨工作，完全根據於本國自身的資源，在歷史上最短的期間之內實現。

爲此之故，犧牲一切，節省一切是必需的。爲求積聚創立工業所必需的金錢，糧食方面，學校方面，和紡織品方面，都要節省。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克服技術資源的匱乏。列寧這樣教訓我們，我們就這樣的跟蹤列寧的足跡前進。

社會主義的勝利，根本改變了蘇聯的面目，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程度，爲羣衆打開一條向文化生活和幸福之路。這一切都是與戰敗的過去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餘孽作堅苦鬥爭中制勝的。對於這些餘孽，資本主義各國的資產階級，以派遣間諜和破壞者到我國的方法，給予一切可能的援助，並且爲達到這個目的，收容了托洛次基派和布哈派。蘇聯工人階級擊破了階級敵人的抵抗，打敗了他們的犯罪機構，把我國變改爲社會主義堅不可拔的堡壘。在社會主義土地上的勞動人民之前，打開着一條光明的道路，無限制提高工人階級的物質幸福，和改善各方面的生活，因爲「我們革命的顯著特點，是在給人民不僅以自由，而且又給以繁榮和文化生活的可能。」

## 第十三章 資本主義下農民之大批破產

### 蘇聯內農民物質文化幸福之增進

資本主義的內在律，必然造成農民人口的分化。在一方面，一個很小的富農，即小資本家的階層，不斷的從農民人口大羣中分離出來；在另一方面一部份農民不斷的破產，增大鄉村貧農的隊伍。這種分化過程，在資本主義之下是永遠進展着的，到了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又受土地恐慌所加速；而且在最近一次經濟恐慌中，這一過程又加緊，並且形成勞動農民的大批破產。爲要阻止反叛的農民與革命的無產階級結成同盟，雖然資產階級政府曾作多種努力，或至少裝腔做勢，一若施盡步驟，如停付欠債，降低利率，減免捐稅，政府津貼等等，以圖阻止農民的大批破產，可是大批破產還是發生。然而同時，資產階級藉強迫農民償付獨占高價以購取其工業製造品的方法，藉低價收購農產品的方

法——因農產品價格大為降低，取得農民一大部份為償付本息之用的生產——把恐慌的負擔大量轉嫁給農民人口。「剪刀口」(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之差別)成爲農民遞增不絕的重負。

美國(一九〇九年八月至一九一四年七月爲一〇〇)

	農產品	農主償付	收付價格之
	價格指數	商品之價格	比例
一九二九	一四六	一五三	九五
一九三二	六五	一〇七	六一
一九三三	七〇	一〇九	六四
一九三四	九〇	一二三	七三
一九三五	一〇八	一二五	八六
一九三六	一一四	一二四	九二
一九三七(三月)	一二八	一三二	九七
德國(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			

農產品

工業消費品

農產品與工業消費品

兩種制度

二五六

價格指數

價格指數

價格之比例

一九二九

一三〇

一七二

七六

一九三二

九一

一二八

七七

一九三三

八七

一二二

七八

一九三四

九六

一二七

八二

一九三五

一〇二

一二四

八二

一九三六

一〇五

一二七

八三

一九三七(三月)

一〇四

一三一

七九

金融資本之插入於農民生產者和城市消費者之間的勢力，不斷增加。

美國農主從城市消費者所付食品的價格中所收得者為(百分率)：

一九一三

五六·五

一九二九

五〇·一

一九三二

三四·九

一九三三

二六·八

一九三四

二八·五

農民人口的破產當然因國別而有不平均的發展。在農業出口的國家情形較進口農產的國家爲劣，因爲後者價格的低落可以受保護關稅政策所緩和。在一年收穫一次的國家內，情形較劣於大部生產由農民自家消費的國家。殖民地國家的發展，特別悽慘，成千百萬農民，破產至飢餓欲絕。

同一國家中農民人口的不同階層，其所受恐慌的影響，也很不平均。資本主義的富農有種種可能，足以局轉部的轉嫁恐慌負擔給被剝削勞動者——鄉村的貧農。中農受苦較輕；他們大批失却土地，沉淪至佃農水準，或名義保留着農場的業主，而實際上變爲他們債權人的工資勞動者。農民全體中最可怕的是貧農的處境，他們原靠工資以外收入爲生，現在却因爲長期大批失業而找不到工做。因爲限於篇幅，我們不能把每一個國家農民狀況的發展，予以各別的敘述，所以祇能提出幾個實例。我們先開始講述資本主義最富國家的美國。

因爲美國沒有「無主土地」，所以分化過程把農主從地主變爲佃戶。美國農業的「中心人物」已不像戰前那樣，是農主以其一家的勞力耕種自己的土地，而已經是佃戶，或形式上耕種他自己的土地的農主，實際上已沉淪爲極深的債務奴隸。僅舉幾項數字就可以作爲例解：

### 百名農主中之佃戶數

一八六〇	二五·六
一九〇〇	三五·三
一九二〇	三八·一
一九三〇	四二·四
一九三六	四二·一

在美國南部，百分之八〇的黑人農主是佃戶，半佃戶，和半奴隸。

半數的美國農主，已經被剝奪了他們的土地！土地以很快的速度轉入資本家掌握中。一九三五年所訂結的限制玉蜀黍和豬的生產條約，曝露了下列事實：

六七·三〇二農場屬於一一一家保險公司

二一·四四七農場屬於一七〇家銀行

一八·八三〇農場屬於三·四九一主人（所謂「複合農場」）

除保險公司和銀行以外，州政府也變成農田的大地主。

僅在密失失必一州，一九三二年首三季中因不付稅項而被沒收的農場有六萬所。米歇根州佔有三百萬英畝土地，未納稅款而宣告拍賣，但因沒有私人還價承購者而迄未脫手。佛羅里達州約有二百萬英畝土地，因延宕納稅而變為州有。幾乎各

州都有經驗感受到農村財產稅的短收，而對既售不出去又無法放棄的巨額土地，蒙受到極重的負擔。

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中，由於農主之不能償付他們的欠稅，八十萬所農場轉為州有。在許多州中，已經成立農主組織，阻止農主財產之強迫以拍賣形式出售。

同時，美國正在推展着農業經營機關的大規模集中。千英畝以上的農場，在全部土地中所佔的百分數計：

一九一〇	一九・〇
一九二〇	二三・一
一九三〇	二八・〇
一九三五	二九・四

數十萬農主，祇祇是表面上的地主；他們完全處於金融資本掌握之中。金融資本和農業合作社一聯合一起，把擁有土地的自耕農變為酬報低廉的勞動者。欠債農主的耕種計劃，預算等項，概由銀行、農場經理、所預定；與銀行發生關係的合作社，盲目規定價格，收買農主的貨物；銀行供給他們機器、肥料等。



羅斯福政府所採取的手段——以購買和毀滅剩餘產品，以國家津貼限制生產來提高價格——確已驅使價格上漲（藉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六年兩次歉收之助，）消滅了「剪刀口」，改善了「農業」狀況。但是這種價格的上漲，主要的還是有利於大資本主義經營機關，大多數勞苦農主已成為「無效力」的多餘的農主。價格的提高，對於美國南部的黑人佃戶，也很少幫助，因為他們永遠處償不清白人地主的債務奴隸生活之中。而且現在農產品的高價，究竟能延續到多久，還是一個很大疑問。一九三七年栽培小麥的土地面積，增加了百分之二〇，較美國歷史上一向所遇見的都要多。祇要收成達到平常年份價格就會立刻有再度反應。

希特勒治下德國農民狀況的發展，具有特種的性質。法西斯在取得政權以前，曾經向被恐懼所破產的勞苦農民，作過許多諾言；後來他們却盡其一切，改善大地主和大農主的地位，而犧牲勞動人民。這一目的的達到主要的藉農場承繼法即授特權於富農和極薄的中農階層；取消債務，保障田產不受強迫出售，轉免死亡稅。在另一方面，他們的子女，除了一個承繼全農場以外，都被剝奪去承繼權！這一立法的政治意義，是在否定全體約達六百萬農業僱員待遇的改善企圖。法西斯主義拚棄中小農，想在富裕農民中謀取社會的支持，而這些部份的農民，是經濟上政治上最接近地主的。在失



業隊伍中富農擁有一「土地助手」——幾乎是無償的勞動者——又賦有無數其他特權。凡此種種，完全符合法西斯制度的一般性質。

但是甚至這個爭取富裕農民的有限目的，法西斯主義也沒有達到。為準備德國未來的戰爭，為便利自國外輸入軍火代替糧食，法西斯乃置農民於極度嚴酷的國家立法約束之下。農民已成為國家的農奴。他不得將出品送至市場出售，而必須按政府規定的價格，繳納給國家機關。如有違犯，要受嚴厲處罰。國家預定農民應栽培每種作物若干。雖然他所種的穀物尚不足供自己的消費，他却不得不栽培亞麻。每頭母牛的牛乳出產，都受統制：如牛乳、牛油、雞蛋必須繳納出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甚至農民自己的消費也嚴受統制。

正如在一切曾經試驗過的各國一樣，以政府規定價格強迫繳納的制度，引起人民深切的不滿，造成農產品的低落，和對政府措置的消極反抗。實際上富農纔是主要地為市場而生產的，纔是希特勒要想得到他們的支持來爭取他的政權的，纔是這些措置的主要消極反抗者。

孟哲斯德運報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表一條德國農業食糧部頒給食糧統制局的密令。該令是以糧食部長達萊（Darre）名義，由一高級官員名莫理芝（Moritz）者簽署，內容如下。

據德國統計局關於農產及其繳與貿易機關的數字所示，農村人口的消費極其巨大，大田莊如此，小農家也是如此。

不幸，農民和農主繼續以有利的價格，祕密出售農產品給富有的城市消費者。他們不顧他們例應繳納產品於貿易機關的義務，不願這將使他們受到嚴厲的處罰，或拘送至集中營裏去，而依然這樣做。一部份的消極反抗行爲，顯係出於反對納粹政權的態度，這一點也須考慮在內。從明令處罰的案件上判斷，則消極反抗行爲在地主和擁有莊園的農民中間最常發生，雖然前者事事托納粹制度之福。如果把這些因素都考慮在內，則農村消費還是太高。

德國國社主義的正式理論，雖然贊揚「農民」（祇有坐擁莊園的地主可以自稱為農民）稱他爲「北歐種族生命的泉源」等，可是完全爲最反動最封建的一部份大資產階級效勞的經濟政策，却使德國農民更瀕于破產。德國的實例，把法西斯統治之親農民言論和反農民事實間的矛盾，特別表現得明白。

在好些東歐國家中，戰後初年通過了不少土地改革法，而且也有一部份實施，以圖安撫農民的

叛亂，使農民不成爲無產階級的同盟，或爭取農民把他們作爲對抗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幫手。（如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然而這些改革，一點也增進不了勞動農民的境遇。

各國統治階級運用大致相同的方法，把土地改革變爲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措施。這種方法大致如下。

當革命潮流高漲至威脅的狀態時，政府就宣布大莊園分配給農民。無數龐大的委員會奉命就任，經過冗長手續，莊嚴編成表冊，如申請求土地的農民人數和此項土地的大小地址等。這樣暫時安靜了農民；農民們以爲他們的申請至少已被否認。於是又有其他委員會來審查問題，決定那些大莊園應當沒收。幾年之後，一件土地改革法案提出於國會。法案經冗長辯論，其論調依農民運動的壓力爲轉移。結果往往國家收購權代替了沒收大莊園：一切大莊園都不沒收，而祇領到最劣一部份地產。凡是「有申請權」的農民，並不是無償的取得土地，而須償付政府法律所規定的地價，一方面銀行在國家担保之下放款予農民，就此大做其厚利生意。最初所編有申請權的名單，當作「臨時性質」被忽視過去了。在政府所撥的土地中，最優等的土地，給予所謂「國家支持分子」即退職軍官，憲兵，文官等。一部份由富農以現款付價取去。少部份最劣的土地，逐漸的由中農和貧民取得。因爲貧

農既無錢償付地價，又無必要的生產工具來開墾，所以自始就墮入銀行債務的負累中，並且轉而依靠擁有開墾土地的生產工具的富農。貧民在經過毫無結果的幾年掙扎之後，終久放棄其艱苦爭得的土地。

下列匈牙利某區實施土地改革的生動敘述，足以說明上面一般的陳述：

在森德新，我們看到，在有土地申請權的第一組人中，有二·八七九個家長，請求二七·六一六畝土地，所以每一小農場的平均面積，就祇有九畝。這是第一批的申請，當時人們還夢想善用小小的地產。第二組則包含一·七九七個有申請土地權的人，他們請求六·九二七畝土地，所以這組是祇有二至四畝的小地產。全國土地改革委員會在紙上分配了三·〇二七畝土地給一·八六八人，即滿足了原來列入名單內的土地申請者的百分之三九，而僅分配原來所申請的土地的百分之八·七，實際上情形還要惡劣。在這些有權申請土地者真能取得其所獲的土地以前，人數又縮至一·〇三〇，即原數的百分之二十一，而分配的土地則為二·〇七八畝，即所請求的面積的百分之六。但是終久，甚至這一千畝的十分之一的地產也並未分配。最特別的是，在這樣渴求土地者之中，居然有一位著名的經濟領袖，享受高貴的獎賞，以二·三畝的「改革」土地，分給他自已……

新地主必須加息償付地價，但是在第一年中，全部利息和地稅都先予緩清。因此關於生產工具的事，就每從想起。如果獲得改革土地的小地主，能夠在其一至三畝的收成中，償付一些利息，則他就能快活得了不得。這些地主大半略有細小資本，可是在第一年中已無在償付地價利息和賦稅上用錢。在第二年和第三年中，他該繳繳納賦稅，到後來連地稅也付不出了。他們

既無耕馬，又無農具，他們必須租賃耕馬和農具來耕種。他們沒有牲口，土地又不施肥料，收成一年壞似一年，加在他們肩上的負擔就日趨難負……

改革的土地照例是選自大莊園中的最劣等最遼遠的土地。蘇德新的大半土地申請者獲得在空間相隔十公里至十二公里距離的土地。小農場離公路、鄉村、城市或市場如此之遠，不論地主如何努力，實在不能殘存下去。

研究戰後許多國家的土地改革的結果，很明白的證明：原可為勞動羣衆謀利的，特別為貧農和農業無產階級謀利的土地改革，却在地主和大資本家的統治存在之時，成爲不可能。祇有在封建餘孽堅強而正在人民革命過程中的國家如內戰期內的西班牙那樣，實行土地改革時它纔能為勞動羣衆有利益。

在那些實行正常的資產階級的土地改革的國家，農民羣衆的處境，較之未曾實行改革的國家，並不好一些，有時甚至還要壞一些，如像東歐農產出口國，所發生的土地改革一樣，這些國家受土地恐慌的打擊特別嚴重。

東歐諸國中的小農經常農業的惡化，尤爲嚴重。在一九三六年，當土地恐慌已經比較不怎樣嚴重的時候，在「文明的」資本主義歐洲中，還有農民在餓死——這個事實最足表現情狀的真相。

比薩拉比亞飢荒——一月十三日，布達佩斯電。比薩拉比亞全境，因去年歉收之故，雖經設法補救，飢荒仍瀰蔓不息。就蒂琴納區所獲消息，兩大村莊中，兒童餓死者數十，成年餓死者八人。（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新自由報）

村中三百人餓死。羅馬尼亞東部各省村中餓死者，至少三百人，其中大半為兒童。據「交易電訊報」載，上週比薩拉比亞省死亡十八人，該省兒童紛紛離家覓食。此次飢荒係由去夏嚴旱造成，政府現正設法消弭災難，但災情仍極嚴重。（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每日先驅報」）

大地產的優勢，雖經土地改革而仍繼續存在，致使這些國家，經常形成一種農村人口的過剩。勞農和多少依賴工資為基本收入的貧農，祇能找得臨時工作；一年中大部份時間，他們是失業的。依上引匈牙利作家所敘述的匈牙利勞動者勞動市場的現狀，乃有如下：

勞動力在現在是一種商品，和小麥，雞蛋，牲口或小牛一般。農民不僅有牲畜，水菓，家禽和菜蔬的市場，而且也有人的市場。不僅馬牛販做生意，人販也做生意。勞動者的命運也受供求律所決定，不過供給是大於需求而已。因此，人之為商品從來享受不到「自由競爭」的好處。勞動者如果並沒有經常的職業（這是本區裏極端罕見的事）或租得一小塊土地（那更罕見，）則他們大半時間就化在「人市場」上。他們五個一隊，十個一組，站着襤褸，疲乏，大半麻木無情的樣子。他們低聲說話，多半是默不作聲。他們和站在牲口市場上的動物，差不了多少；不過大部份牲口要比人市場的「活動」貨品吃得好，顯得快樂一些。這些人面上的表情，多半為擔心，憤怒，和苦痛。農主要僱用勞動者時就像在牲畜之中挑選一樣，在他們之中挑選。他考慮他們的筋力，年齡，詢問他們家庭狀況，於是開始講價。在這方面牲畜也要快樂些，因為即使買賣沒有成功，它們的主人仍把草料

和蘿蔔擲到槽中給它們吃。然而一個萬物之靈的人，一個有人權的自由的馬札亞人，却自己討價還錢，倘若交易不成，就祇有求乞或挨餓。

在匈牙利勞動者之中失業人數之多使政府正和義大利一般禁止使用收刈機以免堵塞勞動者至少賺得麵包的可能。

最可怕的是殖民地農民的境遇。中國和印度農民生活之慘，幾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飢荒出售子女作奴隸，吃人肉等等，遲至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還是一種流行的常見現象。

中國農民吃草。四川省蒼溪縣農民，以野草白土爲食。窮人且爲爭食白土而互鬥。中國最富庶之江浙兩省，貧民大半以薄粥糊口，而其中一部份且以糠糲野草甚至毒草爲食。因此患鼓脹病致死者甚衆。

這樣可怕的狀況，並不是天災的結果，而是地主、高利貸者、省政府，和軍閥們空前未聞的剝削中國農民之故。農民所餘不多，不足以繼續其單純再生產的農作，甚至在最低生活水準之下。在四川省內，一九三七年時還是飢饉盛行，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的捐稅，徵收到十二倍之多。

四川新繁縣錢糧，已由農民預征至一九九二年，人民爲要清付捐稅，不得不出售或出典自己的子女。在望山縣，田賦征收了十二次，每次都是全年，換言之，該縣田賦已預征至一九八六年。

徵稅員下鄉，召集欠稅的農民，把他們鎖起來，幾十個人關在一小室，不給他們飲食。冬天這種小室並不生火……飢寒交

迫的農民，就祇有號哭連天……（東方雜誌一九三五年三十四卷第一期「恐慌中之農民生活」文內）

印度農民的境況並不較優；普通的長期的飢餓，已經變為尖銳的災荒。印度沒有一年沒有一區

內沒有一公認的「飢荒」。在一九三六年至三七年也是這樣。我們且引證幾段報章記載作為說明：

本報於最近一次報告中，曾告讀者庫爾納縣沙基拉鄉飢荒所造成之嚴重情形。男女老幼餓斃者數以千計。三分之二以

上人民勉強隔天一餐。極少部份幸運者日獲一餐。餘者無可為食，不得不以任何能得之物充飢。霍亂及其他傳染病大發，無人照顧患者。多數人家有生可謀份子，因不忍卒睹此種無法補救苦况，紛紛拋棄賴其為食者婦女衣衫襪襪，雖忍飢挨餓亦不得不空守戶內。此種景况，並無半點誇大。不少窘態，且已略去。（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前進報」）

一九三七年的飢荒，正如年年如此一般，並不使政府考慮免稅。

杜哈及耶羅太路格斯繼續傳來災情嚴重之悲慘消息。衆皆認為貧農處境，如此可憫，似應完全免稅；惟政府僅准豁免一部份賦稅，此項豁免，緩不濟急。據謂若干場合，政府且向此種人民勒收稅款，以致離家遠颺者不少云。（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

「孟買彙報」）

帝國主義日本的農民境況並不優于被壓迫的殖民地國家農民的貧乏是日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一。欲望逼着農民的女兒們進入紡織工廠，或其他輕工業的工廠，在這些工廠裏，她們賺取極低的工資，因此使日本整個無產階級的工資標準，降到空前未有的低度。低廉的工資成本，使日本可以



在世界市場上以卑鄙低廉的價格，拋售日本貨物，換取外匯來購買軍火。日本農民的貧困，形成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一（雖然同時亦為其最弱的一點）。

在德國親日的「人民觀察報」上，一九三六年三月八日，載有下列一段新聞：

日本農民已至絕望境地。五百萬農家中擁有土地二日畝以下者計三分之一，擁有二至四日畝者計三分之一，餘則幾在不自由狀態下依租佃為生。資本主義來自西洋，加以歷次通貨膨脹，致使農民成為投機對象；農民雖深愛土地，往往受時艱所迫出售土地，而永不能贖回。新地主欲求可能最高地租，且因無時不可覓得佃戶，故破產的農民無產階級繼續增加……日本農民所肩運命，慘絕人寰；稻穀歉收，則所獲不足以抵償生產成本，稻穀豐收則米價下跌，仍不足抵償生產成本。日人常謂農民為「國家贅瘤」，在皇權新復之下各業欣欣向榮時，惟有農民依然處于低微社會地位。

在一九三六年，即農產品價格高漲之後，日本農家的平均收入不到為三一九日圓。依一九三六年的匯兌率，則每家約得美金一百元。如果我們假定每家五口，則每人每年為二十美元，每星期遠不及半元。因為較富裕的農民收入也較豐，所以大部農民還不足此數。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農民之出售其女兒，好像中國人那樣，是可想而知的。「社會運動通訊」發表一封農民自高嶺村致下關勞動介紹所一函，謂：

我想出售我的女兒。救救我！生活是如此艱難，使我們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我受着餓死的威脅，女兒對我是如此親愛，但

我有什麼其他方法呢？我的十六歲女兒茶姊始則大哭，但終久委諸她自己的命運了。如果可能，請代為在下關附近任何地方覓一位置。她不需要任何奢侈生活。到最後沒有辦法的時候，她曾被遣送到台灣或滿洲。救救我們全家！

日本的農民境遇既是如此，則日本殖民地中，如朝鮮、台灣的農民苦况，更不難想像而知了。

這種實例，舉不勝舉。在戰後時期中，全世界勞動農民的境遇惡化得慘不忍觀。資產階級的世界，有農民人口約十萬萬以上。祇有極少數農民生活於相當可以忍受的條件下，靠着克勤克儉來糊口。要提高物質或文化生活，想都不要想。大部份農民天天與破產相奮鬥，永遠生活於飢餓線上。不僅是印度和中國的狀況是這樣，匈牙利和波蘭的狀況，亦何獨不然。匈波兩國農民把火柴一分為二，以圖每枝火柴可用兩次。在墨索里尼的「帝國」內，正如墨氏諷刺地所說一般，「意大利人民幸而尚無一天數次的習慣」；在豪富的美國，黑人農主永遠生活於最艱苦的狀況中，白種農主則在上次歉收時也一樣。農民的苦難，自北極圈到赤道，自日本到南美，處處相同。

帝俄時代的勞苦農民——即貧農、小農和中農——命運也慘得可怕。飢餓是他們茅屋的常客。終年能有五穀吃是例外之事。大量貧農和中農通常不得不在新穀登場前挨餓幾個月，不然就是向

富農借糧，終久成爲後者的債奴。因爲久旱成災年成歉收之故，飢荒循環發生，各省農民死亡累累。但這並不能使帝俄不把無數百萬担穀物從這個飢饉之國輸出，以售得價款定購軍備，償付外資利息。

農業用原始方法經營，一部份人口甚至還沒有定居下來，而過着游牧民族那樣的游蕩生活。全國有多種封建剝削定居的農民，以原始的農具，如可厭的木犁，來耕種田地。貧農根本沒有任何生產工具。他們從富農那裏備得生產工具，而需讓出一部份收成作爲酬答，並且在富農田上耕作若干天而無工資。

### 貧農農場

(佔全數百分率)

無馬匹者	三〇
無農具者	三四
無種子者	一五

因爲一大半土地，最肥沃的土地，屬於貴族，教會，皇族，和國家，所以不論國家的面積如何廣大，人口如何相對稀落，土地飢荒和農村人口之過剩還是盛行。百分之四的農民，沒有任何土地可供耕作。

一個地主平均佔有等於三百農民的土地。貧農不得不出高利貸式的租價向地主租用土地！貧民愈貧，則租地愈少，每俄畝租價愈貴。數百萬農民被拋到十字街頭，找求着定居的土地，或建築工程或工廠中的工作。

### 革命前農民農場之社會構造

(百分率)

貧農	六五
中農	二〇
富農	一五

革命以前，每年有二百萬農民跑到南方，跑到北高加索和烏克蘭，充當富農和地主的勞動者。

因為農民貧苦，缺乏生產工具和農業智識。土地的每畝收穫量很低。貧窮與文明告絕相伴而行，互為表裏。農民絕無最基本的文化，如讀寫的知識。九歲以上的每百個人口中，祇有二十七人能夠讀寫；在西伯利亞區則僅有十六人，中亞細亞則僅六人，大部份農民目不識丁，毫無知識，不少是放縱酒麪。受牧師欺騙，被地主掠奪，遭帝俄官吏磨折，這就是帝俄時代勞苦農民的命運。多次農民叛亂

在血泊中削平。被壓迫民族的以及大俄羅斯國族主義輕蔑地稱爲「異族。」農民境遇，特別淒慘。他們毫無保障，一任俄國官僚、地主、商人和牧師擺佈。

世界大戰使農民境遇更形惡化。被動員的都是最有能力部份的農民，約近半數的成年，一千萬人以上。國家徵收了極大部份農民的生產工具：馬、牛、芻秣。在當作戰場的地區，農民所受的痛苦最甚，因爲他們被戰勝的德、奧和俄軍交互搜括到入骨。

大戰期內，甚至在帝制時代就發動了廣泛的農民運動，而在克倫斯基政府時代更其盛行。克倫斯基政府企圖誘惑農民，餌以「憲法會議」的希望，以爲可以經由「合法手段」解決土地問題，藉此保障大地主的土地，但是毫無結果。許多地方農民攫取土地，焚燒莊園，並施以搶劫。革命的酵母蔓延至軍隊中間，因爲軍隊大半是年青農民所構成，所以要對農民施以嚴厲的壓迫成爲不可能。

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一擊而摧毀封建餘孽。大地主、教會和沙皇皇族的土地一律被沒收，貴族和教士的特權被取消。除極少數例外（國營農場）沒收的土地，都交給農民，由他們分開耕種。依此方法，農民取得一萬五千萬俄畝土地；他們所運用的土地面積就此增加一倍。全部土地都歸國有，土地買賣和租借完全禁止。那時以前所租的土地，無代價的轉移給原有佃戶使用。農民一切債務都予

取消。土地分配的結果，是農地的相當平均化。約有二千五百萬農場突興起來，其中多半是中農。誠如列寧所說，中農成爲俄國鄉村的中心人物。然而那裏還遺留着富農這一上層階級，以及比較衆多的貧農階層；特別是在人口稠密的區域，他們沒有耕種新取得的土地的生產工具，因此繼續照舊依靠富農，因爲富農擁有充足的生產品。

在內戰和資本主義列強干涉的時期中，農民的境遇免不了惡化。蘇維埃政府爲抵擋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反革命進攻，不得不動員全國所有力量以從事防禦，不得不施行軍事共產制度，向農民要求他們生活必需量以外之全部餘額。這祇在與富農作尖銳的鬥爭中纔能實現，因爲富農不願意繳出其剩餘生產品，所以蘇維埃政權堅賴貧農。

防禦戰完成了，蘇維埃政府就從軍事共產制度轉入新經濟政策，這正如列寧所說，是「久所切望的。」繳納一切食糧餘額的義務，代之以實物納稅。農民又可以自由處理其餘糧；增加生產的私人經濟動機，重復發生效力。農民的境地很快的改進，中農和工人階級間的「同盟」更趨堅固；富農開始對蘇維埃政權效忠。蘇聯共產黨內部右傾分子想和富農講和，主張富農之和平長成爲社會主義成份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革命理論。布哈林提出富農的口號：「發你們的財吧。」

但是個人的致富祇能根據勞動的剝削。富農開始憑藉其生產工具的佔有，以及貧農之缺乏生產工具，從事剝削貧農，雖然形式往往是隱藏的。但這直接和蘇維埃社會的基本原則即消滅剝削相矛盾。斯丹林在其批評右傾反對派時，關於這一問題曾說過：

他們以爲蘇維埃政府可以同時依賴兩個直接相反的對立階級：一爲富農階級，其經濟原則是剝削勞工階級；一爲勞工階級，其經濟原則是消滅一切剝削。

企圖重建剝削的富農與不能忍受任何剝削的勞工階級間的鬥爭，於大家都知道的藉農民一切生產工具集體化的手段，完全消滅富農階級中結束。

此舉斷然除去了富農可能剝削的物質基礎，即他們之佔有生產工具和貧農之缺乏生產工具。通盤集體化，把千百萬個別的原始式經營的農場，融合成爲集體的大企業，用機械化生產工具來經營，就此奠定了蘇聯農業發達（見第八章）的基礎，同時奠定蘇聯農民轉變的基礎。

當資產階級世界中農業發展的主要路線是勞動農民的大批破產，及其沉淪爲無產者的時候，蘇聯的發展却是循着相反的方向。

一種根本不同的新式農民興起來。斯丹林在其論新憲法的演說中敘述這一過程如下：

現在讓我們且來講農民問題。慣常說農民是一種小生產的階級，成員微弱，散處全國各地，用落後的技術。在其細小的農場上，耕種其孤獨的田畦；他是私有財產的奴隸，受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高利貸者等等剝削，而無所懲罰。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農民，若就其主要部份而言，確實是這樣的一個階級。

今日之我國農民，蘇維埃農民其基本羣衆，能否說是類似這種農民呢？

不，不能這樣說。我們的國內再沒有這種農民了。我們的蘇維埃農民，是全新式的農民。我國再沒有地主和富農、商人和高利貸者來剝削農民。因此，我國的農民是解除剝削的農民。而且，最大多數的我國農民是集體農場的農民。即他們的工作和佔有並非根據個人勞動和落後技術，却是根據集體勞動和現代技術。

最後，我國農民經濟，不是樹基於私有財產，而是樹基於集體財產，是根據集體勞動而長成。諸位看到，蘇維埃農民是完全新式的農民，在人類史上可稱沒有前例。

過去八年來蘇聯農民所發生的變化是非常巨大的；我國現在有的，不是二千五百萬個別的農民，各自生活和工作，而是二四四·〇〇〇家集體勞動的農民合作社！

在集體農場尚未發展（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之前，二千五百萬小農場，其主權是（百分數）：

貧農

三五

中農

六〇

富農

四五



至一九三七年，一千八百五十萬家農場，合併爲二四三·七〇〇集體農場，其餘一百四十萬家個別農場依然未變，而集體耕種的面積，佔全部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九九·一。

由於集體農場之故，鄉村中的貧農已經消滅；農場沒有馬匹，農具和土地的情形也不存在。否則，城市和鄉村的失業就不能消滅了。

鄉村中消失了二千萬至三千萬飢餓的貧農，因爲他們都走上集體化的大道，因爲他們都成爲小康，都勝利地參與繁榮生活的建設。

蘇聯政府支出巨額款項，助農民在經濟上幫和文化上前進。最艱難的農業工作——收割，打穀等等——由機器來執行，而不似從前那樣，和資產階級世界之中小農現在那樣，仍用人力勞動。在一九三七年，有五·六一二處曳引機站，幫助蘇聯農民耕作。在一九二八年，全部用之於農業中的動力，其中祇有百分之四是由摩托推動的，而到一九三七年，這一百分數已提高到六五了。從此曳引機成爲農業中動力的主要來源。曳引機的總動力，年復一年的增加。

最艱苦的農作恐怕是用鐮刀割麥。資本主義國家勞苦農民和勞動者，收割時在烈日炎燒下從清晨到深晚，整天工作着。蘇聯農民却藉綜合機而日趨解除了這種最繁重的體力勞動。

### 曳引機站

五、第二次五年計劃終為集體農場所用者

(每年六月一日之情形)

機站數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三	一九三七
曳引機(千架)	一五八	二〇九一六	五〇六一七
動力(千馬力)	七〇一	一二三〇二	三五六〇八
綜合機(千架)	八六〇八	一〇七五八〇一	六〇五一一〇六
重車(千輛)	—	一〇〇四	九六〇三
機站作業之面積(佔 全集體農場總面積之%)	—	一二〇三	五六〇〇
機站曳引機所作工作(按 標準耕種計)(百萬公頃)	—	五八〇七	九一〇五
機站綜合機收割面積 (百萬公頃)	—	三九〇八	二二七〇三
	—	〇〇五	三四〇一

在一九三七年,由十萬架綜合機所收割的作物,約計三千四百萬公頃,佔全面積百分之四〇以

上。蘇聯集體農民的生活如何呢？

鄉村的農民，爲使國家所給予的土地「永久使用」起見，組織成一個或幾個勞動公社。集體農場和資本主義下的大農業公司一般，構成一個經濟單位，其間區別是集體農場不受場主或大佃戶所管理，而是由集體農民隊伍中所選出的管理委員會和集體農場主任所管理；他們有合格的政府農學家和技術專家們的幫助。土地的耕種，如耕耘，收割等等，一部份藉他們自有的生產工具，一部份藉助於國營曳引機站，後者爲他們工作而僅取得由合同所規定的很少份額的收穫。

一部份收成，依法律規定，繳納給國家，作爲賦稅；其餘部份由集體農場支配。依條例，一部份收成，自百分之十至二十，劃作積儲，充作購買新機器或家畜，建築農場新建築物，俱樂部，種種改良工作等之需。餘者分配於集體農場的成員。

工作的組織大致如下。

集體農場內的壯丁劃分爲兩組，各自執行管理處所指定的工作。農場成員工作的天數，記在每一成員的賬上，而每天的工作，依其工作的性質及難易，估定不同的價值；因此一個集體農民也可以在一天之內作完兩天工作。不在集體農場內工作的壯丁，不能取得農場產品的份額，而不適工作的

成員，則由集體農場來維持。

一天勞動的酬報量，依收穫多少為轉移，而且一般的依靠經濟的結果。因此集體農場每一成員，對於全部工作之按時及最妥善地執行，以改善收穫，是由直接物資利益關係的。這於改進經濟之各種新社會設施的實施，便利不少。經驗豐富的老年農民，由農場成員指定其負擔監督工作素質之責。各種模範隊在不同場合執行同一工作，互相比賽，誰工作較優或在較短時期內完成，誰在同等大的面積上獲得較豐的收成。

集體農場一部份的產品，如穀物，馬鈴薯等，直接分配給農場成員。另一部份出售，而以貨幣形式分給成員；兩者都依一年中各人所作工作日的總數而定。集體農場工作愈順利，一年中每一成員工作日所作的工作更多，則集體農民分到的份額也更多。在棉、麻、或畜牧等專業集體農場中，收入的分配也依同一的原則進行；不過這裏實物分配沒有像在混合農場那樣重要。

除從集體農場所獲得的收入外，集體農民還有從家庭園藝上的「私人收入」；這種家庭經濟，是他們的個人財產，却不准作對他人勞動的剝削，而成爲社會主義集體農場財產的輔助成分。他們佔有住宅及空場，花園及附近田地；依區域之不同，他們可以保有一頭或數頭牛、豬、綿羊、山羊、和不論

多少的小牲畜。這種家畜，首先是供應農民家庭本身的消費，放牧於集體農場的草地，由集體農場供給草荐等等。正和敵人在國外所散佈的觀念相反，說什麼蘇維埃政權阻礙農民家庭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家庭農業經濟是受蘇維埃政府竭力鼓勵的。數年前曾經提出口號：「每一集體農民至少須有一頭牛。」為實現這一口號，小母牛與犢由國營牧場，以低廉的價格，和有利的付款條件，售給當時尚未有牛的集體農民。集體牧場所行的辦法相同。小豬也以有利的條件售給農民以便飼畜。

此舉的初步結果，已經在統計上獲得反映。

### 集體農民私有牲口表

(佔全數之百分率)

牛	四三・五	五四・五
豬	二八・三	四〇・六
羊	三二・八	四一・五
	一九三二	一九三四

從那時起這種發展就一直繼續下去。現在實際上再沒有任何集體農民不佔有一頭和幾隻其

他牲畜的——除開他在集體農場社會主義財產中的份額以外。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自然會發生疑問蘇聯法律却又爲什麼限制集體農民的私家畜牧呢？法律爲什麼不允許勤進的農民隨意增加其牲口呢？

這種限制的目的是制止農民重新分化的可能。爲阻止剝削他人勞動的可能，牲畜數不得超出農家就其本身勞力所能供應而無需外助的範圍之外。在另一方面，牲畜不應超出——或至少不能超出——家庭供應所必需的數量。家庭需要的生產不應蜕化爲有系統的追求商品的生產，而從家庭農業所獲的收入不應成爲農民的基本收入，否則集體農場的發展將受到影響。

在發展的現階段上，家庭農業對於補充集體農場的收入，以及利用家庭成員的勞力，固然重要，但這大半還是集體化前期的遺跡。社會主義農業繼續發展，集體農業部份之累積和勞動生產率繼續增高，農民一般文化也繼續提高，則這一遺跡將漸漸消失。正如城市工人所住的樓面不能經營生產，在農民的住宅中也是如此；房屋祇供作居住之用，祇能有裝飾的設備。畜牧得在離住所較遠的地方經營，和集體農場中所現已經經營的農業相同。

目前家庭作農仍受蘇聯農民所崇敬，雖然蘇聯農民照上引斯丹林簡潔的話，已經是一個和資

本主義國家內完全不同的階級。

資產階級國家內大多數農民，繼續受破產所威脅。各不相關的因素都可以破壞他們：外國收穫的結果，美國的白銀政策，各國之間互惠的優待關稅。他們必須戰戰兢兢作生存競爭。各種意外如一次歉收，一馬之失，一牛之病，一試之改，都能招致農場的損失，把他們墮入不熟練的失業工人大隊中。

蘇聯農民過着安定的生活。他的收入會因收穫之故而變動，但是他的生存是有保障的。土地是集體財產。房屋，空場，園圃，牲畜是他的私產。國家替他的房屋投保火險，替他的牲畜防疫，替他的子女在本村集體農場中或新設立的集體農場中，找得工作，或在城市中充當產業工人或知識工人。一切改良的可能聽任天才發揮。

資本主義下的農民是一個在沒落的，在分化過程中的，以及就全體而言，是在衰頹中的階級。在蘇聯，農民是一個在新經濟基礎上興起的階段，而且還在蛻化的過程中，在其繼續向社會主義的進展中，將和產業工人和知識份子融合而成爲一種統一的勞動人民！

這種上進和融和的過程是多方面的。其最重要點如下。

農民各自經營的小農場，已代之以加入一大集體農場。

個別農民在小塊土地上的傳統操作，代之以集體的操作。

使用原始式農具而作艱苦的體力工作，已加速代之以需要精神貫注多於身體力行的複雜機械的工作。

依照舊習慣的傳統的工作，代之以合理的科學組織的工作。

工作模式的變更引致集體農民在其全部生活模式中逐漸近似產業工人。集體農民工作於綜合機，曳引機、打穀機之旁，農業試驗室和畜牧研究所之中，凡此種種已經較帝俄時代農民大為近似城市工人了。

農民對國家和國家機關的關係已起根本的變化。在帝俄之下，農民對國家和國家機關，抱否定仇視的態度，祇為恐懼而服從之，正如大半資產階級國家目前尚有的情形一樣。但是蘇聯的農民，自己管理自己村務，積極參加一切公共事務，而且認蘇維埃國家為其自己的機構。在這點上他們也愈趨近似工人。

代替那永為生存競爭所困擾的帝俄時代的農民的，是蘇維埃農民，解除了這些憂慮，生活水準迅趨於繁榮，體格大為發達！



伏爾加河日耳曼人平均體重和胸量的增加，是他們健康與良好營養的最好證明。關於這些日耳曼人的情形，法西斯報紙不斷散佈着最無恥的謠言。

被徵募的農民青年，其體格尚未達到必需的發育者，其人數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是從百分之九五·二降至百分之四·八；在沙拉多夫區是從百分之四〇·〇降至百分之二九·九；在伏爾加河日耳曼人區是從百分之五九·七降至百分之二·五等。

同時因工作方法的變更，集體農場的工作時間大為減少。在帝俄時代，農業勞動者每天工作十八小時，在夏季時候，工作時間還要長些。農民自日出至日落，每天工作十五小時至十六小時。然而在一九三六年，自四月至六月，集體農民平均每天工作一〇·三小時，婦女工作每天九·五小時。

農民舊有的文化上的貧困，已經克服。除極少數的老年人外，所有蘇聯農民都能讀寫。早在一九三四年時，百分之八〇的集體農民已經能閱讀報紙。集體農民每年化二百五十二小時于學習和自脩；婦女則化二百六十小時。

自此以後，農民的教育期望愈趨增加。日益加密的中小學網，包羅了全部農民兒童；無線電播音，以及備有電影院、戲院、演講廳、圖書館、農事實驗室的俱樂部，供作蘇聯農民的文化發展。在文化領域

內，集體農民和工人間的差別，也迅速地消滅。

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雖有多方面的提高——甚至正因為如此——大批人口正由鄉村移入城市，由農業移入工業，尤其是青年們，無數的工業企業不斷的在鄉村中找尋勞力，並從事向城市遷移的組織。然而這種移動和帝俄時代或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逃離土地的情形，根本不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逃離土地，是土地恐慌所促起的農民加速分化的結果，使較貧苦階層的農民不能繼續他們的「獨立」農民的生活。他們的移入城市是鄉村中物質破產的結果。他們在城市中如果能夠找到任何工作，則不得不接受最低代價的不熟練工作。

在蘇聯的情形完全不同。這裏沒有農民會「破產」或毀滅！這裏沒有像美國那樣「無效能」的「多餘」的農民。土地已經國有化，而且幾乎全由集體農場所耕種，構成了社會主義的財產。集體農場的農民獲得他的收入，並不因為他是集體農場土地和生產工具的一個「合主」或享用者，而是因為他參加集體工作。集體農場的總收入，是取決於耕地面積的大小，生產工具的設備，以及全體成員的總工作。但各別集體農民的個人份額，却取決於他所做的工作日的總數。倘若他想要在城內中找新職業，他可以毫無危險地做到這一點；他向產體農場「請假」，保留他回復工作的權利。他對集

體農場的社會主義財產權，並不因他暫時離開而受到影響（依例，請假是准許的，因為集體農場中很少缺乏勞力，原因在於機器化不斷的增加。）所以他暫時離開鄉村，却鮮回到原處。蘇聯工業的發展，遠較農業為迅速。勞動的需求經常超出供給（見第六章。）年青的集體農民是工廠所最希望僱用的勞力。這不是像資本主義下那樣農民找尋工作，而是工廠竭力向他們找取勞力。在集體農場裏駕駛曳引機的農民，入汽車或飛機廠充當駕駛員，繼續研究，入大學聽講，成為工程師。其他集體農民，成為農學家，獸醫，曳引機站站長等。他們沒有回到農事的動機。農業愈繁榮，則城市食品的供給愈豐富，城市中的實際工資愈提高。因此我們看到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在集體化創辦伊始，約有二千四百萬農場，現在已經縮減至二千萬所左右。青年人移入城市；老年人死亡。猛飛躍進的勞動生產率，使土地能夠耕種更得好，而使用的勞力量更少。

這一移民過程，表示留存的集體農民，各別言之，在土地方面愈益「富有」。大家都知道，集體農場所的土地是永久分給農場農民享用的。莊嚴的國家文件，證明永遠留給農民享用的土地面積之大小。農場中農民數減少，則每一成員所享受的土地份額逐漸增多。然而因為土地既不能出售又不能僱用勞動者耕種，所以土地的增加之落在個別集體農民份額內的，並不形成資本主義意義的增富。

這一過程祇表示，蘇維埃經濟的內在演進，並不像資本主義那樣，造成土地飢荒和農村人口過剩，而是正好相反，却造成土地收穫迅速增加以及人口移入工業的所造成的財富。每一集體人民所獲土地份額的增加，祇反映蘇聯勞動生產率的迅速增加，使之能夠憑藉遠為較少部份人民的工作，利用於城市供給農業的生產工具，以供給全國食料和原料。

所以，蘇維埃農民是全新式的農民，在人類歷史之從未有過：他是幸福的農民，生活於和平和快樂之中，他已棄却私人經濟農民的皮囊，而融合於工人階級之中。

##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下民族與殖民地之壓迫；

### 蘇聯內各民族之自由與平等

解放被壓迫民族，是帝國主義強盜們在世界大戰中所號召的目的之一。協約國宣稱要解放捷克、羅馬尼亞、克羅特等諸民族；德國宣稱擬從帝俄羈梏中解放波蘭、烏克蘭等諸民族。世界大戰結束，混合民族的君主國家如匈奧及土耳其，實行分裂。芬蘭人、愛沙尼亞人、立陶宛人、波蘭人，在其資產階級得協約國與德國之助戰勝內戰以後，組成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民族的壓迫繼續下去；祇是角色變換了。波蘭人壓迫立陶宛人、烏克蘭人和日耳曼人；羅馬尼亞人壓迫馬扎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壓迫克羅特人、馬扎亞人、斯羅文人和馬其頓人；意大利人壓迫斯羅文人和南梯羅爾的日耳曼人。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民族的壓迫，並不限於文化領域。佔優勢民族的資產階級，統治着國家。由於

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影響（見第十一章）在戰後逐漸增大，所以統治了國家就是握住了經濟政策和國家信用等，而使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能夠犧牲被壓迫民族以增加其收入。

民族壓迫對知識分子特別嚴重。他們祇有兩條路可走：或者放棄他們的國籍，或者拒受國家的職位。知識分子中失業愈衆，則統治民族的族籍，愈被用作生存鬥爭中的一種武器。在許多場合鬥爭侵入到宗教範圍。信仰猶太教的日耳曼人，被視作外「族」一般施以最殘酷的殺戮，使他們不能成爲競爭者。

過去二十年的歷史，明白地證明，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民族自由和平等權利，是不可能的。民族壓迫阻礙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文化發展；民族鬥爭和宗教鬥爭使工農階級意識更難長成。民族鬥爭往往給資產階級以掩蓋其帝國主義目的的機會（大斯拉夫主義，大亞細亞運動。）所以列寧所作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提綱說：

強爲分裂的諸民族的再聯合，也符合無產階級的利益，但是真正的民族自由和統一，祇有經過革命鬥爭和推翻資產階級，纔能由無產階級所達到。

世界大戰中的帝國主義勝利者，互相瓜分戰敗國的殖民地，這是一種並非沒有摩擦的過程。英

國取得最肥美部份，它實現其自好望角至開羅的橫貫大陸的交通綫，就此造成從地中海經由巴勒斯坦、越外約旦及伊拉克至印度洋的陸空交通。法國圈進了她的非洲殖民地帝國。日本在太平洋上獲得許多島嶼；但是日本資產階級攫取中國（二十一條）的企圖，因美國強烈的抗議而遭失敗。她在西伯利亞建豎立足地的企圖，被蘇聯的強大力量所摧毀，把日本的侵略軍驅逐出界——美國曾與日本攜手抵抗。意大利在世界大戰中曝露出軍事上的脆弱，終久空手而回。因為正如列寧所說，在資產階級隊伍裏，除了武力以外沒有其他東西可作分贓的基礎。

戰爭中巨額人員的損失，工作之嫉恨繼續作戰（表現於無數次的兵變），使戰勝國的力量大為削弱，因此戰勝國之間要想掀起分贓戰就不可能。『小』戰爭，如小亞細亞的希土之戰，上西里西亞的德波之戰，波蘭之進襲立陶宛等，繼續了好幾年。結果，殖民地『最後』被瓜分殆盡。留下來可算『獨立』國的祇有阿比西尼亞和其他幾個國家，首先就中國，對於這個國家的領土，不祇一個帝國主義強國要想併吞；但是為爭奪這些獨立國家而作的鬥爭，總算停頓了一時。

世界大戰後殖民地之繼續再分割，由國際聯盟以及後來的華盛頓條約，變為永久。這些條約是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政治表現，誠如斯丹林所說：

第二，資本主義的穩定，在下面這個事實中表現出來，即英美日資本對於中國這一國際資本廣大市場勢力範圍的劃分方面，以及對於劫掠的手段方面，暫時達到一種諒解……

第三，資本主義的穩定又在下面這個事實中表現出來：即先進諸國的帝國主義集團暫時互相諒解，相約對「他們」各自殖民地的掠奪和壓迫，不作干涉。

但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特別尖銳的不平均的發展，對於帝國主義者間的國際協調，祇允許極有限的時間。大家都知道，戰後的協調，祇延長到一九三一年，當時日本向東三省的進攻，就結束了協調，而打開了重分世界的戰爭。

但是統治殖民地，在戰後遠較戰前成為更困難的問題。各帝國主義交戰國，大量利用殖民地軍隊來互相攻殺。這樣，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不僅學會了使用最現代化的武器，而且從前以膺懲的討伐，屠殺，和鞭撻所打入他們頭腦的白種人神聖不可侵犯的信念，也發生動搖。他們在世界大戰中由白種軍官指揮之下殺死了白種人之後，就更容易決定提起武器，來反抗他們的壓迫者了。

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蘇聯對其毗鄰諸國在其反抗帝國主義欲征服他們的企圖時所提供的後備的力量。這種後方的保障，使波斯、阿富汗和土耳其諸國，可以保障其政治的獨立。



帝國主義諸國之內的共產黨對解放殖民地的革命運動的支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間對於這一問題原則上的分歧特別尖銳。在殖民問題上，帝國主義諸國之內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領袖們，與他們的資產階級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在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一方面。他們承認殖民地政策的「文明作用」；他們從實質上主張殖民地壓迫的永久化。共產國際的態度根本不同。共產國際第二大會的提綱，把支持殖民地解放的革命運動，作為各國共產黨的責任。在列寧草案的原文中像，用「資產階級民主的」解放運動字樣，後來由列寧提議易以「革命」兩字。這一義務首先落在直接壓迫有關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諸國的共產黨身上。

列寧在闡明其更正的簡單短演說中，提出並解決了殖民地革命的最重要問題：

每一民族主義運動，祇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那是毫無疑義的，因為落後國家中的大多數人民是農民，代表着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關係。如果以為無產階級政黨，要是真能在這些國家中興起，可以在這些落後國家中採取共產主義的策略和共產主義的政策，而不和農民運動發生關係，不由農民有效的支持，那簡直是空想。但是有人力爭：如果我們一說到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則改善主義運動和革命運動間的一切區別，就將抹煞；而最近這一區別在落後的和殖民地國家中完全清晰地曝露出來，因為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正在企圖用全副力量在被壓迫民族中間培植改良主義運動。在剝削國的資產階級和殖民地國的資產階級之間，會有某種接近，因此被壓迫諸國的資產階級時常，而且甚至在大多數場合，確實支持民族運動，而

同時又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相合作，即加入後者共同作戰，反對一切革命運動和革命階級。這一點在委員會中已經證實為不可否認的事，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唯一可作的事是考慮這一區別，並且幾乎處處以「民族主義革命」一語代替「資產階級民主」一語。這一更正的含義是，共產黨人應當而且願意支持殖民地國家中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其唯一條件是這些運動應為真正革命的，這些運動的代表們並不阻止我們以革命精神訓練和組織農民及廣大被剝削羣衆。如果這些條件不存在，則這些國家中的共產黨人必須反對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連第二國際的英雄們都包括在內。

在戰後時期民主解放運動的進展中，這一區別有了巨大的意義。民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誰領導解放戰爭這個決定的問題，便集中於這一區別上。這個問題，密切連繫於另一問題，即生活於「資本主義前期的」封建的、宗法的、或宗法農民的關係中之落後的殖民地人民，是否必須先完成全部的資本主義發展，以便能經由資本主義而達到蘇維埃制度和社會主義呢？還是他們能夠藉最先進的國家無產階級之助，避免而越過資本主義發展。大家知道，列寧對這一問題，給了肯定的答覆：

問題提出如下：說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經濟的發展，對於現正謀求解放的落後諸民族，是不能避免的過程，在這些國家中大戰以後，看得到了一種循着進步路線的運動——我們能否承認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呢？我們以否定答覆這一問題。倘若革命的勝利的無產階級在他們中間進行有系統的宣傳，倘若蘇聯政府給予他們一切可能給予的援助，則認定資本主義階段的發展，對落後民族是不可避免的就錯誤了。我們必須不僅在殖民地和落後國家中，養成獨立的戰鬥中堅分子，即黨組織的中堅分子；我們必須不僅實行有利於組織農民蘇維埃的宣傳，並且努力使之適應於資本主義前期的條件；共產國際

必須奠定一個前提，即是以理論上的根據，即時最先進國家無產階級之助，落後國家就可以進入蘇維埃制度，並且在經過一定階段的發展之後，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而不必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

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繼續進展，明明表示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有失去其戰鬥力，而犧牲勞動人民羣衆以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相妥協的危險。

資本主義總恐慌促使殖民經濟發展和殖民地人民境遇繼續惡化。市場的縮小，促使帝國主義國家獨占資本獨占它們的殖民地市場，把殖民地經濟適應於「母國」需求的努力。

殖民地所需的製造品必須大部份仰求於母國。殖民地的農民被迫生產這些母國工業所必需的原料。帝國主義者的大獨占者們，時常利用官吏之助，壓低殖民地中原料的價格。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中，獨占的權力更爲增大，當時因經濟恐慌結果，對殖民地原料和食料的需求減少。資本有機構或較高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後國家間商品交換所特有的不等價交換，就此格外尖銳，而且大爲加重殖民的負累。

這可見之於下列數字：

價格指數（一九一三年等於一〇〇）

殖民地貨物				英國		美國		德國	
紐約	茶	倫敦黃麻纖維	印度棉	煤	銑鐵	製成品			
七一	一三八	一〇二	一一一	一二三	一三二	一五七	一三六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五三	一一二	六九	七五	一二〇	一二六	一五〇	一二七	一九三一	一九三〇
四八	七四	五六	五九	一一三	一一〇	一三六	一一一	一九三一	一九三一
三三	六五	五五	六五	一一三	一〇九	一一八	一〇一	一九三一	一九三一

然而這些數字，距離殖民地與帝國主義國家間在恐慌中不等價交換的增劇真相還遠得很，因為這些數字是證券交易所中的價格，是歐洲資本家購買者收得殖民地貨物所付的價格。殖民地農民所得到的價格，還要跌得多。因此，帝國主義國家中的資本主義可以轉嫁一部份恐慌的負擔于殖民地人民：

資本主義能夠相高蘇聯工業的情形……犧牲殖民地 and 經濟上脆弱國家的農民，方法是繼續壓低農民勞動生產品，主要的原料，並且還有食料的價格。

在這種情形之下，殖民地人民——其最大多數為農民——的境遇，日趨惡化。他們的生產品價格的慘跌，使捐稅和高利貸利息等封建性付款（在資本主義侵入影響下大半是轉為貨幣付款）不勝負担。外國製造品的競爭，以及在本國內迂緩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遞進地破壞農民家庭工業，而這種家庭工業，從前就是農民經濟的延擴。農民大批破產；他們的土地，以前原是他們的私產者，遂轉入高利貸者，資本家和地主掌握之中。農村的人口過剩，像在中印諸國那樣，成為不堪忍受。進口製造品的競爭，和發展中的工業，大規模地破壞舊式手工勞動，而不將其如此閒散出來的勞動力予以收用。他們不得不在這人口已過剩的鄉村區域內找求貧苦的生存。所以我們在印度（唯一有按期戶口調查的殖民地國家）見到，農業人口——與資本主義國家恰成對照——不斷的增加。

### 印度農業中壯丁百分數

一九八一

五八

一九〇一

六六·〇五

一九二二

七三·三

一九三一

七四

土地革命是唯一拯救千百萬殖民地農民於水深火熱景況中的方法。蘇聯的榜樣，促使全世界殖民地農民走向這條道路。即使十幾萬萬的中國、印度和南美的勞民很少得知世界的事變，但是有一件事是最遼遠的鄉村中也知道的，那就是在世界上遼遠的某處，有一個大國，蘇聯，那裏的農民已經掃除地主和高利貸者，把自己從剝削中解放出來！在千百萬的農民心中，正在長成着一種思想：凡在蘇聯可能的，對我們必定也可能！

因此，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性質也起了變化。它日趨不僅反對帝國主義，而且反對本國剝削者——本國的封建領主，高利貸者，和資產階級。這逼着殖民地統治階級再覓取帝國主義者的援助，以反對土地革命，雖然它們和帝國主義者間存在着利益的矛盾。這在帝國主義征服者和殖民地封建領主之間完成得比較簡單。在帝國主義時代中變為反動的大資產階級，支持殖民地中的保守分子，如王公、封建諸侯、教會，必要時且以武力鎮壓叛亂的農民們。他們在自己一方面則努力撫慰人民接受外人的統治。

在殖民地中，凡是帝國主義需要社會支持的地方，它首先聯合舊社會機構中的統治階層，封建領主，商業資產階級和貸借資產階級，以反對大多數人民。帝國主義到處企圖保持並永固所有這些資本主義前期形式的剝削（特別在鄉村中），供作它反動的同黨的存在基礎。

殖民地中緩慢進展的本地資產階級的地位，格外複雜。帝國主義征服者在殖民地中之限制生產的發展，自然不是說殖民地中並不發生工業的發展。征服者自己不得不發展殖民地生產力至相當的程度。原料的生產需要建築鐵路和船塢，建立運輸工具的修理廠。許多原料必須在當地改製至相當程度，以減輕運費。某些消費工業部門，其原料就地可得，製造品在國內市場本來可銷，因此就可操勝券地與輸入品競爭。所以，帝國主義各國的個別資本家，覺得殖民地中建立工廠較為有利，例如英國紡織廠在中國和印度，日本紡織廠在中國等；雖然這與帝國主義國家限制殖民地中工業發展的一般經濟政策相衝突。這使本地資本，民族資產階級逐漸發達起來。

在戰爭期間及戰後二三年內，殖民地工業的發展，特別迅速，當時由於商品和輸運的短缺，帝國主義國家供給殖民地的製造品，實際上是停止了。這種發展在暫時穩定時期中滯緩下來；但是在一九二九年的恐慌中，殖民地缺乏外匯購買進口貨，當地工業發展又較快的推進。廉價的原料，廉價的

勞力，在許多場合廉價的設備——因為陳舊的機器往往自工業國中購得——使它們在許多場合可以和老大工業國相競爭。斯丹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說：

……在大戰中及戰後，一個幼稚的土著資本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庸國家內出現而長大起來，能在市場上與老大資本主義國作勝利的競爭。

但是殖民地中土著工業的繼續發展，頂頭遇到國內市場消納能力狹隘的障礙，因為最大多數的殖民地農民都貧窮。

在國內市場的爭奪中，民族資本一再遇到輸入至殖民地國家的外國資本的競爭，並且遇到鄉村中資本主義前期關係的妨礙勢力。

因此，本地資產階級直接注意於改變封建性的土地機構，因為這種機構限制了國內市場的發展。但是他們自己之分享地租（事實上殖民地中全部城市資本家也就是地主）特別是他們之懼怕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革命，把他們在緊要關頭——仍舊帶着動搖心理——又投到封建分子和帝國主義者方面去。這與殖民地中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發生密切關係。

隨着殖民地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工業無產階級也發展起來。這不是帝國主義國家的重工業無



產階級，而祇是交通工人，貨棧工人，紡織工人。殖民地青年無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勞動貴族之間，相隔天壤。它未受改良主義所腐化。（即使受到，程度也很淺）它受本地和外來統治階級的雙重剝削。正因為這一緣故，它却比較強大，因為剝削它的資產階級大半並不居住於該國之內。一般的說，工人直接自農民出身。他們和土地上的勞動人民直接發生密切關係。所以，他們在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獲得農民方面強烈的響應，正如農民的革命鬥爭之直接有關於工人一般。因此殖民地中的青年無產階級，人數雖少，却有在農民反抗封建和帝國主義壓迫鬥爭中，爭取得領導的可能。

凡此種種都表明，在過去二十年中，殖民地人民的鬥爭，雖非永遠以同一緊張的程度，却是不停的在進行。巴勒斯坦、外約旦、敘利亞、西北印、摩洛哥的戰爭和暴動，中國的北伐，東三省反對日人游擊戰，諸如此類的各種鬥爭，不勝枚舉。殖民地革命解放運動沒有一處能夠衝破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反而新領土如阿比西尼亞、東三省、華北，都進入帝國主義的羈扼中（第十六章中將論及這一點）但是帝國主義見到民族解放運動中無產階級難免起而領導，乃不得不對殖民地資產階級作各種讓步。庶幾後者能夠在民族運動中維持其勢力。這些讓步大半是形式的上（伊拉克和埃及的「獨立」，印度憲法、菲列濱「獨立」等等。）這一切表示出帝國主義者地位的衰弱。殖民地勞動人民的地

位並不因立法上的改良有絲毫的改善。農奴制繼續存在。羣衆的不滿意和叛亂繼續增加。殖民地革命正成爲全世界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中有決定性重要的因素。

正式說起來，帝俄沒有殖民地。因爲臣民與征服者生存於同一片領土內，所以一切新征服的區域被視作爲沙皇帝國內平權的組合成份。沒有一張帝俄地圖畫明一塊殖民地。然而實際上帝俄人民劃分爲兩個尖銳隔離的營壘：統治的大俄羅斯民族，和一切其他被壓的殖民地人民。

列寧稱帝俄爲「各民族的監獄」，而這一個術語淋漓盡致的形容出帝國主義俄國內無數少數民族被掠奪情形。

在沙皇的專制政體之下，全部勞苦人民受盡艱苦的生活，但是非俄羅斯民族即他們輕蔑地稱爲的「蠻夷」的勞動人民的命運，是特別難受。他們在經濟剝削之上，外加野蠻的民族壓迫。甚至俄羅斯勞動人民所享受的一些破殘的權利，對被壓迫民族也減削到最低限度。政治的不平等，任性的統治和文化壓迫，是專制政體對被壓迫人民所賜的「幸福」。

正如一切殖民地一般，在外人軍事征服之後，一部份土地被大俄羅斯征服者所佔有。烏克蘭的煤鐵礦，高加索的油，中亞細亞的棉花，都供作俄羅斯資本主義的發展。俄羅斯商人，俄羅斯放款者，俄羅斯銀行資本，不少且僅爲外國銀行的經紀人，剝削着人民。帝朝官吏吸盡人民的脂膏。隨着臣屬人

的經濟剝削，它們自己的文化又遭受暴力所壓迫，它們被迫用俄羅斯文，而且不少被迫信託希臘正教。甚至有些民族的名字也被搗去，而予以俄羅斯的外號（沙茲代替烏茲貝克，沙米洛特代替亞茨）。

帝國官方統計，簡直否認各大民族的存在。我們在戰前時期的統計中找不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烏茲貝克人、基爾基斯人、巴寺基爾人等諸色人民。在帝俄眼中他們都是沒有正式的存在。帝俄民族的官方統計如下：

### 全部人民成分百分數表

俄羅斯人	六五·五
土耳其鞏韃人	一〇·六
波蘭人	六·二
芬蘭人	四·五
猶太人	三·九
立陶宛人	二·四
日耳曼人	一·六
卡萊里人	一·一



山岳人

〇·九

亞爾曼尼亞人

〇·九

蒙古人

〇·四

「其他」

二·〇

符合于真實的蘇聯民族統計，表明大半波蘭人，芬蘭人，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雖經分離獨立，在蘇聯領土內的「俄羅斯人」數量僅占百分之四七而已。

布爾希維克黨是俄羅斯政黨中唯一的政黨，在列寧領導之下，以堅決不拔的姿態出而主持大俄羅斯帝制所壓迫的各民族的平等權利，以及民族自決權，直至分立布爾希維克辦事並不像社會民主黨那樣，往往在野時有一個綱領，而掌政時另有一個綱領。十月革命勝利之後，蘇聯領土內住居的各民族權利平等，是無保留地實現了。這一普遍事實是衆所周知的。我們在這裏祇想給讀者心中以最重要幾點印象。

舊帝俄行政區把各別被征服民族的領土予以分裂，以便宜治理他們。蘇維埃政權盡最大可能限度，聯合各民族於民族統一的領土內，並且各予以最適合於其人數的組織形式。民族領土的單

位數，因各小民族的民族意識發展和文化進步，一再增加。下表即表示這種發展

### 民族領土表

	蘇聯成立時	依蘇聯新憲法
聯邦共和國	四	二
蘇俄原有共和國	三	一
自主共和國	一〇	二二
自主州	一六	九
民族區	一	九
共計	三三	五一

俄羅斯語之爲「國語」的特權地位取消。在每一區中，行政和司法事務以人民所習用的語文辦理；在混合區中，就用多種語文辦理。蘇聯每一工人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有權於當局或法庭之前，講他的土話，甚至在根本沒有居住這種人民的區域：提供翻譯員是當局和法庭的職責。

分立的全權賦予聯邦共和國自主共和國，包括脫離蘇聯國家同盟的權利。斯丹林在通過新憲

法的蘇維埃第八次特別大會結論上對於爲什麼蘇聯有些人民不能構成自主共和國，舉出幾個理由。由爲要使分立權不成爲虛幻，必須

(甲) 各自主共和國不受蘇聯領土所包圍，而心須處於邊境，因爲否則分立實際上是不可行的；

(乙) 一個民族必須在其人口中變成一個相當結實的多數；

(丙) 人口必須超過某種最低限度，因爲否則在與蘇聯分立後，將不能在軍事上防禦帝國主義的強盜們。

十月革命賦予帝俄各被壓迫民族以政治自由和權利平等。但是幾世紀來民族壓迫的結果，不能一舉而即予清除。斯丹林說，權利雖平等，但仍殘留有

……一種由於經濟、政治、文化落後之故的不平等的歷史遺產。這種民族不平等的實質在乎因歷史發展的結果，我們從過去承受了一種遺產，由於這種遺產，使一個民族——大俄羅斯民族——在政治上和工業上較其他民族更爲發達。

消除這種「實際上的不平等」是蘇聯過去二十年來民族政策的基本任務。

過去被壓迫民族的經濟發展已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予以推進。在選擇新工廠的地址時，在建設電力站、鐵路、公路時，在供給集體農場機器時，諸如此類的時候，特別注意經濟發展上落後的從前被壓迫的民族，務必使之盡可能速度趕上大俄羅斯的發展。從前曾經居住過被壓迫民族的領土，從前由純粹農業與一部份游牧人口居住過的領土，迅速的縱橫交錯地築起公路、鐵路，並且予以工業化。

三。烏克蘭和喬治亞兩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發展，可以充作這裏的例證。在烏克蘭領土上，革命前曾有比較強大的工業，由大俄羅斯和西歐資本所統治。喬治亞除恰都萊的大鑛廠外，是一塊沒有大工業的土地。

我們現在見到大戰和內戰時特別遭受嚴重損害的，烏克蘭的工業生產，到一九三六年已經較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大十八倍，較一九一三年大六倍。一個強大的電力供給網已經建築起來（幾達二百萬啓羅華脫的電力站有許多所）。七萬二千架曳引機和一萬一千架綜合機已供作農業改良之用，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喬治亞共和國經濟發展表

大工業總生產 (按一九二六至二七價之百萬盧布)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大工業主要生產基金 (百萬盧布)	四三	四六	五〇	五三	五六	六〇	六三	六七	七〇	七三	七六	八〇	八三	八六
全部動力站出產能力 (千啓羅華脫)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兩種制度

三〇八

電力生產  
(百萬啓羅華脫時)

—

—

四三七

最主要部門工業生產

煤(千噸)

七〇

六三

四三五

錳礦(千噸)

九六六

三二〇

一、五二五

汽油(千噸)

—

—

三八三·九

機器工業總生產  
(按一九二六至二七價之百萬盧布)

四·三

二·七

八二·四

絲牛絲料  
(百萬公尺)

—

〇·〇一

三·八

烟草工業總生產  
(按一九二六至二七價之百萬盧布)

—

四二·〇

曳引機庫(按一九三五年)

曳引機數

一、八四一

綜合機數

一五六

海外的孟希維克遺孽仍在憑吊喬治亞的命運，謬說受布爾希維克所強姦。上列數字表明一九三五年喬治亞工業生產已達一九一三年的一八·五倍；全部工業數已增高；全國經濟迅速上進；該



國已以從未夢想到的情形繁榮起來。

其他民族領土顯示同等的發展：新工廠、鐵路、運河、公路到處迅速躍進；農業到處在機械化；十年前尚是過游牧生活的人民，今日已駕駛汽車和曳引機。

這種變化在外表上表現於從前殖民地領土中城市人口的劇增。全新式的城市在蘇維埃統治下於這些區域內突起，人口飛躍猛進。

下面就是例子：

	人口	(千名)
烏克蘭·哈科夫	一九一七	一九三六
柴波羅寺	三一三	六一五
斯丹林諾	五九	二三二
馬留波爾	四八	二七六
馬蓋埃夫加	五一	一九三
亞茲巴強·巴庫	一六	一五八
	二四八	七〇二

喬治亞：齊非列斯

二四六

四四五

亞爾曼尼亞：歐里文

三四

一四四

烏茲貝克斯坦：塔士提

一五一

五一五

卡洛斯坦：亞爾馬亞太

三五

一九七

卡拉干娜

三

一一九

這種經濟上和文化的發達，又受各民族共和國迅速遞增的預算所推進。在帝俄時代被壓迫國家的捐稅，主要的是搜作致富大俄羅斯的統治階級現在它們是首先用之於發展各民族的經濟和文化。

從前的被壓迫民族的經濟發展，與歷史上空無前例的文化發展並進。各級學校，以土語教學，作為起點。在許多場合，在各種班次組織以前，首先得創造小民族的文字。在其他場合，舊式艱難的字母，代之以新字母。這工作煞費苦心，但是甚至對於僅僅數萬人的民族，也組成了以土語教學的班次。不僅在小學中學，而且遞增地在專門學校和大學，各科也轉用各民族的土語。這一轉變很慢，因為替從前被壓迫民族訓練高級教育的教師，煞費時間。然而甚至在高等教育中的進步還是很大。

甚至像卡爾木克人那樣的民族，在帝俄之下全無文化，到一九三五年已有一所學生二〇五人的專門學校；雅古脫人已有一所學生四八四人的大學，和幾所學生六八七人的專門學校；庫特溫人有一所學生一七六人的大學，和幾所學生八三七人的專門學校。

在帝俄時代祇有俄羅斯文大學。大學肄業是統治階級大俄羅斯青年的特權。祇有極少數的例外，被壓迫民族的子弟（祇出身于富家者）可以入大學肄業。現在，從前被壓迫民族的一切學生，都收到國家的津貼，並且日漸增多的在大學內受到土語的教育。

跟着土語教授的中學和大學教育的普及，就創造者民族文學。蘇聯領土中較大民族（四十個以上）都以其土語出版書籍、雜誌和報章。例如一九三六年有三、二三四種書，四六一種報紙和一二三五種雜誌以烏克蘭文出版。德文出版的有四一三種書，八種雜誌，和五十二種報紙；用卡爾木克文出版的有四十種書，十五種報紙；猶太文出版的有二十一種報紙，七種雜誌，四〇五種書等。

除學校與書籍外，一切民族文化的其他因素都予以發動和推進；民歌被收集起來，戲院，民歌歌詠團，民族舞蹈，一一予以鼓勵。帝俄統治以強硬手段壓迫非俄羅斯人民的民族文化，而蘇維埃政權却用盡其所能用的一切手段以鼓勵民族文化，並且獲得驚人的成功。

在另一方面，由於一般文化的發展，勞動人民之講外國語者愈趨增多；因為民族生活有了保障，他們就自動的而且愈趨衆多的學習俄羅斯文，而許多俄羅斯人也學習他們所居住地區民族語文。隨着從前被壓迫民族文化的發展，出身於各民族的人士，就出任民族領土內一切政治，行政和文化機關的主腦，帝俄專制藉自中樞派往的大俄羅斯民族官僚之助，統治被壓迫民族；在蘇聯治理之下每一民族却由其人民中最優秀最能幹的人士自行治理其民族。

民族進步和文化進步中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婦女的解放，使她們與男子完全平權。在帝俄時代，婦女的壓迫，特別在回教徒中，非常可怕。女子由其父親許婚，甚至不准她們於結婚前一見其未來的丈夫。她們畢生爲其丈夫作奴隸，丈夫未先詢問，她們不應講話。離婚根本不成問題。她們不能和生人說話，不能讓生人甚至一見她們的面。婦女奴隸地位外貌上可見的標記，就是她們祇能戴面罩出外。

蘇維埃政府祇在經過堅苦的鬥爭之後，才衝破婦女這種奴隸地位。這種奴隸地位，曾成爲一切仇視蘇維埃分子的工具。現在一切民族的婦女已自由解放，與男子完全平權，而且在蘇聯領導人物中愈佔增多的份額。

蘇聯的新憲法是民族平權的寶座。蘇聯包括十一個民族平等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自動的結合着，各有其脫離聯邦的權利。立法權由最高蘇維埃執行，該最高蘇維埃包括平權的兩院：「聯邦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後者根據民族原則選出十一個聯邦共和國每國人民選舉二十五位代表，每一自治共和國選出十一位代表；每一自治民族領地選舉五位代表，每一民族區選舉一位代表。這樣，憲法保證民族最完全的平等。

高度發展的大俄羅斯國族主義和排猶主義之消滅，自然不是一朝一夕所可完成的事。剝削階級的遺孽永遠企圖利用這些曖昧的動機以達到其目的。列寧斯丹林的政策，在反對工人階級敵人，反對勞動人民敵人的劇戰中，獲得燦爛的歷史的勝利。斯丹林清晰地揭露民族歧路所隱藏的危機。

民族主義的歧途，是將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政策適應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政策。民族主義的歧途反映出「己的」民族的「資產階級推翻蘇維埃制度和恢復資本主義的企圖。」

斯丹林一再鄭重說明，在民族問題的領域內，資本主義的殘餘較之任何其他領域內都更兇猛。人民之敵，包括民族主義反動分子在內，因社會主義制度的更大勝利之愈趨輝煌、偉大、和深入，而變成更其腐化和無恥。我們從蘇聯某幾個共和國內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現在所表露的叛逆行爲的

實例，看到這些卑鄙醜惡無賴漢，怎樣和托洛次基布哈林間諜羣的黑衛隊、危害分子、以及日德法西斯主義的走卒聯盟。但是蘇維埃政權和蘇聯共產黨永遠在守望着，以阻止國族主義復活的些微企圖，這種國族主義在許多方面如排猶主義，是和法西斯主義意識體系相印合。

現在已經長成的青年，完全解除了這些負擔。蘇聯一切民族在親善自動的結合下，構成了社會主義社會。蘇聯在這一領域內，又是聯合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各蘇維埃未來世界共和國的歷史模範。

## 第十五章 自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至法西斯主義

### 自沙皇專制政治至真正民主政治

資產階級以民主主義名義，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下，從事反封建地主之政權統治鬥爭。在那時候它是進步的階級因為它的反封建制度的鬥爭，代表社會進步。資產階級在其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作的奮鬥中，獲得無產階級的支持，因為這一奮鬥是進步的奮鬥。馬克思主義的典籍，作如此敘述和主張。共產黨宣言聲稱爭取普選制和民主政治為日耳曼無產階級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但是等到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幫助下已經打敗封建諸侯的時候，資產階級就反過臉來反對民主權利之施及無產階級。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無產階級的選舉權，工會的組織權，以及出版集會的自由，都極受限制。

在許多國家中祇存在着有限的選舉權。在普魯士，選舉分三級，無產階級婦女到處被排斥於選舉之外。除英國外，獨占資本實際上到處拒絕承認工會之為工人利益的代表。工人的合法集會是在警察的准許下受其監視中舉行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所以無產階級曾經而且現在還在領導一種堅持的鬭爭，以爭取資產階級民主範圍內的權利。但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在爭取擴充民主權利的鬭爭中，居於領導地位，雖然他們和工團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表面上很急進的分子不同，永遠主張利用議會及其他民主機關，如勞動人民謀利益，但他們永遠提出警告，反對「議會政治的癡呆病」這一點又與機會主義者不同。他們永不忘記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的一種統治方法，永不忘記生產工具成為私有財產制的時候，真正的民主政治，被剝削工人和剝削的資本家間真正平權，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說，「然而實際上國家祇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構，在君主國家中是如此，在民主共和國中亦莫不如此。」列寧在其古典著作「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次基」一書上說過下列的話：

資產階級民主制與中世紀制度相較雖是偉大的歷史進步然而它仍是而且在資本主義下祇能仍是有限的，殘缺的，



虛偽的制度，對於富者是天堂，對於被剝削者和貧者是陷阱和騙局。

所以要爭取民主政治名副其實的實現，必須把鬥爭推進至超出資產階級的界限。  
列寧說：

假定民主的鬭爭可以使無產階級放棄社會主義革命，或掩飾或遮蔽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根本錯誤了。反之，正因為社會主義非採取完全的民主政治不能成功，所以無產階級除非從事多方面的堅苦不拔的和革命的民主鬭爭，就不能準備克服資產階級的勝利。

共產黨人對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態度顯然不能永遠相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一切其他反動形式的剝削階級統治相比較，是一種成功；而與工人階級專政比較，它是一種罪惡。列寧曾經鄭重提出，工人階級專政較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最進步的形式，都要更民主許多倍。

無產階級為擴展其民主權利的鬥爭，在第一次大戰後數年中，特別在戰敗國內，曾經榮獲勝利。當時有種革命的形勢。統治階級的威權，大受戰敗所削弱；武力的機構紛亂脫節；無產階級受盡戰爭之苦，起而為民主權利鬥爭，並且受俄國革命勝利的先例所鼓勵，起而攻擊資產階級的統治（如何牙利，巴伐里亞的無產階級專政，魯爾區的紅軍，等等。）為打擊這種革命運動，為安撫無產階級，於是

資產階級，特別在戰敗國的資產階級，不得不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骨架之內向無產階級作較遠大的讓步。社會民主黨的傳統要求，如普遍平等，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出版自由，結社集會的完全自由，工會的承認，等等要求，都得到滿足。改良主義領袖們，曾有一時在好些國家內為資產階級而執行政府職務，他們利用資產階級這些民主政治的讓步，以促使工人們放棄革命道路。他們誘騙工人去相信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成功之後，和平轉變至社會主義的路就會打開；社會民主黨領袖之進入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就是社會主義的開始，諸如此類的誘騙，不一而足。他們以完全不正確的對立題，即民主政治或無產階級專政，來分裂工人階級，並且與資產階級聯合着，領導反蘇聯的運動。在列寧所起草的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提綱上，曾以下列詞句，形容改造主義領袖們所流行的態度：

掩飾於「一體民主政治」這種措詞之中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流行辯護，以及由狂喊「一體專政」來掩飾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咆哮怒吠，是直接出賣社會主義，是實際逃避而投入資產階級方面，是否認無產階級之從事其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權利，而且是在全世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破產並在戰爭已造成革命形勢的歷史的緊關頭的時候，起而辯護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

後來歷史的發展清清楚楚的證明，資產階級利用民主政治的推廣，祇是當作一種反對革命運

動的手段社會民主黨所號召的「民主和平時代」證明壽命終久不長。在改良主義領袖已經幫助資產階級暫時平服無產階級之後；在他們已經助成資產階級重建被世界第一次大戰所瓦解的暴力機構之後；在他們已經分裂了工人階級，並交出革命先進隊伍的最優秀戰鬥員給劊子手之後；他們自己也逐漸被逐出政府當。資產階級感覺自己足夠強健時，它就撤退政府中的社會民主黨閣員。在無產階級革命危機似乎暫時過去之後，大半國家的大資產階級就拋去其民主的面具，更公開的表示出它反動的面目，終久它找到歷史上最後的統治形式，即法西斯的恐怖統治。

在取消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後，財閥努力企圖建立一種資產階級獨裁的公開的猛烈的形式，以適應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到獨占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獨占資本的發展，使資本主義愈益成爲對生產力發展的一種阻礙。犧牲一切勞動者以自肥的財閥一旦出現，則希望資本主義社會繼續存在的階級，階層和人數的範圍，更加減少。所以正如列寧在其「帝國主義」一書中所示，財閥在本質上是反民主的，反動的，暴虐的。在資本主義總恐慌時期中，這種反動陣營——除蘇聯之外於第一次革命浪潮敗退之後——藉改良主義領袖之助，又更鋒芒畢露地登台。

帝國主義的時代，階級鬭爭的尖銳化和內戰因素的長成——特別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之後——促使議會政治的

破產。因此，各國就採用「新的」行政形式和方法（例如裏層內閣制度，組成寡頭集團在幕後活動，「人民代表」職務的濫用和偽造，「民主自由」的限制與取消等。）在某種特別的歷史條件之下，這種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的、反動的進攻之演進，採取法西斯主義的形式。

各國的發展，進行得極不平均。有些國家，如意大利，在戰後第一時期中法西斯主義業已成功。有些國家，如德奧，祇在戰後恐慌的第二期中纔成立。有些國家至今法西斯主義和民主主義還在全面的爭鬥中（法國）；有些國家則以內戰形式在進行武裝的鬥爭（西班牙）；而西班牙的內戰已逐漸帶上法西斯反動勢力和進步勢力間的全世界戰爭的性質。有些國家，如英美，祇有法西斯運動的發軔，而那裏的資產階級却出而相當堅決的擁護民主主義以反對法西斯主義，可是在這些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運動，也已在推進中。

這些歷史發展的不同運動，是由兩種主要因素決定的：一方面由危害資產階級統治的程度決定，另一方面由各國勞動人民反對法西斯主義運動所發揮的抵抗力決定。

危害資產階級的程度，取決於好幾種因素，首先是發軔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在許多國家中，統治階級的威權是在羣衆前維持着；武力機構仍未動用。在戰敗國中，統治階級的威權被破滅。第

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國——或屬於戰勝國集團，却在分贓時被忽視者，如意大利和日本——的資產階級，就沒有或很少可能藉其額外利潤以腐化相當可觀的勞動貴族。所以在這些國家中革命的醞釀更為深入而又久長。小資產階級羣衆受戰敗所迷惘，失去了希望，深深的遭受因通貨膨脹而奪去其儲蓄的苦痛。所以戰敗國的財閥，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未能獲得「相當」贓物的諸國的財閥，首先走向法西斯主義，以圖維持其權力。

帝國主義時代的財閥，一般言之雖是反民主和反動的，可是資產階級轉向法西斯主義，却是遲遲其行，而且祇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不能繼續保證其統治的地方和時候，纔轉向法西斯主義，因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是較確定較便宜的統治方法。因此之故，並且因各別階層的利益不同，一國的統治階級，總不是聯合地一舉而自民主轉入法西斯制度的，而是以舉棋不定態度並且經過內部堅苦奮鬥纔轉變的。

法西斯主義之擷得政權，決不當作一種簡單順利的形式，一若有個金融資本的委員會或其他機構，決定在某天建立法西斯專政。實際上法西斯主義之獲取政權，是在舊有各資產階級政黨，或這些政黨的某一部份間互相競爭——有時競爭得很劇烈——甚至在法西斯陣營內部的競爭過程中完成的，這種競爭時常造成武裝衝突，正像我們在德、奧及其他各國所

見的一樣。

在這些情形之下，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決不是必不可免的！毫無疑義的，如果工人階級不被改良主義領袖們所分裂，因此致使其抵抗力削弱，則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是可以阻止的。法西斯主義的勝利，首先應由社會民主主義政策負責，這一政策意圖乞靈於與資產階級的和平合作，以避免與法西斯運動相鬥爭。責任是在那些分裂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和工會機會主義的領袖們，他們寧願和大資產階級合作，而不與共產黨人聯合陣綫，他們和大資產階級一起誹謗並屠殺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驅，即共產黨，任令後者的領袖之遭謀殺。

這種不健全的分裂工人階級的舉動，浪費工人階級力量於內部門爭，而不竭全力以反抗法西斯危機。這纔使法西斯主義的統治勝利，使廣大部份的小資產階級以至一部份的工人階級，都會受法西斯妖言所蠱惑。

金融資本如果僅僅憑着建立一種軍事獨裁打碎議會，解散無產階級政黨，以及粉碎工人階級運動，決不足以保證其統治。這樣就會撩撥羣衆的公憤，而羣衆的公憤從工人階級的普遍不滿與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看來可成爲資產階級統治的極大危險。

大資產階級轉變到恐怖主義的獨裁制度，需要在羣衆中做準備工作。所以法西斯運動是必不可少的。因爲如果這一運動要爭取羣衆，則它不能以一個僅與資本主義相妥協的綱領出而問世。由於羣衆的普遍不滿，所以欲使動搖的城鄉小資產階級脫離革命運動，而重新行他們循歧路而受大資產階級的統治，那祇有靠反資本主義口號纔有可能。因此各國法西斯運動在外表上都以「反資本主義」運動姿態出現。但是這種「反資本主義」的妖言，咒詛一切形式的「階級鬥爭」，祇供作促使勞動人民脫離真正的反資本主義的運動。所以法西斯主義利用羣衆的一切情緒和本能，祇要它能阻止革命階級意識的發展，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排猶主義。階級鬥爭顯然受鐘聲、聖經和蠟燭所驅逐；可是實際上，甚至在尙未握政以前，法西斯主義已經爲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組織了直接反革命先驅的，反無產階級政黨的恐怖行動。因爲法西斯有相當巨大的財富使它運用——感謝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他們甚至人數很少，也能夠迅速集中他們的力量於一點，給工人以嚴重的打擊，除非工人能夠堅強地團結成爲聯合陣綫。不寧唯是，法西斯恐怖還多少獲得武力機構，如法官、軍官、警察，憲兵的公開支持。

在許多國家中，法西斯主義靠着「反資本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國族主義的」和排猶主義的混



合盞惑，加上對因被分裂而削弱的工人階級的公開恐怖，獲得勝利。

法西獨裁統治的建立，是統治階級營壘自身權力關係的轉移。資產階級全體不再統治，甚至大資產階級全體也不統治，而是全體金融資本中最反動最國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分子，對全體人民，對一切部份的勞動人民，毫無例外的一種公開恐怖的獨裁統治。

這在德國法西斯主義中表示得最明白：

最反動的一類法西斯主義，是德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它雖和社會主義毫無相同之處，却厚顏的自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不僅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且是兇殘的國族主義。這是一種政治流氓的政府制度，一種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中革命份子施行挑撥和虐待的制度。

所以過去十年的結果，隨着工人階級的分化，在許多國家中，如意、德、保等國內，那種被改良主義領袖們所歌功頌德藉以阻止戰後革命危險期中阻止工人階級進攻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都被廢止。在法西斯國家中，全體勞動人民，沒有權利可享。勞動人民羣衆沒有集會的自由，沒有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沒有合法政黨，沒有出版，沒有發表意見的自由。財閥利用羣衆的政治奴性，加緊剝削工人，掠劫中間階級，準備一條走向世界大戰的道路，準備一次反蘇聯的十字軍。



過去數年的事變，證明了唯有工人階級的分裂，纔能有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在德國，從前原有最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那裏工人階級所受的壓迫和可怕的痛苦，加強了團結工人階級運動的推進力，而把這種團結作為對抗法西斯主義的保障。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提出了以新法創立聯合陣綫的任務，並更進一步成立人民陣綫之後，工人羣衆的團結運動，突趨前進。工會的團結，幾乎到處成功。分離社會民主主義工人和共產主義工人的界限被打破。城鄉的中等階級愈趨接近工人階級。在有些國家中，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綫已經形成。

法西斯主義者握政愈久，則他們的諾言和他們的措施之間的矛盾愈顯現出來，受蠱惑的諾言所欺騙的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失望愈烈；於是他們統治的社會基礎愈小。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法蘭西工人藉人民陣綫之助所獲得的成績；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鬥爭；德意法西斯主義對西班牙所作的萬惡干涉；法西斯主義者所挑撥的新世界大戰的危機——凡此種種都削弱了法西斯政權為廣大的反法西斯聯合戰綫奠定了基礎。

德意志，意大利，保加利亞，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至今仍奴使，壓迫，屠殺工人階級；法西斯主義之繼

續伸張的危險，未嘗受阻。在某些條件下，各別國家的法西斯危險甚至可以增長因為大資產階級新份子轉入到法西斯主義方面，抑遏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的勝利。但是正確的鬥爭之道已經覓得：聯合戰綫和人民陣綫。地米特洛夫在第七次大會上提出：

……祇有這利才法工人階級……新能多確實完成其使命而掃除地面上的法西斯主義連資本主義一起清除出去。

在許多資本主義國中，成功的法西斯主義，已經奪去了勞動人民與資產階級民主政體所給予的有限的權利；而在蘇聯，正發生着相反的過程。帝俄的勞動人民，生存於最惡劣的壓迫條件下，沒有任何民主的權利。他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所爭取和爭得的權利，沙皇的專制政體在一九〇五年後的反動年代中一律予以撤消。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革命中，俄羅斯勞動人民獲得一切符合於資產階級統治的民主權利。十月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於是勞動人民的真正民主政治的發展才開始，且在新斯丹林憲法之誕生上奠定了基礎。

社會民主黨的反革命領袖們，如考次基派，連同着資產階級，都向無產階級專政鬥爭，說專政和民主不相容。列寧關於這一點曾經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人民的真正民主政治。

在列寧起草的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綱要上這一點發揮得非常清楚

無產階級專政和其他階級專政相似之處，在於它像一切專政一樣，乃應壓迫被剝奪政治統治的階級之猛烈反抗給必要而產生。無產階級專政和其它階級專政——中世紀的地主專政，一切資本主義文明諸國的資產階級專政——有共同之處，在於地主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等於猛烈壓迫最大多數人民即勞動者的反抗。反之，無產階級專政是猛烈壓迫極少數，即極少部份人口，亦即地主與資本家的反抗。

由此可以斷定，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歸結於不僅變更一般民主的形式與機構，而且造成一種擴展民主的真正享受及於那些曾受資本主義壓迫的人們即勞動階級的變更，其程度且為世界有史以來所未有。

列寧駁斥考次基關於蘇聯之缺乏民主精神，以及「壓迫」從前地主和資本家自由發表之意見的狂吠，他說：「階級對階級的專政，並不排除壓迫內部的民主精神。古代的民主政治是奴隸壓迫奴隸的專政。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專政，雖然其中存在着一切形式上的權利，因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平等祇能是形式的，而不是實質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期間，勞動人民，即人民中的最大多數，不問其民族和性別，一律享受最大程度的民主政治。因此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較資產階級專政更民主得千百萬倍。」

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是比任何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更民主千百萬倍。蘇維埃政府是較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

民主千百萬倍。

祇有蓄意效忠于資產階級的人們，或在政治上死氣沉沉的人們，完全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偏見所薰染的人們，因此客觀上成爲資產階級走卒的人們，纔看不到這一點。

祇有不能從被壓迫階級的觀點去觀察這個問題的人們，纔看不到這一點。

試問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國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國家中之一，其中普通工人、普通鄉村勞動者，或一般的鄉村無產階級（即佔大多數人口的被壓迫民衆的代表），能夠享受到類乎在最優美房屋內舉行大會的自由；使用最優等印刷機和最多量存紙，以發表其意見和保障其利益的自由；提高本階級的男女來管理和「推動」國家的自由像蘇俄一樣呢？

列寧著此，至今已過十八年。在這一時期中，蘇聯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任何種類的剝削，都已消滅。在蘇維埃掌政的初年尚有存在的剝削階級，如富農、外國讓受人，城市小資本家，投機者等等，現在已經消滅；因蘇維埃經濟組織改良之故，城市剝削者的殘餘被排除；在通盤集體化的苦鬥中，富農階級被消滅。斯丹林綜述這些變化如下：

蘇聯新憲法的草案，與資產階級憲法不同，是從下列事實出發，即在我們社會中對立的階級，已不再存在；我們的社會，祇有兩個友善的階級：工人與農民；現在掌握政權的正是這兩個勞動階級，社會的政治指導（專政）歸於社會先進階級的工人階級；憲法是應勞動者所期望及爲勞動者便利的社會秩序而需要的。

蘇聯新憲法就是建築在這種新基礎之上。這是蘇維埃民主政治之進一步發展。選舉採取普選制，沒有人擯除于選舉之外，因為任何剝削者已經都沒有。

選舉又採取平等制。在富農階級被消滅之後，蘇聯農民經過如第十三章所敘述的深遠的變化之後，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就以平等選舉而獲得保證。投票不再用記名，而用不記名，所以選舉人得自由投票，而毋須顧慮候選人的地位。

新憲法保證勞動人民自由運用其民主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示威自由，勞動權利，休假權利，教育權利，一律載之於法典。民主政治對於勞動人民至此乃得充分發揮。斯丹林說：

他們都談民主政治，但是什麼叫做民主政治呢？民主政治在有對立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分析到底，實在是強者的民主政治。少數有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反之，蘇聯的民主政治才是為人人人的民主政治。

宗教的禮拜——但同時反宗教的宣傳——是自由的。新憲法第一二四條上載明

為保障公民意識自由，蘇聯政教分立，學校與教會亦分立。凡屬公民，皆可享受宗教崇拜自由及反宗教宣傳自由。

但是新憲法中所建立的真正民主政治，並不連帶使多黨制度恢復。因為蘇聯再沒有任何對立的階級，所以就沒有形成不同政黨的餘地。

黨是階級的一部份，是階級的先進部份。幾個政黨，以及因此而生的黨的自由，祇能在利害敵對與不可調和的對立階級社會內纔可存在；在這社種會之中，有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和農民，富農和貧農。

但是蘇聯再沒有資本家、地主、富農等階級。蘇聯祇有兩個階級，工人和農民，其利益不僅不對立，而且正好相反，是友好的。因此，蘇聯決無存在幾個政黨的餘地，所以也沒有這些政黨自由存在的餘地。蘇聯祇有一黨，即共產黨的存在可能。祇有一個共產黨可以存在，它勇敢地保障工農利益到底。

由上所述，更可看到，新憲法所奠定的民主政治的發展，並不是工人階級專政的終止。為保衛社會主義，維持工人階級專政還是必需。因為蘇聯的剝階級雖已消滅，而資本主義的包圍繼續未變。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對蘇聯的仇恨愈烈，則蘇聯的成功愈大，而社會主義建設對資產階級世界的勞動人民的革命影響也愈深。他們派遣他們的密探到蘇聯，並且特別從托洛次基派中招募間諜和破壞者。這些托派份子由工人階級內部的一種政治支流，一變而為反蘇聯和反全世界革命運動的資產階級附庸。法西斯的戰爭煽動者，正瘋狂的在準備反革命戰爭以進犯蘇聯，意圖重建剝削者的統治。在這些環境之下，蘇聯工人階級專政，必須照舊維持，並且予以鞏固。

正像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樣，民主政治方面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發展和在蘇聯中的發展，也正

好相反。在不少資本主義國家中，民主政治完全被消滅，而財閥專政却以公開的法西斯形式行施，勞動人民被剝奪最起碼的人權；在許多國家中，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必須藉對抗反動份子及法西斯主義者的苦鬥纔能自衛；而蘇聯新憲法却是真正民主政治發展中一種新的巨大的進步！

## 結 論

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所承受的遺產並不豐富。一大部份土地被敵軍所佔領，工廠被搗毀，交通被破壞，存料被用盡，農業苦旱，成千百萬的工人在戰爭中死亡，人民饑寒交迫。

新的社會秩序祇能從奮鬥中和苦難中誕生。蘇聯的勞動人民並不吝惜力量。他們的熱情，他們無私的犧牲，使蘇聯運用有限的資源，能夠建立起新的社會秩序，驅除全世界反革命的兇暴的進攻。從此以後，兩種制度的鬥爭，留於世界事件的中心，像一條紅綫那樣貫穿着世界各國的內政和外交。

反革命分三路進攻蘇維埃政權：十四國軍隊自外攻襲；打敗的統治階級及其附庸自內進攻；戴着假面具的舊秩序的擁護者在蘇維埃政權幹部人員內部攻擊。

由於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對立，十四國的干涉被蘇聯共產黨領導下英勇戰爭的勞動人民所擊退。在將近二十年之中，沒有一支敵軍曾經進入蘇聯境界。戰敗的統治階級的抵抗，雖經常接獲國外統治階級的接濟，終久在經過長時期鬥爭之後，而被擊破，且本身消滅其



爲階級他們的微弱的殘餘，雖然時常堅持抵抗，雖然以掩飾而又較狠的程度抵抗蘇維埃政權，但是蘇維埃國內的鬥爭，已終久不可顛覆的決定了社會主義的勝利。

蘇維埃國家幹部內部社會主義的假冒擁護者，在一切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上都吃了敗仗，被揭發爲革命的敵人，失去其對羣衆的一切影響，終結其充當法西斯戰爭製造者走卒和間諜的行爲。在不斷的向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鬥爭中，蘇聯無產階級受着與勞動農民結成同盟的支助，重建帝俄所保留的經濟——不是舊經濟，而是社會主義的新經濟。它從落後的農業國一變而爲現代的工業國。數十萬使用最新式機器的巨大集體農場，現在代替了二千五百萬個別的小農場。全新的工業部門建立起來，成百家工廠爲生產生產工具而設立，由此澈底的克服了帝俄時代曾經存在的對外國資本的經濟依屬。

這種全部經濟的遠大的改造，是在資產階級統治推翻之後纔有可能，而這種改造是和社會制度的改造並駕齊驅。任何種類的剝削都已消滅。在蘇聯共產黨與人民偉大領袖斯丹林領導之下，蘇聯已勃興爲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之故，蘇聯沒有經濟恐慌，沒有失業。生產愈多，則一般幸福愈大。配備優良而滿抱愛護全體勞動人民熱情的強大紅軍，正在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以防禦任何外來的

敵人。

人民的一般文化因幸福的增進而飛躍猛進。民族壓迫的消除，打開了蘇聯一切民族的教育大道。強迫教育的施行，文盲的掃除，中學，專門學校以及大學系統的建立，使每一個公民享受教育的權利，成爲現實。在物質與文化生活的一切領域中，都獲得巨大的進步。

同時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有兩次深入而又嚴重的經濟恐慌、長期的不景氣、生產量細小的增進，致使每名人口的供應不及戰前。在農業中，有長期土地恐慌、農民經濟退化、農民大批破產。在工業中，有固定資本長期間置不用，長期大批失業，無產階級的相對和絕對貧窮化。在社會上，有廣大勞動人民羣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深感不滿，革命浪潮之高漲，使大資產階級企圖以法西斯方法加重壓迫。在法西斯國家中，有壓迫勞動人民最起碼的權利，回復野蠻主義，中世紀式的屠殺猶太人，在德國甚至屠殺基督教徒，國家支持恢復舊日耳曼野蠻主義，焚燒書籍。在外交策方面：短命的民主和平時期告終之後，帝國主義的對立重新尖銳化，出現了法西斯侵略者的聯合，瘋狂的擴軍，組織和平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以供新戰爭之需。

## 英譯文跋

從這本書以德文寫成到刊行英譯本，其間隔了兩年。此書的立題大體雖屬正確，而毋須變更，可是作者以爲提舉幾點最近經濟發展的情形，似屬可行。

除美洲大陸外，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生活中，擴軍已成爲決定的因素。甚至歐洲「中立」的小國如比利時、荷蘭、和斯堪迭納維亞諸國，也愈益深深的投入擴軍競爭中，它們一半是爲本國的軍事準備，一半是充當列強的供給者。例如，瑞典供給英國以機關槍，供給德國以巨量鐵礦等。美國的擴軍和軍需供給，也達到較重要的地位，不過尙未起決定的作用。

產業循環的進程深受軍費暴增的影響。一九三七年中葉在美國爆發的恐慌，祇在美國及幾個歐洲國家中完全展開；在大半歐洲國家中，恐慌的進展受到軍費狂增的阻止或甚至延緩。

在德國巨量擴軍費用使失業消滅。但是當希特勒把失業消滅歸功於「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時候，却是一派欺騙民衆的妖言。這是一種完全與資產階級統治方式無關的現象。在擴軍競

爭到某一程度的時候，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可以達到同一現象。擴軍提供了資本主義巨大而且幾乎無限制的市場。祇要可供運用的資本，生產工具及原料足夠，則全部勞動力都可找到職業。不過擴軍並不是老君仙丹，足以給人人以經常工作，足以消除生產過剩的恐慌，如受軍火托拉斯津貼的所謂「科學家」所愛說的那樣。祇在國內有可供運用的閒置資本，未用的生產工具及過剩的原料的時候，擴軍足以推進商業。然而等到一切生產的可能用盡，則擴軍對商業循環的有利影響就不存在。如果現在擴軍仍繼續舊有的速度，則這將招致國家不斷的貧窮化。以擴軍形式從國家經濟中所抽去的巨額價值，再不以換新固定資本分子的形式，或以替換勞動人民勞動力的消費資料的形式，回復到生產中去。它們雖仍可給予別資本家以巨額的貨幣收益；然而他們已經完全失去其為社會資本再生產的成份。所以，超出一國經濟力的過份擴軍，必至招致貧困，造成全部經濟社會制度的恐慌，這是我們可以從德意日的實例中見到的。

許多國家中備戰和儲糧作戰時準備，並未緩和長期的農業恐慌。反之，在一九三九年中農業恐慌，從新又趨尖銳。和從前一樣，雖有成千百萬人挨餓，而世界上的小麥依舊太多。和從前一樣，成千百

萬人雖衣衫襤褸，而世界上的棉花還是太多。和從前一樣，美國政府津貼農主，叫他們少種小麥，少種棉花，少種烟草等等。和從前一樣，每年仍有成千百萬袋咖啡在巴西毀滅，而德意兩國的人民却得不到飲之成習的咖啡。所以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可救藥的恐慌，顯出了最笨拙的形式。

蘇聯在過去兩年中發生全面的勃興。下列數字說明蘇聯工業生產與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相較，前者繼續前進的情形：

工業生產表（以一九二九年等於一〇〇）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蘇聯	三八二·三	四二四	四七七
資本主義世界	九七·三	一〇四·二	九二·七
其中北美	八八·六	九二·三	七一·七

（國際聯盟統計月報，一九三九年六月七日，二六六頁，三三四頁。）

一九三八年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降落至低於一九三六年水準，而蘇聯的工業生產却增加

百分之二四·五。第三次五年計劃規定一九四二年的工業生產較一九三七年超出百分之八八。

農業繼續上進。一九三八年因氣候上不利，收成低於一九三七年。然而農業機器和農業上其他生產工具的供給仍繼續增加。這兩年中特別大的進步是在畜牧方面。

蘇聯牲口頭數

(百萬頭)

	每	年	七	月
馬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牛	一六·六	一六·七		一七·五
羊	五七·〇	五七·〇		六三·二
豬	七三·七	八一·三		一〇二·五
	三〇·五	三三·八		三〇·六

第三次五年計劃預定一九四二年農業總生產較一九三七年水準高出百分之五〇。

生產工具對農業的供給改善以後，使農作可以用較少於集體農場現有的勞動力來做。結果，斯

丹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大會上要求集體農民每年提供一百五十萬青年工人，以消弭工業飛躍突進中所遇到工人缺乏的困難。

所以過去兩年的一切材料，都指出蘇維埃制度之優勝於資本主義制度。

如果一般的資本主義的包圍和特殊的法西斯侵略者的經常挑釁，不迫着蘇聯每年撥出巨大資源——一九三九財政年度計四百萬萬盧布——以供邊境國防之需，則蘇聯經濟的發展，自然要快得多了。

生產的增加，伴同蘇聯人民物質上和文化上的繼續提高。從社會主義轉變為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已經奠定；為準備這一轉變，民衆的共產主義教育，成爲決定的重要。

一九三九年六月。

兩  
種  
制  
度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 兩種制度

TWO SYSTEMS

每冊定價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EUGEN VARGA

譯者 祝伯英

發行人 許立德

重慶臨江門川鹽三里十號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重慶 桂林 香港 上海

版權所  
翻印必究

★ 時 代 讀 物 ★

敵國分析 戰事漫論 人物風土 風景速寫 潛伏戰爭 經濟對比 人物傳記 戰時地圖 經濟讀物 秘密文件

日本戰時外交內幕  
日美必戰論  
亞洲內幕  
續歐洲內幕  
今日の間諜  
兩種制度  
邱吉爾  
世界大戰圖解手冊  
經濟戰  
國作戰計劃

宋斐如著  
佐藤清勝著  
王知白譯  
約翰根室著  
蔣學楷譯  
約翰根室著  
王知白譯  
華德少校著  
馮之安譯  
瓦爾加著  
祝百英譯  
W. 蒲奇著  
唐錫銘譯  
漢林·費萊合著  
袁又中譯  
保羅·恩什格  
許天虹譯  
龐士教授著  
朱慰農譯

徬徨於十字街頭  
的日日本外交實情  
太平洋風雲中  
大德國的鬥爭史  
遠東人物政治宗  
教和民族的素描  
大戰前夕歐洲各  
大首都風景速寫  
戰爭幕後進行着  
的間諜活動素描  
資本主義經濟與  
社會主義經濟論  
納粹德國的第一  
公敵的平生歷史  
一部戰爭演變地  
圖集  
怎樣籌措戰費的  
理論與實際  
納粹軍事聖經

二元  
四角  
二册  
二元  
八角  
八角  
二元  
六角  
六角  
一元  
六角

重慶大時代書局發行

刊 誤 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	九	大批失業。蘇聯一切之管理。經濟與社會	大批失業；蘇聯一切之經濟調整與社會
二	四	法西斯主義。自沙皇	法西斯主義；自沙皇
二	八	効法總理博覽羣籍	効法總理博覽羣籍
二	八	於吾國實行亦	於吾國實行亦
二	三	革命的勝利而變成	革命的勝利而變成
二	十	擊毀中國所有的城垣	擊毀一切的萬里長城
三	五	歷史的轉變性	歷史的可變性
一七	十二	獨佔和帝國主義	獨佔帝國主義
一七	十三	在普遍恐慌時期中	在總恐慌時期之中
一八	四	在普遜恐慌時期中	在總恐慌時期之中
二四	一	史丹林在	斯丹林在
二五	九	第一步或最低一步	第一階段或最低階段
二五	十	共產主義這一步的	共產主義這一階段
二五	十	「各盡其能各取所需」	「各盡所能，各得所值」
二五	十二	社會的第一步	社會第一階段
二七	七	二十年來普遍恐慌中	二十年來的總恐慌中
二八	十二	的發展及一方面	的發展，以及一方面
二八	十三	主義的生產率	主義的生產率
三〇	十四	停留十年前於同一	停留於十年前的同一

刊 誤 表

正文	三	四	史丹林說
正文	四	六	生產下去
正文	四	至	在社會主義社會之中
正文	四	八	把生產增加推及全世界
正文	五	三	資本主義普遍恐慌
正文	五	三	在內(除開置工廠之外)
正文	六	四	固是資本的
正文	六	四	難望其○出
正文	六	十	這些○料合起來
正文	六	十三	再加百分之二
正文	六	二	是普遍經濟
正文	六	二	特質這一命題
正文	七	一	生鐵
正文	七	二	生鐵
正文	七	三	在有造成
正文	七	三	備將來二次大戰之中
正文	七	二	等於正倍
正文	七	六	汽車業法典
正文	七	六	補充以法典
正文	九	十三	翻砂
正文	九	七	一旦羽毛豐滿之後

斯丹林說  
生產下去

在推及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社會

把生產增加

資本主義總恐慌的

在內(除開置工廠之外)

固定資本的

難望其超出

這些資料合起來

再加百分之二

是一般經濟

特質這一問題

銻鐵

銻鐵

為有意造成

備未來的二次大戰

等於五倍

汽車業法所

補充以該法

鑄鐵

一旦完全展開之後

刊 誤 表

正文	九九	一〇	大批失業
正文	一〇三	八	下列各點
正文	一〇五	十	失業
正文	一一〇	六	歌功頌德
正文	一二一	五	普通學校技術學校
正文	一二四	十四	貸資本的
正文	一二七	十	農民人口
正文	一二七	十三	在「農民人口」
正文	一四七	十三	改造工作
正文	一五六	八	的評價
正文	一六五	二	實際工資
正文	一六七	三	突然抑止
正文	一八八	四	作銀行券
正於	一九一	一	之經濟調整
正文	一九二	二	的手段的加緊
正文	一九三	一	調整活動
正文	一九三	六	國家調整
正文	一九四	十一	津貼生產
正文	一九五	一	出資幾十萬萬；救濟破產企業
正文	二〇二	九	革命的；它的
正文	二〇五	一	之貧窮化

刊 誤 表

正文	二〇九	七	日舉營級
正文	二一二	六	其特點。價格上落激烈
正文	二一三	四	不可容許
正文	二一七	八	生存資料官價
正文	二一七	十三	這些都使
正文	二二一	十一	國際聯盟營養狀況
正文	二二六	四	加速與擴展
正文	二二六	六	發生大火
正文	二三〇	四	下兩年內
正文	二四一	十一	制時代
正文	二五二	一	建立生
正文	二五四	一	大批破產
正文	二五九	十	祇祇是
正文	二六七	一	一個有人的
正文	二六九	四	日農民
正文	二九五	八	求于母國
正文	三二四	八	農民階級
正文	三三四	三	中學專門學校
正文	三三六	五	足以推演商業
正文	三三六	五	則擴軍對商業循環
正文	二〇九	七	日舉營級
正文	二一二	六	其特有的。價格上落之激烈
正文	二一三	四	不可容許的
正文	二一七	八	生存資料官價
正文	二一七	十三	這些都使
正文	二二一	十一	國際聯盟對營養狀況
正文	二二六	四	加速與擴展
正文	二二六	六	發生騷亂
正文	二三〇	四	下兩年內
正文	二四一	十一	帝制時代
正文	二五二	一	建立生產
正文	二五四	一	大批破產
正文	二五九	十	祇是
正文	二六七	一	一個有人權的
正文	二六九	四	日本農民
正文	二九五	八	求于宗主國
正文	三二四	八	農民
正文	三三四	三	中學技術專門學校
正文	三三六	五	足以推進經濟
正文	三三六	五	則擴軍對經濟循環